《剑门关》编辑委员会

顾　　问　袁　敏　赵爱武　吴桂华
唐容华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尚敏　邓德舜　刘兆华
刘彦军　李先钺　杨昌洪
何华安　张　泽　陈　洋
陈　勇　桂　勇　覃　敏
童臣贤

主　　编　张　泽
副 主 编　刘彦军　陈　勇
执行主编　王尚敏
编　　辑　何绍帅

剑门关

JIANMENGUAN

目录 CONTENTS

2021 夏季卷

百年伟业　盛世华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征文专刊

主办单位

广元市作家协会

广元文旅集团

委印单位：广元市作家协会

承印单位：四川立杨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设计制作：成都圣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16 开

印张：5

字数：8.6 万

印数：1000 册

准印证号：（川广内 2021-069）

印刷时间：2021 年 7 月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万缘新区

广元传媒中心 14 楼

电话：0839—3239570

邮编：628000

信箱：jmg1994@163.com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红色记忆】

04　来生还做人民的兵 / 罗　倩

10　蓥山渠水祭英烈 / 杨正平

14　历史不会忘记 / 蔡　勇

21　一江响水（小说二题）/ 王文江

【时代放歌】

24　奇山奇水奇人 / 元　夫

31　米仓山里七里香 / 杨奇国

34　时代，为蜀道插上梦想的翅膀 / 马晓蓉

36　白龙湖畔的明珠——沙州 / 杨晓波

38　梨园蕴匠心 / 张　兰

【沧桑巨变】

40　我与家乡共成长 / 冉金灵

42　老表坐高铁 / 郑　丛

44　党员公仆 / 梁星钧

46　故乡的行走 / 任国富

49　党的光辉照故园 / 文军贵

51　翅　　膀 / 廖清德

52　跟党走　越走越幸福 / 范　丽

53　成长路上引路人 / 王映武

56　母亲，我想对您说 / 彭　勇

【百年诗颂】

58 红土颂歌（组诗）/ 罗瑜平
60 入党手记（组诗）/ 梁拥军
61 党的光辉耀红城（组诗）/ 冯显茂
63 循着红色的足迹（散文诗）/ 王清蓉
64 大风飞扬 / 何党生
66 书写为农之美 / 邱怀文
67 沁园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 邓　勇
68 建党百年颂 / 向明月
68 建党百年有感 / 曹进军

【三江采风】

69 三江新歌 / 曾庆渝
70 未来之城 / 杜华赋
71 三江新区，打开了画卷 / 车红梅
74 三江印象（组诗）/ 伍国雄
75 走三江 / 杨新蓉
76 三江汇流春潮涌（外二章）/ 安　心
78 三江之湄（外二章）/ 罗　倩
79 三江行吟（词六首）/ 黄芝龙

【附　　录】

80 百年伟业　盛世华章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学征文获奖名单

【红色记忆】

来生还做人民的兵

——记广元抗美援朝老战士李化武

□ 罗　倩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从不后悔。”

2020年9月29日，四川广元红星公园红军塔下，抗美援朝战士李化武缓缓讲述他的故事，为昭化区宣传文化系统干部上一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特殊党课。

我举着话筒蹲在李化武身边，火辣辣的太阳直逼他的眼，泪水和汗水很快滚落下来，我准备用纸巾替他擦拭。“女儿，我自己来，你给我就是了。”他从军装里伸出两只断臂，夹着纸巾熟练地擦拭一番后轻轻说道：“右眼也在战争中失明了，现在经常流泪，让你们见笑了。”

故事在闪闪的红星下继续着。中途，我递上水。“女儿，我自己来，你给我就是了。”依旧是这么亲切，依旧是那两只断臂，捧起水来，咕噜噜咽下。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化武。

7个月后，我再次拜访。他精神矍铄，豁达随性，慈祥可亲，哪里像88岁的老人，分明正年轻。

战地断鸿

时光回溯。

1951年11月的那个傍晚，李化武第一次投身战斗。一番狂轰滥炸后，烈火熊熊，枪林弹雨里，美军向我军阵地急冲过来，杀气腾腾。眼看着近了，战士们猛烈倾泻火力，“叭、叭、叭”的机枪声此起彼伏，密密麻麻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开了花。

李化武和战友们操纵六〇炮，隆隆的炮声和着他们怒吼，响彻云霄。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打退了美军多次冲锋，阵地牢牢坚守在志愿军手中。这次小胜利，让战士们激情高涨。

回到山沟的防空洞，部队休整待命，隐蔽练兵。

1952年12月，换防，李化武所在的12军35师105团3营7连开赴乔沿山阻击美军。在山头，美军来，他们就激烈迎战，美军退，他们就构筑工事。一天晚上，美军连攻三次，先炮轰，再冲锋，三次都未成功。此前的战役缴获了美军不少机枪、坦克，用美军的武器来抵御美军，那真叫一个过瘾，战士们无不以一当十，向美军痛击，绝不给其喘息的机会。

第四次，美军还是没能攻上来，嘹亮激昂的冲锋号声响起，我军发起反击冲锋，战士们跳出坑道，猛虎下山般直扑美军。李化武扛着30多斤的炮架紧跟班长身后，在密集的火网里奋勇向前。震动天地的轰隆声里，有的被炸得身首异处，有的顷刻间被打成蜂窝状，战斗异常惨烈。

距离美军不远时，李化武听到尖厉刺耳的呼啸，一颗炮弹飞了过来，他顺势倒下，将武器置于前方，双手护住头，沉闷声中，炮弹落下，在他前方崩炸开来，烟尘四起，血雾漫天……

两眼一黑，李化武一下子昏死过去。

等他醒来，已是三天三夜后。

他艰难地撑开双眼，发现右眼什么也看不到，左眼勉强能看见一丝光线。想要揉一揉，手臂却被木板紧紧包夹住，一动也不能动。侧着头，好不容易才看清，左手居然没了。侧向另一边，模糊的视线里，他简直不敢相信，他的右手竟也没了……失血过多，整个人虚弱不堪，加之，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李化武一时间恍惚不知所以。

卫生员告诉他，和他一起冲锋的班长和战士都英勇牺牲了，他的命是担架队战友和医护人员从死神手里抢夺回来的。先是被抬到防空洞，白天止血、包扎、换药，晚上转移至下一站，天亮时又休整、换药，等晚上继续转移。三个夜晚，转移了三个站，他被抬着走了300里路。

李化武再也忍不住，号啕大哭。

那些和他差不多大的战友们，永远也回不来了。

那是1951年4月，李化武在父亲李大秀的陪同下报名参军，17岁的他踏上了从军之路。

当时广元县一起报名的几十个年轻人全部通过了验兵。随后步行至宝轮院（今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一个山沟里，李化武穿上了崭新的军装，学习军人内务整理。

听接兵的连长讲，前线战事十分紧张。这一群新兵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就能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一星期后，他们乘坐汽车到宝鸡，停滞一星期，又乘闷罐火车到东北。在安东（今丹东市），他们接受了为期一月的军事技能和时事政治培训。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侵略行径让大家咬牙切齿。当时，有文化的战士纷纷咬破手指写血书，李化武不识字，但他下定决心誓死保家卫国。

一月后的一个晚上，李化武终于随部队跨过鸭绿江，抵达朝鲜杨德。在向金化地区集结的途中，因不通火车，只能步行。为防敌机轰炸扫射，部队都是晚上行军，白天隐蔽。每个人背着大米、炒面、炒米、饼干、高粱米等50多斤干粮及沉重的行军包，每夜行进七八十里路。

6月的朝鲜，连日大雨，山间泥泞湿滑。那时，国家解放不久，物资还很匮乏，部队里没得雨衣，两个人共用一床油布。白天铺在地上两个人还可小憩，晚上就只能一人用来遮雨，另一人唯有淋着。身上湿透了，用体温烘干，又湿透，又烘干。干粮遇水也全部发霉坏掉。

连日行军，战士们脚前掌、脚后跟走得都烂掉了，没办法就侧着脚走，脚内侧、脚外侧又全部溃烂，于是踮着脚走，脚趾又磨破……都才是十七八九岁的孩子啊。可是，决不能掉队，深山密林里，隐藏着特务不说，空中又是接二连三飞过的美军侦察机，一经发现，整座山都可能瞬间被炸为平地。李化武说，实在是困极了，疲惫到站着就能睡着。有时前方因为某种情况暂停行进，后面的战友就会顺势倒在前面战友的背上。也不能随意抽烟解乏，等侦察机过后，才小心翼翼点燃火，双手蒙着，再点燃烟，吸烟时也得用手捂着，几口猛吸，生怕暴露一点烟火星子。

想起当时的班长，是广元城里的一个学生，那天去捡柴火，就再也没能归队。排长一行寻找许久，杳无踪影。没有人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一路上，常常会看到遍地白骨，分不清是敌是友，那刺一样的白骨深深扎进他们心里。

整整18天，他们才走到了营地。没有住房、没有练兵场，山沟的防空洞中，木头横竖固定便是床，钉子钉牢树枝就做门帘。

李化武光荣地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由老兵带着，学习使用六〇炮。一个月里，他熟练掌握了架炮、装填、发射等技术训练和行军、输送、变更部署等战术训练。

再苦再累，李化武都能忍受，一腔热血，一心卫国。

可如今，瘫在床上，什么也做不了啦。“这辈子再也不能为党为人民服务了，再也不能回到部队战斗了！”泪水一次次湿透枕头。

身残心不残

按安排，伤势严重的战士全部转回国内。

汽车转移伤员至杨德的过程中，凹凸不平的路面上颠簸不断，旧伤未愈又添新伤。在杨德军转站，

李化武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惨烈和残酷，战场上，大家从无畏惧、一往无前，此刻，熙熙攘攘的伤员会聚，一片血腥，遍地伤残。因为战争，桥面受损，火车在一个隧道里停滞了一个星期，等大桥抢修好才回到祖国。

李化武先是在黑龙江北安医院，后又转至水花医院进行治疗。

伤势太重，李化武彻底失去了他的双手和右眼，成为“一级伤残军人”。

吃饭要人喂，衣裤要人穿，如厕需人帮……一个人没有手，就像雀鸟失去两只翅膀，再也不能飞翔。才十八九岁呀，未来漫漫人生，要如何生活？李化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人生低谷，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他越想越悲观越烦闷越绝望，常常几天几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为了鼓舞李化武，医护人员给他讲述前苏联卫国战争英雄保尔·柯察金的故事，一遍遍给他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到了生活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也要善于生活下去，要竭尽全力，使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

李化武被保尔·柯察金崇高的道德风貌、高昂的革命激情、奇迹般的生命活力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感动了，决心也要像他那样去生活，要代替战场上逝去的无数战友们，坚强地活着。一年时间里，他又接受了两次手术。

失去了战斗的能力，用什么来证明自己生活得有价值，用什么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光是吃、喝、呼吸吗？不，绝不只这些，但那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喝问题。

他开始学习自己吃饭。

残臂太短，根本吃不到嘴里去，他索性扔掉筷子，在半截右臂上系上手帕，吃饭时将勺子插入，用牙齿将手帕勒紧，再哆哆嗦嗦慢慢往嘴巴里喂。起先，无论他怎么努力，也送不到嘴里去，反而把饭菜弄得到处都是。医护人员心疼他，说要不算了吧，我们可以照顾你。他毫不气馁：“保尔·柯察金双目失明，全身瘫痪，都还能坚持写作呢。”他继续练习，一次失败，来第二次，二次失败，来第三次。勺子掉落了，捡起来，插进去，咬牙继续。当第一口饭菜吃到嘴里，他激动地泪流满面。一顿饭下来，整个身子全是汗。反复练了一个月后，李化武终于可以熟练地用汤勺吃饭了。

信心大增的他，接着学会了用残臂穿衣服，洗漱，上厕所等，能基本像正常人样生活了。当生命需要你承受痛苦时，除了坚强，别无选择。李化武感同身受。

“一个人身体残废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思想残废。”李化武说，“因而，最大的困难不是没手没眼，而是没有信仰与信念，什么都阻挡不了一颗勇敢而年轻的心。”

嘉陵江边清幽的茶室里，“喝点水吧。”我说。“女儿，你放着，我自己来就是了。”像第一次一样，他短短的双臂捧起了茶杯。茶色清亮，清香溢远。

1956年，李化武进入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

休养院集中了上千名重残伤员。这里设施齐全，水木明瑟，环境幽静。除了照顾这些功臣的衣食住行，还组织大家学政治，学文化，学器乐，学书法，学手工……党和国家的深切关怀，让大家伤情慢慢恢复，情绪也渐渐高涨。他们开始开展各种适合他们身体状况的劳动生产，有的种菜和养猪，有的打毛线、缝纫和绣花，有的修理三轮车和皮鞋……找到了为人民服务的“新战场”，他们个个精神抖擞，生龙活虎。

贫农出身的李化武决心摘掉文盲帽子。他用布条绑着笔练习写字。开始时，笔一接触到纸上，手臂便止不住地抖，那笔像脱了缰的野马难以驾驭，你朝这边写，它往那边去，费九牛二虎之力，写不出一个像样的字，但几年的刻苦努力，李化武不仅学会了读书、看报、写信，还达到了初中文化水平。如今，他依然能写一手工整的小楷。

积极配合治疗外，他还踊跃参加团体活动，主动开导安慰其他伤病员，帮着照顾大家。他常常领着失明的战友出去遛弯，一边肩膀搀扶一位，给他们讲身边的新事物；和医护人员一起，陪着截肢的伤员晒晒太阳、读读书、看看报。

凭着良好的表现和默默的奉献，1956年，李化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休养院战友张光龙为李化武牵线搭桥，认识了南部县谢合乡19岁的杨正清。一见倾心，10多天后，两人在当地领了结婚证，拍了结婚照，又买了几斤水果糖来散发，算是完成了终身大事。那年，李化武25岁。

“中国的保尔”

1957年5月，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课余演出队成立，除了12位护士和工作人员，其余33位全是残疾军人，且80% 都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负伤的志愿军战士。

克服身体的种种困难，他们勤学苦练。无脚的同志学跳舞，瘫痪的同志来唱歌，独手能把萧笛吹奏，还有的同志能把相声说……为了演出，有的战友把粗糙的手指按在石头上磨，磨薄手皮再去识别盲文曲谱，有时磨得鲜血淋漓。

李化武和5名上肢残疾的战友苦练了一个多月，学会了吹口琴，可以演奏《志愿军战歌》《我是一个兵》等曲目。

演出队先后编排了一批“别开生面”的文艺节目。冬季开始，在成都为党政机关、军队、工厂和学校进行多场演出，他们把革命气概和踏实干劲拧成一根绳，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文艺宣传贡献了积极力量。

次年3月，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谢觉哉来成都，观看了他们的演出，深受感动，大加赞扬，并当即表示，欢迎他们到北京向祖国和人民汇报演出。

一月后，演出队便接到通知，这让他们心里乐开了花。

1958年5月26日，李化武随演出队赴北京，把这份珍贵的艺术礼献首都人民。28日，彭德怀元帅观看了他们的节目。30日，文化部给他们授了奖。6月1日晚，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全国政协礼堂观看了演出。

风琴演奏《我爱我的祖国》，独唱《不见英雄花不开》，民间舞蹈《鄂尔多斯舞》，二胡独奏《良宵》，李化武等6人的口琴齐奏，还有四川民歌、诗朗诵……节目明朗活泼、淳朴自然、真实动人，一次次感染了现场观众，台下掌声雷动。

“演出完毕，周总理和其他领导上台一一同我们握手。中央领导亲自接见，我当时太激动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现在讲起，李化武依然满是欣慰和幸福。

彭德怀赞扬他们：“你们的血和汗是没有白流的，你们浇成了中国人民社会主义的伟大花朵。”周恩来称赞演出队同志是“人民的战士，人民的艺术家”，并在6月29日，亲自提笔铺纸，誊写特等残疾军人刘渝生创作的《我们的心永远忠于党》一诗，赠予演出队，以示纪念。

一个月时间里，演出多场，轰动了首都，也引起文艺界广泛关注。著名作家巴金撰文盛赞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特殊的演出队”，郭沫若为他们写下诗歌《把红旗插遍在地上和天上》，田汉作诗《永不残废的勇士们》致敬演出队……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先后给予报道。八一电影制片厂为其摄制了电影纪录片《最坚强的人》。

一石激起千层浪，以学习“最坚强的人”为主题的热潮迅速在全国掀起，广大观众称他们是“中国的保尔”“铁铮铮的英雄好汉”。内务部、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让演出队赴全国各地巡回演出。

10个多月，他们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在天津、南京、上海、济南、广州等城市巡演300多场，观众上百万人次；做报告近百次，听众逾30万人次；成千上万的慰问信雪花一样飞到演出队，各地赠送的小礼品堆成了山……

一时轰动全国。这已不是一般的艺术表演，而是伟大的思想小结，观众不是在看演出，而是在静听英雄们的故事和教诲。

那是李化武一生中最骄傲的日子，曾经是战场上浴血奋战、奋勇杀敌的勇士，现在是生活中不畏困难、自强不息、身残志坚的强者，热血像海涛一样沸腾，精力像松柏那般旺盛，并且，他们将这份毅力、意志、力量和希望传达给千千万万的国人，用一束束阳光，铺陈着美好的明天。

“我是一名党员”

1959年3月，演出队离开武汉回到四川，继续在成都、乐山、内江、自贡等城市汇报演出。

在几年巡演过程中，李化武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国人民的勤劳奉献，他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我还这么年轻，难道就要在休养院让党和国家养我一辈子？我没得手，口还能说，腿还能走，我要锻炼得能继续为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是一名党员。”

1963年3月，经省民政厅批准，给他办理了分散供养手续。

李化武告别那些鲜花、荣誉和掌声，携妻子回到了故乡原广元县紫云乡中漕村（现昭化区元坝镇）。

“同志们，刀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今天我们学习……”每天上午下午，社员们出工时，李化武就会挎上那个自制的铁皮话筒，站在生产队高高的山梁上，向大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时事政治、报刊社论等。他还收集公社的好人好事，撰写稿件，广泛宣传。休养院的学习，可真是派上了大用场。

1966年，大女儿出生，加上父母年纪渐大，家庭负担日益加重，李化武决定参加农业生产。

一开始是给生产队放牛、放羊，后来因修建圈舍，他便带头背土筑墙。“别人能干的我为什么不能干？”他学习耕田耙地，残缺的胳膊时常磨破了皮、磨出了血，肿得像馒头；学习挑粪，起先掌握不了平衡，弄得全身都是……这些丝毫没有打消他的积极性，凡青壮劳力能干的活，他都冲锋在前抢着干。每天都激情高涨，就算再劳累再疲惫，只要一觉睡醒，又浑身充满力量。坚持劳动，没有一天放空。

凭着异于常人的坚强毅力和吃苦耐劳精神，李化武从来都是10分的满分工分，这无疑是对他的最大肯定。

夫妻俩养育了5个女儿和1个儿子，不管遇到什么坎坷什么难事，他们从来都不给组织添麻烦、提要求。

离开休养院时，学校给李化武开了一张证明，即李化武一旦想要重新返回院里生活，随时可以，终生有效。但李化武这一走，就再也没回去。

20世纪70年代初期，李化武先后参加了广元县党代会、绵阳地区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四川省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四川省双拥先代会，四川省党代会等。他多次上主席台就坐，并作大会发言。

达县（今达州市）某铁道兵部队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听到李化武的发言，深受触动，部队决定邀请李化武作专题报告。两位同志转车四五次，历经两三天才抵达广元，找到李化武时，他正在紫云山上放牛。他应邀赴达县多个部队作了巡回报告，后来，又赴成都、绵阳等地作了多场报告，感动和激励了无数人，成为那个独特年代的人生坐标和精神旗帜。正如他的报告主题《立志做最坚强的人》，李化武就是那个最坚强、最可爱的人。

“休养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30多项荣誉称号加身，人们称他为“抗战英雄”，但他从不以此自居，反而比谁都“普通”。就像，我们坐在这个茶室，爷孙俩拉着家常。

他回忆，有一年，妻子生病，在旺苍广旺矿务局职工医院住院。才几个月的小儿子又腹泻，在儿科治疗。恰巧，大队的支部书记患了精神病，家属将其也送到这个医院，希望能照顾一二。

可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只有绵阳一家精神医院才能医治。

这怎么办呢？

“走，我们先回家收拾东西，我送书记去绵阳治病。”李化武没有丝毫犹豫，他给妻子做思想工作，别人有困难就得搭把手，自己的利益是小，能帮人一点是一点。妻子一向温婉明理，自己都还病着，又要照顾生病的孩子。

次日，李化武带着支部书记及家属步行几十公里到白水搭乘前往绵阳的火车。下午，在到医院办理入院时，医院要求交100斤粮票。

那年月，粮票何其珍贵。一时间，100斤粮票，

哪里去凑？

书记家属说，那我回去卖粮。

“你留在这里，我回去。”李化武将其拦住，“就算卖了屋里所有粮，都还不够，况且时间也来不及，我回去想办法，你放心。”

李化武连夜搭乘火车返回广元，天麻麻亮时就到了县伙食团，开口就借来百斤粮票，又不停歇地搭乘火车到了绵阳，顺利办了入院手续，做相关检查和治疗。

安顿好病人，李化武才赶回旺苍照顾妻儿。

一个月后，妻儿出院回家，支部书记也治疗归来。面对书记家的千恩万谢，李化武说：“可别感谢我，你们要感谢党、感谢政府，我是党员，这是我应该做的。”

“妻儿需要我的肩膀，人民更需要我的脊梁。”别人的困难，李化武从来都是倾尽全力给予帮助。义务宣传、调节纠纷、公益劳动……李化武得到了所有人的肯定、信任、钦佩与尊重。

生产下放到户后，李化武和妻子劳作不辍，家里粮食满仓。几个子女渐渐长大，先后读书、工作。他没有因为自己特殊的身份要求组织解决子女的工作问题。为陪五女儿和小儿子读书，1991年，李化武移居广元，组织上问他可有生活困难。他笑道：“钱多有钱多的用法，那我钱少自然有钱少的用法，请组织放心，我一切都好。”

后来，在政策允许内，广元市民政局为他协调了一套年租房，在1楼，方便他行动。结果，7楼是一位老干部，上楼很吃力。李化武果断地同这位老干部互换，自己去住7楼。

他就是这样，心里永远都想着别人。

“身为一名党员，有困难就要上，有荣誉就要让。”李化武说这话时，我已泪眼朦胧。

驰骋征程未下鞍，这几年，李化武常去学校作义务宣讲，也应邀到机关或企业作公益报告。

他总是身着老式军装，精神抖擞，讲起当年抗战故事，幕幕清晰。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又贴合时代气息，很快就引发听众共鸣与共情，场场精彩至极，掌声经久不息。

“之前有人问我这双手咋了，是不是和人打锤（架）打的？我心想可不是吗！我们和美国兵打过群架呢！”多少血雨腥风，多少艰难坎坷，多少辛酸苦辣，谈笑间，烽烟俱尽，淡淡然然。

他说，我要继续当好宣讲员，用余热献礼我们党成立100周年。

他说，我有两个好朋友，也是老兵，我们每天都一起转转路、吹吹风、聊聊天，现在的日子多好啊，想再活100年。

一声“到”，一生到。他说，此生无悔，残而不废，如有来生，我还做人民的兵。

……

“爷爷，今天我陪你转转吧。”我早已泪眼婆娑。

四月天，嘉陵江畔，春风正好，阳光煦暖。

蓥山渠水祭英烈

——记为解放事业英勇就义的刘光荣烈士

□ 杨正平

广袤大地，安康幸福。千里嘉陵江蜿蜒南下，在中游与下游的交汇处，与由东而来的渠江水相拥而抱，滋养着广安这片神圣的红色热土。巍巍华蓥山，矗立于川东门户，向世人讲述着曾经那段峥嵘岁月；清清渠江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奔腾不息流向远方。广安近邻重庆，1948年春重庆发生《挺进报》事件，大批中共党员被捕，广安成为国民党重要掌控地区。四川广元青年学生刘光荣，在绵阳和重庆读书期间，深受进步思想影响，怀着满腔爱国热情，投身于华蓥山武装革命斗争。重庆解放前夕，英勇就义于广安县城北紫荆山下，一个年轻生命定格在24岁年轮，长眠于渠江岸边。

重庆求学走上革命道路

1925年8月，刘光荣出生于四川广元县汉寿镇一个普通工商户家庭。刘家是一个大家族，清代康熙年间，祖父兄弟俩从陕西留坝经商迁居四川广元城上河街。父辈八兄弟，父亲（刘克仁）排行老四。7岁时父亲病逝，留下他与尚未成年的哥哥和姐姐，全家人的生活压力全落在母亲（刘荀氏）肩上，母亲靠着开土杂店获得微薄收入，供养两个老人和三个子女。刘光荣从小聪明勤奋，性格外向，活泼开朗，敢想敢干。读小学时，品学皆优，颇受老师、同学和亲友的喜欢。1939年春考入四川省立绵阳中学读初中，毕业后直升本校高中学习。时值抗日战争时期，从沦陷区逃入内地并在该校任教的进步老师，向学生列举日寇烧杀掳掠、沦陷区同胞家破人亡的暴行，极大增强了刘光荣的愤怒和爱国意识。

1944年夏，他高中尚未毕业考进重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后学校因故停办而改入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社会大学部学习。在重庆，有机会听到李维汉、郭沫若等党内外著名人士的演讲，读《历史唯物主义》《共产党宣言》等书刊，思想觉悟得到很大提高，课余时间主动承担公共事务和公益劳动，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受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他勤奋读书，立志报效国家和人民，经地下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46年1月，郭沫若、沈钧儒等知名人士为维护国共《双十协议》，反对内战，促进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组建政协促进会，他常去沧白纪念馆聆听演讲活动。2月10日，学校百余师生随陶行知校长去重庆较场口参加庆祝政治协商成立大会，遭到国民党特务暴徒捣乱会场，他不顾自己安危，保护陶行知、郭沫若、马寅初、李公朴等人士的安全撤离。1946年12月24日北京发生“沈崇事件”，激发了全国人民抗议美军暴行的激情。1947年1月3日，重庆31所院校召开代表会议，成立“重庆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简称“抗联”），在中共组织领导下，重庆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军和国民党特务的反动暴行，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争取民主。刘光荣积极参与，负责联络和宣传工作。在2月8日示威游行中，学生同敌人进行英勇搏斗，10多人受伤。他任纠察队队员，始终冲在最前面，受伤最重，昏

迷不醒，被同学及时送往医院治疗，治愈后左额留下一块伤疤。

住院期间，刘光荣阅读了《王震南征记》《在草原上》等进步书籍，还写下一首自勉诗："三十年前当用功，男儿立志作英雄。汤火蹈货何所俱，天下无坚不可攻。"表明他对革命斗争的决心和斗志。

母亲相劝回广元任教

儿女永远是父母的牵挂。母亲在广元得到消息，儿子在重庆挨了打、受了重伤，脸上留下伤疤，十分着急与痛心。1947年暑假，母亲让女婿宋治文陪同，专程去重庆寻找刘光荣回家。当时因重庆育才学校遭到武装特务搜查，"抗联会"被迫转入地下，学运中的积极分子也相继转移。育才学校党的负责人廖意林考虑到刘光荣的行动过于暴露，面部又有明显疤痕，便安排他随中共党员林涛一道去泸州，受聘于女子中学任地理教师。

母亲下定决心要将刘光荣带回广元，知道他已不在重庆，连夜乘船赶到泸州。母子在泸州女中见了面，母亲费尽口舌、苦口婆心劝他"一定不能留住这里、不能再去重庆"。组织和同志们也再三说"母亲老远来找你，不要伤了母亲的心"。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暂随母亲回广元，以后再作打算。家庭为了留住刘光荣，托各种关系帮他说亲，快点成家，同时为他在广元介绍工作。广元城里都知道刘家老三在重庆读大学，从小学习成绩优秀，知识渊博，能说会道，善于宣讲新生事物。不久他被县城汉寿镇第三分校聘任为语文教师。上课时，他广泛向学生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教育，激励学生奋发图强，努力学习，将来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刘光荣回广元后，与国民党亲友划清界限。他一边在学校上课，一边积极与重庆方面秘密联系，接受廖意林和林涛的指示，努力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刘光荣的堂兄是广元县龙潭乡乡长，有钱有势，长子结婚大摆宴席、大请宾客。堂兄见刘光荣是重庆大城市的大学生，见过世面，又有知识，便请他在宴席开始时代表来宾上台讲话给予祝贺。刘光荣站在堂屋台阶上，借机向群众大肆宣讲革命道理，斥责乡长大办喜事、向全乡老百姓摊派大米的行为。堂兄气得还没等刘光荣说完，就强行将他撵走。刘光荣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认定他是共产党或共产党嫌疑分子，将其列入黑名单。好在龙潭乡医院有个医生，叫刘少周，是刘光荣父亲以前的好朋友，知道后及时派人给他通风报信，让他躲藏起来，才免遭追捕。

在广元工作刚基本稳定，在国民党部队工作的姐夫宋治文，时时要求家人"对他严格看管，不能到处乱跑"，还说"以后出了事，我是不负责任的"。刘光荣任教期间，多次给泸州的林涛通信表达要返回重庆工作的愿望，林涛"欢迎你随时回来"。冬季学期刚满，正在母亲抓紧四处为他张罗婚事时，他毅然决定要离开广元去重庆寻求党组织。母亲很是生气，好说歹说都不让他再出去，请来刘家亲戚给他做思想工作，怎么劝他也听不进去，说走就走。母亲担心儿子路途受苦挨饿，身上没有盘缠，只好发动家人筹了路费。据刘光荣现已83岁的亲侄子刘天生老人回忆：父亲刘光文有三兄妹，姑妈刘光喜排行老二、姑父宋治文，爹爹（指刘光荣）是老三。他回广元那年，自己已13岁。印象中，爹爹个子高大，一表人才，很有知识，口才好，性格固执，说话刚强。临走前，爹爹给姑父宋治文留下一张纸条，要他"站在人民一边，争取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不要再做坏事"。宋治文气得将纸条撕碎，立即带人去追，但刘光荣早已走得老远。

华蓥山参加武装斗争

刘光荣到了重庆，很快与从泸州返回重庆的地下共产党员林涛会面，通过林涛找到了党组织负责人廖意林同志，并被安排在《时事新报》工作，经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广安是重庆解放时期的大后方。此时中共川东地下党组织正在华蓥山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刘光荣知道后，再三请求要去那里参加武装斗争。当时，华蓥山工作任务繁重，正需要补充力量，党组织批准了刘光荣的请求。1948年2月21日，刘光荣同林涛、胡正兴、詹廷栋等同志到达华蓥山地区，分配在广安县工作，编入广安县城关特别支部，安排到

护安乡公所当干事，由林涛、唐敌侠同他单线联系。他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掌握乡武装内部情况，对其进行策反，工作十分辛苦，也很危险。

1948年4月因叛徒叛变，重庆《挺进报》党组织负责人陈然被捕，报社封锁查办，部分党组织暴露，重庆绥靖二处派特务来广安侦缉，逮捕了上川东地委委员、第五临时工委书记骆安靖（后叛变），中共党员马正衡等人。因此，上川东地工委拟在12 月举行的华蓥山起义，不得不提前改在广安县代市、观阁两地举行。起义前夕，刘光荣因额头有一块伤疤，便以“疤子”为代号，到城关和向家寨传达党的指示，一夜之间往返百余里路，第二天照样在乡公所“办公”，同志们称赞他是革命的“铁脚板”。由于长期的过度劳累，他面容消瘦，腿上和头上都长满了脓泡疮。起义失败后，敌人对广安县进行大范围“堵剿”，党组织大多数领导人转移，留下部分同志继续进行隐蔽工作。他化名为“刘国林”，转移到花桥镇月山坪、伍家坡一带开辟新区工作，继续发动群众，任务艰巨，更加危险。

月山坪和伍家坡位于广安与渠县、蓬安三县的交界处，交通位置极为重要。刘国林以在伍家祠堂教书为掩护，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武装斗争。当地有位老夫妇，儿子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多年未归，他住在老人家里，装扮回归的儿子，精心照顾他们的生活，隐蔽于群众之中开展工作。他利用农闲时间教农民识字、唱革命歌曲、讲革命道理，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抗税、抗捐“三抗”斗争。由于他善于与群众打成一片，伍家坡的群众发动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大人小孩都会唱不少的革命歌曲。因此，伍家坡也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的重点关注。

保长告密不幸被捕

1949年2月，花桥镇保长蒋甫得到二十甲甲长伍才干报告“伍家坡来了一个可疑的人”。不久蒋甫到伍家坡，见柏树林里有小孩唱儿歌。他追上去问：“是谁教你们的儿歌？”小孩回答：“是祠堂里的刘先生教的。”他让小孩再唱一遍，小孩齐声唱道：“龟儿子老板（莲莲），像条猪嘛（杨柳）；打土豪干个啥？分田土呀（哎哎哟）”。蒋甫将这一情况迅速报告给花桥镇镇长罗启尧。午后，敌人包围了刘国林正在开会的房屋，随即冲进去。“不要残害老百姓，不要捆绑。”刘国林已来不及撤退，便大声呵斥敌人。

刘国林不幸被捕后押到桥镇公所，囚于特别拘留室，特工情报组组长廖俊义对其严刑轮番审讯，没得到任何口供。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谭剑啸以教会的名义写了一封匿名信，警告镇长罗启尧“假释刘国林”。

敌人企图一网打尽花桥地区的地下党员，将计就计放出刘国林。刘国林识破花招，留在祠堂里哪也不去，只与老师们谈论教书方面的事情。敌人诡计不能得逞，再将他抓起来。地下党组织知道刘国林再次被抓，担心他受刑，想尽一切办法开展营救。组织了10多人和两挺机枪，准备在把他从花桥经过井溪送往广安县城途中开展武装拦截。结果敌人提前在天黑之前走水路，改道经龙台到石笋用船将刘国林押送至广安城，致使营救未能成功。

县长下令秘密杀害

华蓥山起义后，有大批地下党员隐匿在广安一带。刘国林案属政治犯案子，广安县政府以“在花桥镇组织未入学的农民小孩唱共产党歌曲”罪名，移交给广安特委秘书、中统特务罗吉办理。罗吉企图从刘国林身上打开突破口，对他实施了三次严刑拷打，他坚持挺住，守口如瓶。罗吉气得咬牙切齿，令爪牙们给他施了两次“老虎凳”，他视死如归，宁死不屈，几次昏迷过去。

特工情报组组长廖俊义怕发生“刑毙”断了线索，便叫士兵松刑，用冷水泼醒。罗吉见他渐渐能够吃力地站立起来，穷凶极恶地骂道：“你这‘共匪’不招，我还要用刑，若拒不吐实，就枪毙你！”刘国林厉声反抗道：“你骂我们是‘匪’，但人民群众拥护我们，因为我们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他痛斥敌特：“你们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法西斯匪徒，你想用枪毙威胁我，向你们屈服，简直是白日做梦！”他唾沫喷向罗吉等人：“你们想从我这里捞到什么情况去讨好上级，好升官发财，休想！”还诅咒敌特，“蒋介石的‘四一二’杀害了那么多

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但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你们的末日真正快要到来了！”敌特们没有从他那里得到共产党组织的一丝线索，恼羞成怒，押来一个“自首”者与刘国林对质，劝其认罪投降，结果也一无所获，无趣而归。

刘国林坚定的言行，让敌特断定“他是一个真资格的共产党”。罗吉疯狂地叫嚷着：“杀掉杀掉，立即给老子杀掉！”接着将他反吊在一棵皂角树上，几个敌特轮番用皮条抽打，他被折磨得遍身伤痕，口鼻吐血，半死半活。下午5时，罗吉同新任的县长刘治国商定：“刘国林教唱‘共匪’歌曲，蛊惑人心，图谋暴动，倾覆政府，就地权宜，处以枪决。”当即下达“当晚秘密处决”手令。1949年3月3日深夜，刘国林被押赴县城北门外紫荆山下白骨塔旁秘密杀害。行刑前，刽子手叫他跪下，他大义凛然地说：“共产党人没有跪下的规矩，快开枪吧！”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罪恶的枪声穿过夜空的寂静，一位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的共产党员英勇就义。

英勇壮举英名永垂

在广安一带都知道刘国林就是刘光荣。他牺牲的噩耗传开后，当地群众无不愤慨和惋惜，纷纷自发地走进他被害的白骨塔旁及遗体掩埋的坟地悼唁，献上从路上采摘的野山花，表达崇高敬意与无限哀思。1950年8月，川北行政公署批准刘光荣为革命烈士，广安县人民政府将其遗骨安葬在烈士墓地。为了广泛宣传英雄的英勇壮举，学习他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解放后，广安县文化部门编演了大幕川剧《刘光荣》，其斗争事迹，在县境内广为流传。1953年3月，县人民政府为他立碑纪念，碑文记载：

刘光荣（1925—1949），字国黎，又名国林，四川广元县汉寿镇人（今广元市利州区嘉陵街道办事处）。1944年夏，在重庆读书期间，阅读大量进步书刊，思想觉悟得到很大提高；1946年2月10日，不顾自己安危，保护陶行知、郭沫若等知名人士安全撤离重庆较场口政协会场；1947年初，在抗议美军暴行游行示威活动中担任组织宣传工作；1948年2月，被重庆党组织作为革命青年骨干，派去广安开展武装斗争，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初，到广安负责地下党的联络和策反工作，因保长告密被捕，于3月3日夜秘密杀害，年仅24岁。

人民英烈英名永垂。刘光荣的家乡广元和他就义的广安，没有忘记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革命烈士。《广安县志》和《广元县志》《中共广元地方史》对他的事迹均有记载；1980年，广安县人民政府将他的坟墓迁至广安县奎阁烈士陵园；2012年，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政府再将墓地和墓碑进行重新修缮，重要节假日和他的祭日都有单位企业团体和机关干部、学校学生、普通群众前往开展扫墓和祭祀活动。

又到三月山花烂漫的季节。华蓥山春意盎然，渠江水清澈透绿。刘光荣生前常说：“一个旧社会的灭亡，需要无数同志去送葬；一个新社会到来，也要许多革命者去催生。”他铿锵有力的话语，犹在耳边回荡。72年过去了，一个英雄的名字，依然铭刻在蓥山渠水；广元人民的优秀儿子刘光荣烈士的英勇故事，恰是三月满山遍地的野山花，依然绽放得鲜艳夺目。

后记：我从《广元县志》中获知刘光荣烈士的名字。他追求真理、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到刘光荣烈士的英勇事迹，我查阅了广元和广安两地的相关史料，寻找到居住在广元尚健在的刘光荣的侄子刘天生和刘天源两位老人，并得到广安市委宣传部、党史办和广安区党史办、前锋区退伍军人事务局的倾心支持，获得重要文字和图片。将刘光荣烈士的事迹整理成文，以激励我们缅怀英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

参考资料与依据：

1、广安市党史办提供的《广安县志》。

2、广安市前锋区退伍军人事务局提供的《墓地碑记》。

3、《广元县志》和《中共广元地方史》。

4、刘光荣侄子刘天生讲述。

历史不会忘记

——一位失散女红军的悲喜人生

□ 蔡　勇

孤苦伶仃，张琴秋特招当红军

陈桂兰，又名陈洁茹，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东河镇人，生于1919年农历冬月二十九日，原籍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老地名九字坡。12岁时，父亲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来在逃跑时被开枪打死。母亲因劳累成疾而且过度悲伤也在第二年过世了。陈桂兰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一个亲人，是一个地道的孤儿，那一年她才14岁。

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早在两年前陈桂兰就承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任，砍柴，种地，侍奉母亲，购买油米，挑水做饭等家庭琐事就都靠她，她也确实无一不会。在这大山深处，人烟稀少，单家独户显得格外孤单。她的家只是一处破旧的草屋，里面除了灶台上有一口陈旧的锅，几只带缺的碗，床上有条破被以外，一无所有。

1932年，红军来到通江，打土豪分田地搞得轰轰烈烈。看到红军的队伍里面也有与她年龄差不多大的女兵，她顿时就有了要当红军的念头，好歹也能有一碗饭吃。由于年龄太小，几次报名当兵部队都不要。1933年2月，张琴秋路过参军报名处，知道她是孤儿后，才把她招进来，安排在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某营3连新兵班。她们从通江一直跟随部队到了旺苍坝。当时，班长是王乙香，后改名王定国。

1935年初，为迎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部队又决定扩大宣传队伍，爱唱爱跳的陈桂兰被正式调到隶属于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前进剧社；当时担任前进剧社和妇女独立团通信员的就是武杰。陈桂兰所在的这个班，在成立妇女独立师之后就编入了总部的前进剧社。原妇女团的团长政委以及连长指导员都担任了剧社的领导。剧社只有30多人，她们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工作很是出色。编导小节目，如快板儿、诗歌、小话剧等，紧扣部队的战斗生活。部队行军过程中她们就站在部队经过的路边打着竹板儿，为战士们鼓劲加油。部队休息时，她们就下到最基层的连队为战士们演小节目，有时还在总部为首长们演出，很受干部战士的欢迎。

强渡嘉陵江：和死神擦肩而过

旺苍坝是红四方面军长征的结集地。1935年1月，为策应中央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西进，开始准备长征。

在备战西渡嘉陵江时，剧社的主要任务，明确为战前战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战场上的战地救护。红四方面军从上到下历来都有医院卫生所，连队还有卫生员，战斗中地方百姓还组织有担架队。而这一次渡江战役前却给了剧社战场中的救护任务，原因是地方百姓没有组织担架队和救护队，让剧社成

员在战役中同时实施自救。可是，首长在下达任务时却没有明确是自救，剧社的同志就误认为只是为参战人员做战地救护。

备战中上面发来一只小药箱，药箱从班长王定国的手中又传到了陈桂兰的手上。陈桂兰哪懂战地救护这一套，觉得责任过于重大，就抱着药箱十分担心地望着班长说：

“班长，这我不行，我不懂这个嘛。”

班长王定国拍着药箱鼓励说：“行，你行，别担心。到时你跟着我，完不成任务我们班共同承担责任就是了，别怕。”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的战役开始了，三颗红星信号弹突然在渡口江面的上空冉冉升起，随即划过黎明前的夜空。顿时，两华里多长的江面上出现了无数只木船、木排、竹排，载着英勇的红军战士向西岸急进。

木船木排竹排还没过江心，突然，西岸川军的阵地上便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顿时密集的枪弹炮弹在江面的木船、木排、竹排周围爆炸，并激起了丈高的水柱。运载工具在江面上摇晃着，有的被炮弹击中，木竹残片散落被江水卷去。

陈桂兰紧抱着药箱，坐在竹排上张着恐惧的眼睛死死地盯住对岸，武杰等人冒着敌人的枪弹奋力划着桨。突然，一颗炮弹在竹排旁爆炸，冲击起来的巨浪掀翻了竹排，竹排上的人全都跌入了江中。陈桂兰和班长王定国、副班长孙桂英等7个姐妹无一人会水，都在江中扑腾挣扎，死神的威胁越来越近。在这紧要关头，几个在水中训练有素的男红军战士便立即投入了对姐妹们的奋力抢救。很快，他们就把落水的王定国等6名女同志都重新救上了竹排，可是单单不见了陈桂兰。

陈桂兰跌入江中后呛了好几口水，脑袋突然就晕沉起来，浑身上下都没有了力气，只觉得在往下沉，绝望的念头立刻就涌上了她的心头，可是她仍然紧抱着药箱，因为她心里明白这只药箱跟她的生命同等重要。

就在陈桂兰感到绝望的时候，武杰在再次搜寻中发现了她。他又一次跃入江中把陈桂兰托出水面，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才把陈桂兰拖上了竹排得以生还。

陈桂兰喝下了许多江水，肚子鼓鼓的已在昏迷状态。武杰急中生智说要把她肚子里的江水弄出来。

“这怎么弄？”大家看着躺在竹排上的陈桂兰都齐声地问。

武杰弯下腰喊：“快，把她抬起来，面朝下横担在我的腰上，让她把水吐出来！”

大家立刻照办。

陈桂兰的腹部横担在武杰的腰背上，由于重力的挤压，陈桂兰腹中的水立即就顺着喉咙、口鼻腔哗哗地流淌了出来。

陈桂兰的身子软得像面条，武杰他们把她平放在竹排上。

陈桂兰眼看着身边的很多战友牺牲在江中。但是，英勇的红军将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前仆后继，奋勇向前，强渡成功。

强渡嘉陵江后，陈桂兰没有想到，接连不断的危险正在前方等着他们。

三次穿越雪山草地

绵延两万多里的长征路上，危机重重，陈桂兰感到比敌人的枪炮更可怕的是饥饿。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沿途老百姓都离家逃跑，将能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走在前面的部队把沿途能吃的都吃了，后面的部队就没法找到食物。很多红军战士被活活饿死在路上，饥饿也使陈桂兰骨瘦如柴，当时她的体重还不到25公斤，随时可能倒下。

长征途中，陈桂兰所在的红四方面军3次穿越草地。年轻的陈桂兰当时并不明白如此艰苦的行军为什么会一次次重复，她知道的仅仅是不停地赶路，因为停下就可能意味着死亡。剧社大多是年轻的女孩子，长途行军又累又困，在队伍暂时停止前进的片刻，站着也会睡着。有时候夜行军途中忽然命令原地休息，一坐下就想睡，醒来一看队伍走远了，只得又拼命追赶。

长征路是异常艰苦的，剧团、宣传队要比别人多走几乎一倍的路。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要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举世无双

的中国长征，红军是靠一双脚板走了两万五千里的，那么，宣传队队员可能要走更多的路程了。

自从渡江之后陈桂兰就患上了肠炎一直未愈，体质虚弱。一路下来好在有武杰和王定国等姐妹们的精心照顾才没有掉队，但是进入草地以后经过几次大雨的浇淋，她不时地发着高烧，走在泥泞的草地上总是头重脚轻，晃晃悠悠。因此，他们行进的速度特别慢，几天下来又掉了队，与前队的距离越来越大。

方圆百里的大草甸子就是草地。大草地的特征就是上面长着野草，下面是深不可测的泥潭，人一旦掉了下去就难以自拔，被泥潭吞没。

在又一场大雨过后，其中有一段路失去了路标，也不见人走过的脚印。下脚的地方无可辨认，陈桂兰飘然失足就陷入了泥潭。武杰急忙伸手去拉，可是怎么也够不着。陈桂兰陷在坑里哭喊着挣扎，越挣扎她越是往下陷，眼见泥潭已经淹没了她小半个身子了，武杰急中生智忙把一根棍子向她伸了过去，并大声喊抓住，别松手。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陈桂兰抓住了棍子的一端，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武杰拼命地往上拔，众姐妹也立刻赶来帮忙。在大家的紧急搭救之下，陈桂兰终于被救了上来。

陈桂兰像泥猴一样流着眼泪，苍白着脸躺在草地上。过了好一阵，王定国、武杰把陈桂兰扶坐起来关切地问："你还能走吗？"

陈桂兰眼里含着泪，看一眼茫茫空旷的草地，微微地点一下头说："能，我能走。"

说完就站立起来挪着沉重的双腿往前走了几步，身子摇晃得厉害，险些摔倒。王定国立马上前扶住，又回过头去叫两个女战友扶着陈桂兰继续向前走。

经历过多次危险，陈桂兰、王定国等在艰苦的长征中坚持了下来。1936年10月，她们终于跟随队伍到达甘肃会宁，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兵败河西：成为马家军女俘

红军会师以后，陈桂兰没有想到艰苦的征途并未结束。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及3个主力军组成西路军，奉命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线"。陈桂兰所在的前进剧社随部队西征，向河西走廊挺进。

西路军总政治部前进剧团过了黄河以后，有干部战士八九十人，隶属总政治部宣传部领导。当时的宣传部部长是刘瑞龙。后来，陈桂兰等剧团人员接受总部命令，到二十里铺准备慰问红九军在古浪战斗中负伤的伤病员。

1936年12月5日清晨5点钟，剧团人员和9军派来的几名保卫人员一行从县城出发，冒着隆冬和早晨的严寒徒步行走，到达目的地时已经8点钟左右。不巧，因敌情变化军部已经转移。前进剧团正在犯难踌躇，忽发现数里外大道上尘土飞扬，是敌人的骑兵赶来。大家调头朝西跑了一华里路，见一个大土围子就闯了进去。这个围子是郭家下磨庄，进去以后发现老百姓已外出躲避了。前进剧团一部分人用杂物堵塞门洞，一部分人爬上房顶，占据庄门门墩，控制碉楼和庄墙，在庄墙顶部四周的围墙上整理了射击垛口。马步芳100师之马步銮骑兵团（黑马队）向剧团据守的围子涌来。

敌人不停地用步、机枪朝庄墙垛口射击，还有一门炮也向庄内打。两架敌机飞来周旋了几圈朝西飞走了。大家解下裹腿带连起来，七手八脚拧搓成一根绳子，从10多米高的围子上吊下去一个男同志。他爬过外围子墙，穿过围子南边的一块树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时近黄昏，凶恶的敌人用密集火力朝庄内扫射。七八个敌人爬上了围子东面的一棵十五六米高的大杨树，居高临下朝庄内射击。正在屋顶指挥战斗的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廖赤健同志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中弹壮烈牺牲。战士们以满腔仇恨，奋起反击，把树上的敌人统统打了下去。敌人再不敢上树了，但火力更加凶猛，发起一次次进攻。剧团政委易维精，团长周汝功，副团长汪贤巨，导演任弼璜（任弼时的哥哥）等10多名干部战士相继英勇牺牲，还有不少战友负了伤。

整整一天，干部战士滴水没进口，粒米未沾牙。饥饿严寒胁迫着每一个红军战士，但大家一鼓作气，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活着的每个人都滚打成土人儿，只有两只眼睛滚动。由于干部

和年龄大一点的战士都牺牲了，弹药消耗殆尽，无战斗力，无法突围。剧团人员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准备坚守到天黑以后再想办法。大家把武器砸折、分散埋了，只留些长矛、马刀、木棍，又搜集砖块、石头、瓦片作为弹药断绝后的武器和敌人拼杀。不料，夜幕拉下的时候，毒辣的敌人用汽油、柴火烧开了庄门，蜂拥而入。前进剧团剩下的五六十人寡不敌众，全部被俘。

幸运的是，疯狂屠杀、活埋红军战俘的马步芳认为“剧社有用，留着不杀”，强迫红军战士为他们唱歌跳舞，并且提出扩大剧社。

于是陈桂兰等姐妹和众多的被俘红军都被关押青海西宁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四面环山，高墙紧围，墙上电网层层，岗哨密布，看守十分严密。四面监舍相围的的中央是操场，操场的南面有道通往围墙外的出口，出口有一巨大而沉重的铁门，这里是整个监舍唯一能通往外面的关口，有国民党士兵日夜把守。据不完全统计，这个集中营内关押着的被俘红军官兵就有近千名，负责看守的国民党部队有一个营的兵力，这些看守大部分是马步芳的人，极其反动凶残。其监狱长是由蒋介石专门从南京派来的，受国民党军统局的直接指挥。被关押人的处置权也均由军统局和马步芳掌握。

被俘人员关进集中营之后，都要进行轮番的过堂审讯。敌人对被俘人员的审讯是极其凶残的，皮鞭棍棒、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火烤、烙铁……几个月下来，被俘的红军官兵几乎人人都已经领教过这了，虽然皮开肉绽，但陈桂兰等红军官兵们却仍是意志坚定，没有一人出卖自己的同志或自首变节。

第二年春天，陈桂兰、王定国和剧社其他成员、被俘红军官兵等80多人又被押解到张掖敌300旅旅部，由敌旅长韩起功监管，一面受到敌人的监视和奴役，一面充当临时的演员。

这80多人中，就有张琴秋、刘瑞龙、魏传统、陈淑娥、王定国、孙桂英等。当时经常关在一起的有陈桂兰、陈淑娥、王定国、孙桂英、张琴秋、刘明清、徐世淑、蔡德珍（贞）、陈秀英、董桂芳等。

为了不暴露身份，自被俘之后陈桂兰等人便使用化名，张琴秋自称苟秀英，陈桂兰自称陈洁茹，孙桂英自称刘慧敏，徐世淑自称徐春芳，蔡德珍（贞）自称万秀芬，只有王定国没有隐瞒真实姓名。当时红军中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都没有暴露身份。

红军战俘沉浮录

在韩起功的集中营里，被俘女红军编了一部分到新剧团，为他们跳舞唱歌。其中又有陈桂兰、刘明清、黄光秀、党文秀、陈淑娥、王定国、孙桂英、罗秀英、秋秀英、秦云杰、苟先珍、张琴秋等30多人。在新剧团，被俘人员自己做饭，自己管伙食。每天都是杂面（青稞、豆面）糊糊，也没有菜。不仅生活不好，还经常挨打受骂。但她们是不甘心受压迫的，大家想了不少方法同马匪作斗争。

其实，韩起功的这个剧社在形式上跟红军的剧社没有太多的区别，除编排一些古装戏曲等小型节目之外，也演一些带有抗日性质、为国民政府歌功颂德的节目，只是所有的节目内容丝毫不得涉及共产党或颂扬共产党的言论和主张。陈桂兰等姐妹们都没有专心致志，她们在许多节目的排练演出中都是敷衍了事。

马匪让大家跳舞唱歌，但他们没有人教，仍让被俘女红军跳红军的舞，把红军的歌改几个字，用原来的曲调唱。红军有一首歌歌词是“鼓声咚咚，红旗飘飘”，马匪把“红旗”二字改为“国旗”，可是大家在演唱中仍唱“红旗飘飘”。有时他们不注意，就过去了，有时听出来了，就把她们打一顿。其实，挨了打她们心里也是高兴的，因为大家唱的还是红军歌。

当时，国民党中统局署下的蓝衣社在上海十分猖狂，他们在中统局的操纵下为国民政府刺探情报，残害知名人士，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王定国就和她的姐妹们编了几句责骂蓝衣社的顺口溜，并当成歌来唱：

蓝衣社不要脸，端着中统局的讨饭碗；
给根骨头和剩饭，摇着尾巴喜上天。

一天，陈桂兰在屋子里清唱，王定国等众姐妹觉得好听，于是都跟着唱了起来。这一下让韩起功

司令部参谋处少校参谋保存勋知道了，招来一场横祸。

“混蛋！”保参谋以为是孙桂英带头唱的，他狠狠地给了孙桂英一记耳光。随即又对着门外站岗的士兵喊道：“这些人不思悔过，还想造反。把孙桂英关厕所里去！其余的人统统关禁闭，饿她们两天饭！”

两天后，王定国、陈桂兰等人从禁闭室里放了出来，被保参谋训斥一番又恢复了有限的自由。可是孙桂英仍被锁在那臭气熏天的厕所里，每天还要接受审讯。饥饿、皮鞭把她折磨得都瘦了一大圈。审讯中她只有两句话“我恨蓝衣社，歌词是我编的”。正因为她强硬的立场，才受到严酷的迫害和保护了大家。后来，部队打散后混在司令部参谋处当勤务兵的武杰知道情况后，才悄悄把孙桂英放了出来。当然，武杰也被关了3天禁闭。

其实，王定国、陈桂兰等被俘女红军在新剧团和敌人斗争的时候，共产党组织一直没有放弃对她们的营救。她们刚刚被俘关押在设在东十里铺一座庙里的马元海指挥部后院的时候，总部曾设法营救她们，给马元海去了信，要求释放她们，但马不干。总部又以一次战斗中俘虏的敌人工兵营为条件交换，马元海也不干。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党中央在兰州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由谢觉哉出任党代表。根据毛泽东和朱德的指示，谢觉哉一到兰州便着手进行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工作。受谢觉哉委托，在兰州和河西走廊各县有一定社会基础的传教士医生高金城来到张掖，开设了一所福音医院，为我党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提供掩护。

接着，高金城以医院救护伤员的任务重为由，亲自出面向敌旅长韩起功借出王定国、陈桂兰等7名红军剧社人员到医院当护士。在高金城的帮助下，王定国等立即开展秘密接应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工作，福音堂医院也成为张掖县秘密党支部的秘密联络点。

此后，由于营救活动引起敌人的怀疑，张琴秋、王定国、武杰等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党组织决定安排他们立即转移。

王定国，1937年9月在秘密党支部的帮助下，踏上了去兰州的路途。后成为谢觉哉的夫人。1983年，王定国重访甘肃。了解到还有一批滞留在甘肃、青海的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生活困难的情况后，便和伍修权等老同志一起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实地调查，向中央写了调查报告和建议，对解决西路军老战士的生活待遇等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琴秋，被俘后化名苟秀英，装成烧火做饭的炊事员。后来王定国等人以剧社都是小孩不会做饭为名，提出让“苟秀英”来剧社当炊事员。敌人没有发现破绽，张琴秋顺利来到剧社掩护了身份，躲过了一劫。后来，由于叛徒告密，张琴秋被押送到南京，经周恩来营救才返回延安。后任国家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武杰，在地下党组织帮助下也千辛万苦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遗憾的是那些还没有来得及救出去的被俘人员，从此沦落天涯，生死茫茫。

孙桂英，当时被押到甘州，敌参谋罗平见孙桂英长得好看，想占为己有。韩起功不同意给罗平要给回族人，孙桂英不同意。于是韩借口送她去凉州在路上杀掉。

陈淑娥，从剧社押解到青海后，被马步芳的总指挥马元海一眼看中，点名强暴她做了小老婆。

蔡德贞，韩起功先是威逼她和手下军官张水清结婚，后又把她卖给回民阿訇。

陈桂兰，不，陈洁茹，被韩起功逼迫嫁给手下参谋保存勋，先后居住青海格尔木、西宁市雷鸣寺街。后于1939年、1941年生育一女一子。保存勋（1908—1950），号九章，青海乐都人。国民党中央军校第10期炮科毕业。抗战期间曾任青海省门源县县长，1942年兼任门源县国民兵团司令，抗战胜利后曾任青海团管区司令，1949年10月在青海投诚，1950年被枪毙。

1950年，陈桂兰带着一对儿女，回通江、广元生活。后来跟随丈夫王持山定居在四川省旺苍县东河镇老城，1958年生育一女。从此，陈桂兰一直背着“国民党反动派太太”“特嫌”的身份，更名陈洁茹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相会在北京

1982年，旺苍县开始全面落实在乡老红军、西路红军和流落红军等政策，陈洁茹因无明确人证、物证，一次次申诉一次次失望。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桂兰在电视上看见了王定国出现在1983年国务院的元旦节团拜会上。她马上找人四处联系。可是一直没有消息。

又一个偶然的机会，原铁道兵副司令员徐斌知道陈桂兰在到处打听王乙香和武杰的消息，他当时虽然不知道王乙香就是王定国，但是他却了解武杰的情况。在抗美援朝时，都在一个师，武杰曾任师政委，自己当副师长。现武杰在原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任职。

武杰从徐斌那里知道消息后，马上与王定国联系。

1985年初，王定国第一次看到陈桂兰写的信件时，开始是惊喜，到后来十分严峻。她突然把信纸重重地拍在案桌上愤怒起来了："这事早就该落实了，咋现在还搁置不理？这不是把中央政策当儿戏嘛！人家不是交代得很清楚有我在嘛！为什么不派人来找我为人家作证！说无人可证实她的问题，这简直就是个托词！"

王定国清楚地知道，两年前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落实西路军失散红军干部战士的政策文件，文件明确规定只要健在的失散人员不属于变节投敌那类的，一律定为流落红军等，政府应发给一定的生活补助。陈桂兰的那段历史她是十分清楚的，她不是变节投敌的那一类。其实，在落实国务院这项政策的过程中，王定国和武杰曾经还分别以个人和组织的名义，向甘肃、青海等地去信函查找过失散了几十年来的陈桂兰，但终归毫无下落。他们都以为，这个曾与之同过生死患难的姐妹不在人世了呢。

于是，王定国和武杰马上写出了证明材料和国务院关于落实西路军失散红军干部战士的政策文件，转交旺苍县政府和民政部门。陈桂兰这桩久拖了几十年来的历史问题，由于有了她红军时期老战友的得力证明和中央政策，很快就得到了澄清，被认定为红军流落人员。从1983年12月1日开始计算。

自从陈桂兰知道同生死共患难，一同打过江山的武杰和王定国还活着的时候，她又在心里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生前一定要去北京和这些老战友见上一面。

她的这个心愿最终还是实现了。

1985年5月的一天，武杰在外地考察中遭遇车祸，伤势严重住进了北京301医院。病中的他想见见老战友陈桂兰。武杰的妻子在北京通过部队的通讯站终于和陈桂兰取得了联系。陈桂兰听到这里，比自己生病还着急。

她马上踏上了进京的旅途。 经过两昼夜的行程，终于到了北京。根据时间安排，陈桂兰先去了王定国那里。

在王定国的小院子里，两个一同经过患难的老太太终于见了面。两人热烈地拥抱着，谁都不肯先松开手。

王定国拍着陈桂兰的后背："陈桂兰呀，真没想到你还活着呀。"

陈桂兰也拍着王定国的后腰："我也是呀，真想你们。"两个老人的眼泪都相互滴落在对方的肩头上，把衣服都洇湿了一片。热烈的拥抱之后，陈桂兰在王定国家中的办公室内进行了长谈，喜悦让她俩窃窃私语，让她俩谈笑风生。上午谈下午说，一同患难过的姐妹总有说不完的知心话。为了这个永远也不能够忘却的纪念，王定国还专门打电话叫来了照相师，在自己家里的小院子里为她俩摄下了一张相识以来，唯一的一张珍贵的合影相片。

陈桂兰惦记着在医院的武杰，吃过晚饭后，她就匆忙地向王定国告别，要去医院探视，却被王定国挽留住下来。

在王定国家住了一宿，两个老太太几乎又窃窃私语了一宿。第二天早上，王定国就让司机把陈桂兰先送去武杰家看看，再送去医院。

当武杰料定是陈桂兰来了的时候，他想从轮椅上站起来，可是腰部一点力气都没有。他拍拍轮椅的扶手，遗憾地长叹了一口气。武杰压抑住内心的激动，目不转睛地直视着向他走来的陈桂兰。到了面前，还是武杰的妻子指着也一直盯着武杰没有出声的陈桂兰对他说道：

"不认识了啊？她就是你一直念叨了多年的

陈桂兰呀。”其实，自从陈桂兰站到了他的跟前，他就在一言不发地审视着她。她变了，当年那个天真活泼身材纤细漂亮的小姑娘，如今被历史的沧桑演变成了体胖、头发斑白、脸上长满了皱纹的老太太。看得出 陈桂兰此刻的内心也很激动，但是她没有叫。武杰知道，她也是在极力控制着自已激动的情绪。

武杰听到老伴儿的一句提醒，似乎才从梦中醒来。他忙笑盈盈热情地把一只手向陈桂兰伸了过去：“你好吗？欢迎你来北京，感谢你来看我。”

陈桂兰弯下腰双手握住武杰的手，稳重而又激动地回答：“好，好，还好，你好些了吧？”

40多年后重逢，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患难情。他俩一个半躺卧在病床上，一个坐在床前的椅子上，像兄妹一样谈得热烈，说得默契和拍，更多的还是对过去的回忆和怀念。

当陈桂兰含泪讲述完武杰等人离开以后的那段漫长的经历，两人都沉默了许久。陈桂兰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蒙受的不白之冤，让武杰愤愤不平，更让武杰后悔。他愤愤不平的是，陈桂兰是个好姑娘，不是变节投敌的叛徒特务，不应当受到批判；他后悔的是，当初没有拼命地把陈桂兰营救出敌营，一同带往兰州。

在主治医生的催促下，他俩谈话的时间被终止了。陈桂兰握着武杰的双手叹了口气说：“好啦，很高兴见到了你，也见到了王定国，我死了也瞑目了。将来有机会，我还要来看你们。再见……”

陈桂兰等人都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1989年3月27日，武杰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武杰，原四川巴中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原解放军总参军务部副部长。

1992年4月5日，陈桂兰在旺苍县老城家中逝世，享年73岁。

1992年12月24日，王定国和原铁道兵副司令员徐斌来到旺苍，王定国一走进文昌宫对面的王家大院，就激动地指着正屋对随同人员说：“那是徐向前住的。”又指着右侧的偏屋说，“我就住在这里。”在川陕省苏维埃保卫局旧址，徐斌兴高采烈地说：“我当时就在这里工作。”两位红四方面军老人，比导游还熟悉当年“红军城”的情况，在一些红军遗址，他们不但能说出当时的负责人，还能说出许多普通战士的姓名，以及他们中谁已牺牲，谁已故去，谁还活着。

当他们打听到陈桂兰已经故去，十分难受。王老对陪同的时任广元市委书记王宗榜说，在你们这里我还有一个战友叫陈桂兰，可惜她已经去世了。希望你们好好地照顾一下她的家人。

2020年6月9日上午11时6分，王定国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7岁。

此是后话。

（本文在采写过程中，特别感谢李国清、王利敏、保文才等提供的资料和图片）

参考资料：

1、旺苍红军城：长征战略集结地与出发地．腾讯网，2016年10月15日

2、王定国：老红军的红色记忆．人民网，2016年6月7日．

3、百岁女红军王定国的传奇人生．上观新闻，2016年9月15日

4、原铁道兵副司令员徐斌将军在北京逝世．新浪网，2002年4月27日

5、有多少西路军被俘将士遭国民党解送青海为奴?.凤凰网2012年3月25日．

6、李国清《含羞草》．打印资料，2015

7、张琴秋：中国红军唯一女将领．桐乡市新闻网络中心，2011年7月3日

8、王定国曾致信胡耀邦 要求政府为西路军士兵平反．凤凰网，2012年12月3日

9、总参军务部原顾问武杰同志逝世．解放军报，第04版（发布时间1989年10月6日）

一江响水（小说二题）

□王文江

太阳已偏西，父亲还没有回来。

外祖母几次上路口探望，确信不见人影，于是找祖母商量：“亲家母，估计庚生和蔡班长把事情谈妥了，我这就去渡口。”

庚生就是父亲，他经营着竹滩河渡口，自从川军采取封江行动后，渡口就由蔡班长说了算。

祖母也焦虑：“都不见庚生的人影，咋就说妥了呢？”

“这一江响水把人折腾的，一通宵都没合眼。”

“万一今晚突发‘桃花水’，你想听都听不到这一江响水了。”

竹滩是嘉陵江中游的一处险滩，枯滩浅水的季节滩头的江水特别闹腾，也就是这季节往来船排最容易招惹祸端。可眼下在猫儿跳的地段，连一只苍蝇都不让飞过江面，哪有船排来招惹祸端？

外祖母发现，父亲和母亲近几天忙得像眼珠子插了柴签，生活没规律，有时捧着碗都在打瞌睡，说话也神神秘秘的。

父亲给蔡班长献上凉拌的猪耳朵，一壶自家酿的荞子酒，小心谨慎地说明来意，蔡班长不以为然道：“征用你的渡船是方便我们生活采购，但不渡客。”蔡班长见四下里无人又近前一步，把一只肥大的巴掌压在嘴边，“红军的团部都设在了永宁堡，估摸着这两天就有渡江北上的动作，你还嚷嚷想渡客？”

父亲又摸摸索索从怀里掏出一茶罐儿蜂蜜：“我那丈母娘听不惯一江响水，都两个通宵

没合眼了，我怕……”

蔡班长把腰带松了松，将前胸隆成一条袋子，一边往袋子里装东西，一边还不依不饶：“他奶奶的，难道再逼两天就要死人？”

阳光暖暖的，父亲仰头一个响响的哈欠，眼见一只杜鹃惊叫着高高地飞过头顶，躲向黑魆魆的黑猫梁深处。

嘉陵江波光粼粼，唯竹滩河水哗哗流淌，那流淌声让人惊恐，让人后背发凉。往日的水响被往返的船桨声吞噬了，突然间少了船排二帮的船桨声，竹滩河水瞬间变得异样饥渴，异样浮躁。

父亲摸黑回家的那阵子，祖母和外祖母正在唠嗑，唠的是坎上张大爷冒死捐棺材板为红军搭浮桥的事。父亲跨进门，那窃窃私语声戛然而止。母亲听到敲门声就打灶房跟进来，故意咳嗽一声。父亲把稀粥喝得如山呼海啸，猛一个愣怔，借着浑浊的油灯伸出一只骨瘦如柴的巴掌翻转两下，接着碗后就有了鼾声。

母亲急不可待地把父亲那只翻转的巴掌反复捋了几遍，忙不迭转进灶房，她要发酵母准备蒸玉米馍，做足20人两天的干粮。

父亲见太阳西坠只剩竹篙高了，经反复核实确信水位没有变化，他心里非常惬意，打着口哨在船舱里四处找槽斗。槽斗是用来清理渡船里积水的，此时父亲把槽斗在江水中刷了刷，舀过半斗水故意洒泼在草垫上。

蔡班长哼着小曲儿摇摇晃晃地走过来，见父亲在晾晒草垫，结巴着问：“咋，尿……尿炕了？”

父亲吱吱呜呜地回答：“明明是尿在便桶里的，醒来却撒在炕上，早半天还不好意思晾呢。”父亲索性把草垫、棕垫晾晒得特别显眼，斜眼瞅了瞅那棵突兀挺拔的消息树，转身哼着山歌《太阳当顶过》回家去。

那一夜，一江响水不响了，前半夜被稀疏的枪声覆盖着，后半夜枪炮声愈来愈密集，红了半边天。

祖母一夜没有合眼，外祖母一夜也没有合眼，亲家母俩一直蜷缩在床头坐到天亮。

晌午，母亲疲惫不堪地出现了，且浑身上下湿淋淋的，连个藏虱子的干地儿都没有。

祖母和外祖母突然像明白了点什么，欲言又止。

午后的嘉陵江开始涨潮，傍晚涨潮已达到一定高度，一江响水逐渐平稳地停歇了。

外祖母说：“响水不响了。”

母亲没接话，满脸的泪水如潮涌……

一篼黄土

中午的阳光暖暖的。殷三娘提上草墩，顺着墙根儿摸摸索索地赶去南墙下向太阳。刚坐下不大一会儿，一阵熟悉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不等殷三娘开口说话，腊英放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饭菜打声招呼就要转去。殷三娘一副心神不安的样子，我说不要你们操心，你就是不听。

天气一天比一天长，继续吃两顿饭怎么行，反正多一个人就多一副碗筷。

殷三娘还想逗起说，但见脚步声渐行渐远。

听老院子严婶讲，腊英这几天组织一拨妇女走村串户收集木料、土铁钉，用于渡江北上的红军搭浮桥、打造船只。殷三娘还知道，平日里少言寡语的腊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闲暇时除了伺候傻子丈夫还是伺候傻子丈夫，自从永宁铺过来一支红军队伍，腊英就变了一个人，对她殷三娘的关心更加无微不至，可自己与她是非亲非故呀。

早有人议论，红军不强取豪夺，待人和蔼可亲，见到穷苦百姓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红军到竹滩河不久，有七八个战士专为殷三娘砍了一天烧火柴，还是腊英引的路。

惊蛰过后，江边人家争先恐后翻挖菜园，筹备下种蔬菜，红军官兵帮了这家又帮那家，翻地、下种非常在行。

不知咋的，殷三娘聆听红军官兵的事迹越多，自己越容易失眠，最后甚至每晚失眠。

殷三娘原本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祖上留下的三间裙板木柱房整日收拾得干干净净，儿子和殷老三一般高大结实。那年秋天，殷老三和儿子依照惯例趁农闲扎木排漂阆中贩运，结果出门不到两里地

触暗礁沉没。殷老三父子遇难时，离殷老太爷过世不足一百天。

有人说殷老太爷犯扫地空亡，也有人推断殷老三的裙板木柱房已不宜居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地脉转走了。

殷三娘中年丧夫丧子，放到谁人身上都要蜕三层皮，坚强的殷三娘命虽然保住了，眼睛却再也见不到光明。

最近几天，殷三娘不止一次问自己，一个瞎老婆子守着三间裙板木柱房有什么用，有能耐带进土坑吗？一个大胆的设想不知不觉在殷三娘的脑海里形成。

脚步声又响起来，这几天的脚步声格外急促，像三步拼成两步在走。腊英放下碗筷安慰道，从明天开始，送饭也许不能正点，也许还没时间送，估计要忙活好几天。

殷三娘使劲地点点头。其实严婶都告诉她了，鹞子岩造船厂不分白天黑夜在赶工，不然遇上嘉陵江入汛就增加了渡江难度；为了支援红军，坎上张二爷把棺材板都捐上了。

腊英出了门紧走几步被殷三娘叫住。腊英问，三娘还有事？殷三娘吱吱呜呜半天，说的话连自己都没有听真切。腊英再问，殷三娘说没事。腊英放心不下，索性转回来想问个究竟。

殷三娘说，我昨天托严婶找来曹半仙卜卦了。

腊英听得云里雾里，好端端的卜卦干什么呢？

我想后半生眼睛好起来。

你真相信你的眼睛能好起来？腊英拍打几下自己的臭嘴巴，改口道，你真相信曹半仙的卦？

从那些红军战士的一言一行，我看到穷苦百姓的日子有了盼头，我多希望自己的眼睛能早些复明。

那感情好呀，我祝福您。

但眼睛复明也有个前提，我再不能住这儿了。曹半仙说，左青龙右白虎，我现在这个地脉是白虎高过了青龙。

腊英一个哈哈，难不成右边的山在长？说说你的安排。我想搬到观音庙去住，反正严婶一个人守护观音庙也够呛。这样一来，我既有稳妥的地方住，也给自己积了阴德。

你把你的裙板木柱房空起来？

空房没人管护就容易垮，与其让它垮不如把它拆了。

腊英大吃一惊，这可不得依你，祖上传下的说拆就拆？我想好了，一处老宅让我家破人亡，留下我个瞎老婆子何用？依了曹半仙我还有一丝希望，何况我又把裙板木柱房带不进棺材。

不要提曹半仙，他的这种安排缺乏人性。

这个安排不关乎曹半仙，你也不要再阻拦我了，我心意已决，到时要额外带走的就是墙根儿那个竹篼。

腊英见墙根儿真还放着一个竹篼，走到近前翻看，竟是一篼黄土。墙根儿有升子口大的一个土坑，取土的印迹还鲜活着。

两天后，殷三娘在腊英的协助下搬离老宅，随后裙板木柱房被拆除，所有木料全部捐出为红军搭建了浮桥。

1949年10月16日，伴随着解放剑门关的隆隆炮声，殷三娘在观音庙无疾而终，享年73岁。殷三娘入殓时，人们在棺椁中又见到那一篼黄土。

【时代放歌】

奇山奇水奇人

□元　夫

一条江的上中下游，若可自由选择，你会选择在哪里出生？

当然，今天另当别论。若在20世纪，你绝不会选择上游，稍有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上游山高谷深，出行不便，生存艰难。

当然，人一生有两样不能选择，一是父母，二是故乡。

“既然不能选择，那就改变吧。”他说，“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只能选择爱她。”他回答得那么自然，一点也不矫揉造作。

眼前这位50出头的汉子，与同龄的城里人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体态，没有傲娇的啤酒肚，没有油润光滑的皮肤，就像白虎山上的一棵松，笔直挺拔，精气神十足，想起一句外国电影台词：“劳动保持了我的身材。”他皮肤黝黑，眉宇间的川字纹与额头那道横纹组成个“兀”字，横纹略带弧形，更像手写体的圆周率“π”。

他就是广元市朝天区沙河镇白虎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王金德。

“你怎么会想到搞个三村联盟？”

“不是有个欧盟、东盟么！”

村委会墙上规划蓝图显示：一环、二环、三环，农旅文融合发展。

“你把一个村当一座城来规划？”

“不，当农业生态公园规划！”

作为中国最低级别的村级干部，还不在体制之内，他是多么的小，然而在带领村民脱贫奔康的路上，他的想法却是那么大。

前年夏天，朝天区脱贫摘帽，我到该区采访路过白虎村，因该村为非贫困村，不在我的采访计划之列，在该村停留是因为沙河镇领导在此向我介绍别的事情，适逢王金德在座，跟他有几句简短对话，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自此就为他预留了未来。

今年春天樱花早早地开了。我联系王书记，想去白虎村看看，一看樱花，二看他的计划实施到哪一步了。

一

我家小帅带上女友做我司机，沿嘉陵江驱车北上，过瓷窑铺、飞仙关，在即将到达望云铺时横跨白虎大桥。瓷窑铺、飞仙关、望云铺均为古金牛道驿名、地名。白虎大桥前身为金牛道白虎官渡。

上行的山路为7.5米宽的双车道，为新近加宽，如此宽度的村道在乡村道路中极为罕见。女孩惊叫，身子使劲前倾，她没见过这么陡的山路。我说放心吧，车头不会倒回来，我当年也如你这般惊恐。朝天之所以称“朝天”，就因山大山高直入云天，走路需抬头朝天。这条朝着天的村路可是条救命的路哟，改变着这一山人的生计呢！

经过Z字型攀爬，白虎村到了，樱花盛放如雪，红灯笼等春节装饰点缀隐约其间。王书记站在他家路边的樱桃树下等着我们，被鲜花簇拥着，像一位农场主看着他的庄园，让人想起西方油画。

“白虎村已成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一见面，王金德便自豪地介绍新情况，镇上去年底给他们村做了十四五规划，已过了市评审，正待过省评。他在朝天区“农旅文”基础上加了一个“康”（养）：“我们这里山高山大，土地瘠薄，乡村振兴不能靠农业现代化生产粮食，也不能靠农副产品，只能靠‘农旅文康’。”现在，朝天区也喊响了“农旅文康”融合发展的口号。

我提出先到村里找村民座谈，然后再上山看三村联盟基地和产业。与村民座谈，王书记不必相陪。

白虎村庄单门独户，梯次散落，生活设施、房间摆设跟城里没什么两样，房前屋后果蔬相间干净整洁。整个村子是一座大花园，每家每户又是一个小花园，村民们的闲适和安逸溢于言表，大山大水青山绿水是村庄的整体风光背景。对于书记王金德，没得说，都竖起大拇指：“没两把刷子，没一颗公心，能当这么长时间干部？”

产业园是一个酒杯似的山窝，层层台地依山而上，里面种小麦，栽果树，拍照的，摘草莓的，赏花的，蜂飞蝶绕。层层梯田本就有很强的层次感，加之麦绿、金黄、雪白三大主色相互印衬，构成一幅绝美画面，一个巨型五彩酒杯。面对这春的巨手，山河大美，诗人就停止吟诵，画家就停止调色吧。桃李含苞待放，各类花木果树即将梯次绽放，然后梯次结果，梯次采摘，可以想象那梯次绽放的笑脸。

这台地是农业学大寨时期，白虎村时任村支书严永吉带领村民们改造出来的层层梯田，也曾蓄水，栽秧，打谷子。亮晶晶的水田，绿油油的秧苗，黄澄澄的稻谷，这些画面在我脑海不断切换，每一幅都那么美。当时的部队、大学生都来这里参加过劳动，这梯田的改造成为当时绵阳专区（当时广元尚未建市，属绵阳专区管辖）的典范。

我明白了，白虎村在不同时代总能成为样板、示范，是有传统基因的。可严书记却早早地离开了人世。据说是因为包产到户，土地下放，这层层梯田被分给每家每户，严老书记的脑筋转不过这个急弯，抑郁了，不到60岁就去了另一个世界。

今天，这些梯田又被统一流转，有的流转给老板经营，有的流转给高校以作实践基地，有的被城里人认领，村民代管。老板住房和高校师生住房均为村里出资修建，师生住房兼做农民夜校。严书记若在，不知该做何想法？千年土地转百主，严书记你没听过这句话吗？可敬可爱可怜的严老书记啊！

在产业园没碰上教授，估计还在家过年，碰上了草莓业主。一位中年女性，3年前从浙江老板手里转包过来，第一年保本；第二年草莓丰收，却遇上新冠，封路封村，游客进不来，只有拉出去廉价出售；今年此时正是草莓采摘旺季，可大棚里面却不尽人意，游客看得上的草莓果非常稀有，去冬草莓在开花结幼果时遭遇强降温，草莓被冻龄在婴幼儿时期。她一边扯着这些不成器的小草莓一边说，你看这小果果谁要啊？但看得出来，她并不心灰气馁，她说总有好运的一天。

白虎村有个小三环，赏花采果、品农家美味是一环，看黄崖飞瀑是二环，游山地马道是三环，随山势次第而上。白虎山庄可一次性接待200人就餐住宿。三村联盟之后，白虎山规划了大三环。三个村子分别坐落在不同纬度和经度的山窝里，大三环将山腰的金笔村、山顶的罗圈岩村纳入二环、三环，整体协调发展。

上山的过程，就是欣赏朝天区奇特地貌的过程。

广元四县三区中，朝天区地形最为特殊。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时期，秦岭、龙门山、大巴山三大山系在此经过数年碰撞争斗，最后在这

里握手言和。所以朝天境内既有龙门山的壁立千仞又有米仓山的气象万千，还有秦岭的万山如靥，石林、云海、林海、石海、草海、喀斯特溶洞等地貌堪称奇绝。

白虎山最高海拔1400米，囊括了朝天境内所有地形地貌，梯次气候与物候是白虎山三村联盟“农旅文康”产业规划的优势。

在“云中天寨”处，可一览朝天境内所有高峰，万山如靥，云雾缥缈，日出日落，朝霞晚霞尽收眼底。

二

王金德1969年出生于白虎村，五姊妹，他排行老三，父亲是教师，母亲一人挣工分，家里粮食紧缺，一天只吃两餐，红苕酸菜加一点米糁的稀饭喝得一声响，他一顿要喝好几碗，把自己的肚子都涨成了死瓜肚，他说村里的孩子们都这样，不喝饱一会儿就饿了，喝饱就成了死瓜肚。他自幼聪明，学习成绩优异，毫不费力考上中专，可他却选择辍学，他说坐不住，不喜欢学习，回家开始学木匠手艺自食其力。因有好手艺，给别人打家具搞装修，团结了一大批年轻人。

20世纪90年代初，朝天刚刚建区，修建朝阳路（朝天——陕西阳平关）时，朝天所有老百姓参与修路，他是其中劳力之一。1996年，又集全区之力修建沙（河）——曾（家）路，白虎村属沙河管辖，但道路却不通过白虎村，王金德心里老大不高兴。彼时，他年轻气盛，尚未入党当村干部，无所顾忌，怎么想就怎么说：“谁投劳谁受益，我们年年投劳为别人修路，还不如修自己的路。”此话颇具煽动性，得到同村人响应。乡上看他颇具号召力，私下做工作让他出任村干部。“每年有1万元收入我就干”，“没问题”，此时的王金德凭手艺每年能挣1万多，见对方答应于是同意出任村长助理。一年下来结算时，发了700多元工资，他才知道上当了。但是，他却没了退路，这摊子是他扯开的，村民们都听他的，他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

1997年，他们开始修建白虎村村道，上面没任何支持。你不是说要修自己的路么，修啊？修吧！从江边到白虎村6公里，壁陡。500米整岩是最大的拦路虎。那年头无机械无炸药，人工一锤一锤打出炮眼，一锄一锄在壁陡的大山上硬挖出一条5.5米宽的村道，全村900人中有500人参与修路，不但没一分钱报酬，且路段被分摊到各家各户，许多外地人都被感召到白虎村帮助修路。原来，村民为了尽早完成任务，竞相邀请亲戚帮忙。百姓甚至在深夜月光下修路。

老百姓自己打炮眼，自己装药，自己点导火索，两年下来居然没有一起安全事故，“一个皮皮都没擦伤”。也许上天看白虎村村民的生存过于艰难，特别地眷顾他们吧。

“要致富，先修路”，这是上世纪末山区人民的口号。于白虎村，困难是双重的，不仅要修路，还要改渡。

“修这么宽的路用来跑鬼？”村里老人开始抱怨，路修得再好，车过不来等于零。20世纪90年代初，航运公司将白虎渡口下放，官渡沦为民渡，主要为白虎村使用，仅一只小渡船，专人撑渡，过江收费，一人一元以养撑渡人。小渡船只能渡人，拖拉机、汽车均过不了渡。老人们知道王金德在紧锣密鼓筹划购买汽车船，但他们不相信能买得起，那庞然大物10多万，谈何容易啊？

1998年，路修通了，为了过一个高兴的年，他们决定购回汽车船。村民家家户户把自家的年猪卖了，鸡鸭鱼蛋卖了，从牙齿缝里抠出集资款筹齐了汽车船费用。寒冬腊月，从广元造船厂提取了汽车船，准备从嘉陵江水路逆行拉（纤）回汽车船，谁知冬季枯水期，船陷滩涂，村民们居然破冰跳下刺骨的江水，扛起船走过滩涂。

路通了，汽车船也有了。且把通村路建成了全省样板路，42座的客车顺利开上了白虎村。这一年于白虎村，意义是划时代的。全省公路现场会在此召开，村民们在央视采访镜头前涕泪交加，感动啊。他们讲之前的肩挑背磨——背肥料上山，背公粮下河，上山碰鼻子，下山蹭钩子（臀）；一村民讲他有年央四人抬肥猪下山去卖，被山岩一碰，肥猪滚到山下摔死，竟泣不成声。是啊，那年头一头

猪就是农民们一家人一年的生计啊！

出行难问题基本解决后，白虎村迎来了政府一系列项目投入：沼气、堰渠、小农水、生态改土等项目相继落地。白虎村一天天地变化着，逐渐越过了温饱线。村民开始购买机械、农用车。

2000年通村路要求升级达标，白虎村为节约成本没有邀请外面的业主，自己动手，用土特产页岩铺路，大锤二锤稍加敲打即可，平整出来的路面看起来跟沥青、柏油路面一样，且页岩比沥青的渗水效果好。两边路肩石一砌，路面宽达5米，路面整洁度以及线型又成为榜样、标准和样板，又迎来各级现场会，一批批参观、肯定和学习。村子又向现代化靠近了一步，白虎村逐步告别贫穷。

2007年，朝天区计划在200多个村实施一批通村公路硬化工程，白虎村被排在首批，硬化宽度3.5米（规定动作）又成为样板路。

村路硬化意味着机械化的普遍使用。村子又向现代化靠近了一步，白虎村彻底与贫穷告别。

与贫穷告别的村民们回头一看，汽车船又满足不了日益高频率出行的需要了。公路提速了，渡口没有提速。虽然人、车均能过河，但是汽车船和小木船一遇“刮风、下雨、涨水必须停运”是安全要求惯例。白虎村只在天气正常的情况下才能出行。地球人都知道，嘉陵江导水也导风，恶劣天气很多。这，多多少少制约着该村的发展。

王金德思考着架一座桥，当然架水泥钢筋桥还不现实，需要资金1000多万，给政府提这样的要求还有些过分，朝天区还没那个实力。

架吊桥吧，成本相对低一些，他开始跑项目。先到区发改局，说需要100多万，村民们很快筹齐了费用；区发改局初步同意，然后报市交通局，市交通局初步预算要200多万；可省上的设计单位正规设计下来要350万。好吧，350万也架。

实地调研后发现，嘉陵江两岸引拉线距离不够。西岸宝成铁路，东岸川陕公路，均为国道，我大中国的动脉决不能受引拉线一丁点影响！这样的大局观念每个人都是有的，包括白虎村村民。

引拉线太短，不符合安全要求，吊桥计划就此搁浅。

王金德和白虎村村民不甘心，日思夜想有座跨江桥。

2012年习近平中国梦的概念提出后，王金德组织村民学习时，村民异口同声地说“我的中国梦就是想有一座嘉陵江跨江大桥”！

王金德顺势提出，现在国家有扶贫政策，村民有小额贷款5万元的指标，我们村有200多个户头，一户贷款5万，也就是1000多万，大家肯不肯？居然有一大半户头举手响应，王金德说：“如果还不起咋办？”“还不起也要想开点，我们在受益，没关系。”看到村民的激情和迫切愿望，王金德又开始跑跨江大桥项目。

区上领导听了王金德的汇报，吓了一跳，说“我的天，你们村要把我们逼疯！”领导深知，若村民集资200万，说明民意已经摆在那里，朝天区是国贫县，一年财政收入才一个亿，到哪里去找这笔钱，给你一个村架这样一座跨江大桥？

几天后，区上回复：“不可能！”理由是“渡改桥”国家有项目，但有硬性规定，受益人要达到规定标准：三四千人受益，才会批准项目。

白虎村不到1000人，怎么办？王金德在思索，这一山的人以前不都是要从这里过江的吗？虽然现在有的乡镇因公路走向不同，村民可从另外的道路出行，可从这里过江毕竟是近路啊？于是他号召本村村民们团结起来，打通白虎村与周边5个村庄的通道，包括金笔村和罗圈岩村，这样受益人自然达到标准，跨江大桥也可立项了。

说干就干开了，村民们这一招，简直把上级逼得没有退路了！！！区交通局只好同意他们实施连通周边村庄道路计划，但要按新的村道设计要求实施：4.5米宽，且必须硬化。

这边修村道，那边开始白虎大桥的设计。

2014年修通周边5个村庄的道路后，年底开始动工修建跨江大桥。当白虎大桥项目宣布实施的时候，沙河镇个别领导方在“不可能”的疑惑中如梦方醒。

2016年初白虎大桥竣工，白虎村人的“中国梦”现实了。

为匹配这座跨江大桥，村民开始购买小轿车。

三

此时，中国地毯式扶贫战役拉开了帷幕。

白虎村自然不在贫困村之列。30年带领村民艰苦奋斗，白虎村的政绩有目共睹，王金德也可以歇一歇了吧。

“看这架势，我白虎村迟早有一天会落后。”看到新一轮扶贫阵势，那么多的资金投入，那么大的力度，王金德觉得不能歇。不进则退，在筹划发展产业的同时，赶紧筹划扩路，那6公里为白虎村挣得不少荣誉的通村路，3.5米的硬化宽度，跟不上形势需要了。

2017年，白虎村因基础设施相对较好，被列为新村建设之列。朝天区扶贫与新村建设两不误。区长来调研时，王金德提出扩建通村公路。区长说好，按要求扩成4.5米的让车道。王金德反而不同意，他说要扩就扩成7米的双车道，区上实在拿不出钱的话，就先不要扩建，等我们村有钱时，自己来扩建，免得浪费资源。好家伙，这口气！

说干就干，他带着村民按7.5米的标准扩宽公路，不到一周，扩建了500米。来来往往的干部群众看到，路宽了确实安逸。为了提高其他地方百姓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区长在会议上表扬白虎村：“你看人家白虎村，说干就干，雷厉风行，跟修高速一样。”白虎村得到鼓励，激情飞扬，继续战斗。

“这次做得很艰难。”王金德说在建桥扩路的过程中，麻烦事接二连三，一个问题还没解决另一个问题接踵而至，特别是涉及到占山占地、拆房、迁坟的百姓有意见，他们说村里有一条这么好的路，可以了，不必要再兴师动众修那么宽。

怎么办，王金德的办法是：有阻力的地段暂时搁置，扩建没有阻力的地方！当道路全程连通时，再回来做这些人的工作。人们看到整条路的效果，想法又不一样了，于是转回来再做钉子户的工作。一个月下来，王金德掉了8斤肉，嗓子嘶哑了，含着金嗓子药片继续工作，落下病根，3年后方才痊愈。

区上原来的朝阳蒲环线本从飞仙关大桥过江上山，看到白虎村的这条村道如此宽阔漂亮，于是改从白虎大桥过江进进出出了。2017年，全国扶贫异地搬迁现场会在罗圈岩村召开，进出路线顺势改变，从白虎村进出。这一路线改变为白虎村带来的好处是不可估量的，水果、蔬菜园地都被外界认领了，农旅文深度融合，小日子安逸得板。

可以松口气歇一歇了吧。可王金德已经习惯放眼未来，紧锣密鼓筹划三村联盟。当初为建白虎大桥连通周边5个村的村道时，就为他三村联盟构想埋下了伏笔。

“白金罗”三村比邻，地界相连。看到白虎村总能干事，一件接着一件总能干成，金、罗二村村干部不解，白虎村咋就那么齐心呢？那么团结呢？为什么我们要干一件事情总是扯五奔六的？于是便邀请王金德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正中王金德下怀，他在金、罗两村村民会议上像外交家一样发表演讲，顺势提出三村联盟的构想，和盘托出自己的想法：修路、规划产业、流转土地山林、兴建农业公园、统筹项目等都会涉及到占用村民的林地或土地，协调工作难度非常大；一个村的土地和林地资源非常有限，如果以村为单位各自为阵来规划发展，难出大手笔，而且项目容易重复，反而浪费资金，今后的发展致富之路会越走越窄；国际上有东盟欧盟，我们来个三村联盟，三村各有特点，可以整合资源，抱团发展；至于其他问题，参照我白虎村的经验，问题不都迎刃而解了吗？

“这主意太好了！”三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三个村的支部书记分别向各自乡镇党委汇报了这一情况，三个乡党委不约而同赞成，三个乡镇党委书记向朝天区委一汇报，区上也同意了，而且大加赞赏！这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三村支书一起踏勘，选址在三村交界的白门崖，建立了三村联盟党支部基地。同时碰撞构想，启动规划、招商引资。

2018年11月中旬挂牌。挂牌仪式由朝天区委组织部主持。那天，太阳格外的好，朝天区级各部门领导以及三村村民早早来到白门崖大大的会议室就坐，喜悦地等待着给历史划线的一刻。

“中国共产党广元市朝天区白金罗联合委员会”的红色金字招牌，就这样在海拔1200米的白门崖松林中熠熠生辉，王金德兼任白金罗联合党委书记。挂牌仪式结束后，白金罗村民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大家都不愿意立即散去，从此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啊！

三村联盟的第一个合作项目林麝养殖基地几乎在白门崖同时建成，业主春山公司取得《国家重点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随即入住。以公司 + 农户、公司 + 会员的经营模式经营，如今已见收益，乡亲们已经有分红收入。

白虎山大三环纳入金笔村、罗圈岩村以后，既分工又合作，产业规划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金笔村因地貌为典型的草海，于是就诞生了以该村水草坪为核心的休闲康养区——药膳食府、水草人家、竹亭垂钓。

罗圈岩村前几年属贫困村，政府与帮扶单位大力扶持，建成岭上荷塘、岭上足球、篮球场、岭上自行车运动带等川北民俗民居休闲区，村民早已脱贫奔康。该村9个山包9口泉井，山体清秀，井水甘甜，以此为核心，以山顶浩渺广袤的林海，奇特的喀斯特石林为依托，规划出休闲避暑森林康养区域……

如今，岭上仙居（森林康养房）已在松柏之中渐次依形就势矗立起来，岭上迷宫（喀斯特石林）的道路正在建设之中，“云中天寨”的星空房、滑翔基地正待开建……

沉睡的荒山入股了，集体资产盘活了，土地流转解放了村民的双手，外出务工、就近就业自由选择，且能持续稳定增收……

白虎山一个更加美丽的未来呼之欲出！

四

“30年村干部，百姓一直都那么拥护你？”我做记者多年，深知这30年来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的普遍状况，于是这样问他。

“不一定，也曾有村民告我的状。”他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工作就是斗争，当干部更是斗争不断，只想当好人，做个和事佬即可，要为百姓造福，必须胆大，具有开拓精神，有时还必须强硬。这样就不能循规蹈矩，矛盾自然很多。灾后重建期间，市、区、乡三级纪委领导接到举报后轮番进入白虎村调查，结果发现他没有私吞一分钱，村上倒欠他一大笔。他只是想利用政策为部分村民、为村上多争取一些国家资金，用于解决群众生活，发展村上公共事业，经此一查，发现问题的症结不在他，而是村民之间心态不平衡所致。告状的村民们得知真实情况，非常后悔，进而也更加了解他，从而更加信任他。

他之所以能在村干部的岗位上一直走下去，而且越走越高，越走越好，有两个底气。第一个底气是公心，处处为百姓着想。20世纪末，宝成复线建设，铁路局在白虎村建设很多生活饮水设施，却将白虎村境内工程承包给白虎村之外的关系户，他找到相关政策文件找铁路局理论，目的是为白虎村村民争得劳动的权利，通过劳动获得报酬的权利，双方发生摩擦，铁路局与地方政府成立协调小组协调此事，有人暗中找到王金德，说只要他不闹，可给他几万元钱作为回报，王金德说：“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会要。”后来他成功为村民争来了机会。争来机会不算完，还要监督实施负责到底，他说这是国家工程，决不能偷工减料，更不能豆腐渣，大家只管做好工程，至于工钱，铁路局绝不敢打一丁点折扣。凭他多年在外地承包工程的经验，他知道，这活儿没有中间环节的承包与转包，村民的工钱应该是多少，他心如明镜，如有差池，他定会再次找他们理论。

白虎村修路、建公益设施占山占地从无补偿，这在其他地方根本行不通。白虎村却可以，为什么？今天占这家，明天占那家，需要王金德的，他带头出让，且不要任何补偿。若有人不愿被占，要拿政策条款来说事，他便说：“我家的土地、山林，你看上哪里，哪里归你！”

第二个底气是兜底。村上要发展，若生搬硬套政策条款，只能缚住手脚，这就意味着有许多麻烦事需要他揽起，上至机关、外地企业下至村民，田边地界、青苗赔偿、堵水砌堤、政策解释等等扯

筋撩皮事，该兜底时要兜底，该揽起时要揽起。为此他几次被推上被告席，有些表面看起来不合规的事，却非常合理，官司最终为赢。

“30年村干部，回过头来，有何感受？”

“大干大支持，小干小支持，不干不支持。”王金德说，一旦想法产生，就立即行动，兀自开干，只有行动才能改变处境，才能迎来上级支持，等靠要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对于村上的发展，他脑子里总有无穷无尽想法和点子，像除不尽的圆周率。像这样充满梦想又富有激情的人，走到哪里都能生存，且有感召力，我感觉一个村不够他施展，如果外出打拼，也许他现在也像某些村民一样，成为千万、亿万富翁了？

“我的平台在村上，我无怨无悔！”王金德说，他今生的确有很多离开白虎村外出发展的机会，但都被他放弃了。上中专他放弃了；28岁农行招干，他放弃了；外出承包工程当大老板，他放弃了。他一直认为，他的梦想在村上，在村上他才是角色，走出去如菜籽落海，什么都不是。他的无怨无悔斩钉截铁：“你看今天的白虎村，今天的白虎山多让城里人羡慕？”

是啊，自由干净、清新流畅的空气，每户村民所拥有的花园别墅，这些都是城里不敢奢望的。

对外招商时，他把自己的切身体会现身说法：“邓总，1000万你在城市投资能干点啥？别人能看见啥？可是，你要是投资在我们村上，那可是有看头的哟！村民也会把你当个人物的！”当邓总在白虎山林间矗起几间独栋康养别墅时，果然觉得他说的有几分道理。

白虎村村民家家户户有车有房，大部分人都在城里购房。他对在城里买房的村民们说，你们心挂两头，两头跑两头照顾，两头都搞不好，农民挣钱不易，专心搞好一头即可。他对我说：“要是村民的钱全部用于白虎村，我白虎村还不止目前这般模样。”

对于村民为什么要在城里买房，真是一言难尽，主要是白虎村的小学和幼儿园撤到了镇上，孩子上学不方便，家长们在城里买房主要为方便孩子上学。关于这一点，王金德颇为叹息，他在思索下一步，该怎么办，怎么解决村民一心挂两头、经营两个家的事情。

往后，他思考的是如何增加村民的幸福指数。以前穷，但人们都很开心，他记得小时候在老院子吃饭时，家家户户的红苕稀饭喝得开开心心，现在人们都富了，但却少了开心的笑容。为此他提倡移风易俗，绿化植树美化家园，组织春节文娱活动。前年准备匆忙，因陋就简，大家参与的积极性很高，耍狮子没有道具，居然顶着一条标语横幅舞动起来；去年新冠不允许组织活动，大家只有在家打牌；今年准备大搞一场，年前接到通知，停止一切聚会活动，只有取消。

“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不当村干部呢？”

“不当干部对个人来说是责任的解脱，但我还是党员，这方水土养育了我，我依然要为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尽力，为乡亲们尽力，在这里安居乐业到终老。”

白虎山其实是一座很有灵气的山。唐朝袁天罡于贞观初敕召赴京，途径利州（广元），为尚在襁褓中的武则天相面之后，北上经朝天西南岭登高望见利州城有“王气”之云，即望云关，就在白虎山狮子岩。

历史上因明月峡天险阻隔，栈道时毁时建，金牛道除了途径“朝天关”路线外，还有白虎渡—羊木河—广平河—陕西间道（辅道）线路，经白虎村可入陕甘。当地老人讲，川陕路修通之前，白虎至羊木这一路店铺驿站林立。

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轮回与重复。金牛道废弃，白虎村沉寂近百年之后，如今以另一种面貌重新热闹起来，重拾当年的繁荣气象。

米仓山里七里香

□ 杨奇国

米仓山南麓旺苍县是川陕革命根据地后期首府。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40多个党政军领导机关驻扎旺苍，在此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最大建制的妇女武装——妇女独立师、最早的水兵建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直属水兵连、最大建制的红色童子团——少共国际先锋师。红色文化在米仓山永久传承，衍生了一代代勇于拼搏奋斗的儿女。这里，青山绿水，群山怀抱，战旗村几个鎏金大字格外显眼，熊月，战旗村第一书记的名字和一个电力员工天使形象在老百姓心中扎根、驻营。

旺苍资源丰富，被誉为“川北明珠”“煤炭之乡”。县内已探明的矿产达70余种，其中煤炭储量4.6亿吨，花岗石10亿立方米，大理石1亿立方米，铁矿上亿吨。资源的开采导致环境恶化，旺苍一度成为“灰城”的代名词。20世纪初，习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在旺苍开花结果，旺苍干部群众把美丽旺苍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本钱，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关闭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护美绿水青山。“地震灾区”“贫困山区”“煤渣灰城”一直是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三座大山，三江镇战旗村是国网旺苍供电公司帮扶的其中一个非贫困村。

1

我初次见到她，是在国网广元供电公司第一书记临时党支部季度例会上。一看就很干练，身材瘦瘦的，轮到她汇报帮扶村工作时：三江镇战旗村位于三江镇东部，境域面积6.3平方公里，距县城40公里，有耕地面积1677亩，辖9个村民小组，总人口735户1927人，其中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26户350人（2014年识别贫困户124户324人，贫困发生率16.6%）、外出务工721人（其中整户外出531人）。贫困户主要致贫原因是因病、因残、缺技术、因学等，其中因病致贫74户181人、因残致贫21户65人、因学7户25人、缺技术24户79人。村班子健全，有农村党员37人。全村群众主要收入来源以外出务工、发展种植养殖产业为主。她没有看一眼稿子，但声音特别宏亮。一个非贫困村，贫困户126户，对于我这个2015年就帮扶32户贫困户的国家级贫困村第一书记来说，我知道这里的难度真正有多大。忽然，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战旗村，这个和都江堰战旗村同名的村子到底是个啥模样？

2

她叫熊月，国网旺苍供电公司帮扶三江镇战旗

村的第一书记。

四月的阳光在疫情的阴霾后格外温暖，旺苍的天在青山绿水的掩映下也格外的蓝。联系她后我从广元乘坐客车过去，越过九华岩，过大石、元坝，蓝天白云下，苍黛山谷间漫山遍野的蒜瓣花、七里香等春天的气息扑鼻而来。原计划在旺苍等我一路到村的她，半路上打来电话，今天乡镇交叉自查，厚坝村交叉检查我们战旗村，我要先去汇总，你慢慢来。对于曾经在扶贫一线近5年的我，完全理解她的忙碌，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有太多的事需要第一书记一件一件地去落实。她是一个大忙人，到村时她刚刚送走“一诊”交叉检查的厚坝村帮扶干部。我说不打扰你，你该干嘛就干嘛。她说好嘛，正好坐你们的车，我去看看8组的残疾五保老人赵兴举。

车子在蜿蜒的乡村公路盘旋，“平时我和工作队员下队都不坐车，走路到户，倒不是怕公路陡峭，主要是难得停车，你看，这弯几户，那弯几户，又不好调头，两条腿走路，既锻炼了身体，又与乡里乡亲照个‘熟脸门’。”她停顿了一下，“煤矿和矿山遗留的问题确实有点多！但是我们能与村两委凝聚成一根绳，一件一件地解决，也给了老百姓一个心安。”

车刚停稳，路边一个背着比身躯大一倍的背篼的农家妇女迎面而来，熊月开口便问：“何益香，去割菜籽？赵国强呢？”我以为她要回答赵国强的去向，“赵国强！赵国强！有人找你，快回来！”本来寂静的山沟内，何益香大嗓门的声音响彻云霞……喊了10多声，没听见回音，她说我喊不答应，你就打电话嘛。说完，径直背上背篼里的水壶和一把镰刀往坡上走去。熊月介绍道，这是8组贫困户赵国强的妻子何益香，属于智力残疾。到她家里去的时候，问她认识吗？她说熊月是共产党的，再问一次认识吗？她说是来帮他们的，问具体叫啥名字，她拉着熊月的手，指到墙上的明白卡，能找出第一书记熊月的位置。

3

何益香和赵国强的家是因残致贫的贫困户，夫妇俩的身高都仅1.4米左右。在评为贫困户之前，由于劳动力弱收入低，住房墙穿壁漏，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在村里备受歧视，邻里关系相处极不和睦。2017年村里硬化通组公路，要占用赵国强的包产地，村组干部做工作他始终不同意，因为是必经之路，路的两头都修好了，就等他开口同意。他一看急了，把衣服裤子一脱，双手叉腰，穿个火把内裤挡在挖掘机的前面。挖掘机熄火了，他的火气更大，说了不行就不行，土地就是我的命根子。熊月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等赵国强气散后，耐心解释，这条路不仅仅是通组的交通公路，也是连接山上产业的要道。耐心细致给他讲，习总书记说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我们村规划要在山上发展肉牛养殖产业，要想富，先修路，如果路通了，你在山上养殖肉牛，不是就很轻松地卖出去了吗？思想工作做了数天，连续跑了七八趟，赵国强终于同意过路了，这也为赵国强易地搬迁创造了条件。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帮扶队和村委为赵国强易地搬迁选址沟通协调，2018年，赵国强顺利住进山腰易地搬迁的75平方米功能齐全的新房。

真情帮扶，点亮了赵国强的心灯。他通过产业扶持和小额信贷发展肉牛养殖，2019年规模发展到7头，产值达6万元以上，养猪1头，稻谷、玉米、油菜等产量上千斤，不愁吃也不愁穿，用上了自来水，家里农机应有尽有，还购置了平板电视，儿子赵正满也通过技能培训在成都当上了专业水电工。

“赵国强还有一个感恩的心，2020年春节时，他自己宰杀了一头牛，以低于市场价30%的价格卖给村民过年吃，我们村的老百姓都说赵国强不简单，知恩图报，让左邻右舍用猪肉的价格吃上了牛肉。”谈起赵国强，村主任何晓东竖起了大拇指。

“现在党的政策好，电力公司帮扶好，熊书记贴心！村干部也给力！”赵国强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4

顺着蜿蜒水泥路面走了几分钟，再顺着木桩围成栅栏围起的一块菜地前行，转了两个弯，来到一栋20世纪70年代川北典型民居的院子，院坝和街沿

都硬化成水泥地板了，青瓦白墙，木头墙板也刷上了朱红色的油漆，干净的院落一尘不染。“赵兴举，在家吗？”熊月进院就吆喝起来，“在哟，熊书记啊，马上出来。”人还未露面，声音从屋里传出来。一阵滑轮车与水泥地皮摩擦的声音从灶房屋响到斜房屋，吱呀一声，门开了，一个精瘦的老人坐在一辆自制的轮椅上出来，两张厚木板在两个厚厚木方的支撑下，用铁丝捆起来固定成一个板凳，上平面坐人，下平面用4个滑轮固定在木板的四角上。与其说是轮椅，我看叫移动的板凳更合适。

我忽然有种被刺痛的感觉，顺手拿出香烟，取一支双手递给赵兴举。“我不抽烟，领导，谢谢了。”他快速伸出双手示意，粗糙的手指已经有些变形了，但眼睛里露出快乐的光芒。我点起一支烟，坐下来，说明来意，说我不是啥领导。“有残联发给你的轮椅吗？”我小心翼翼地打开话题，赵兴举说，有，熊书记帮他领回来的，但那种轮椅只能在这院坝里用，平时没事在家的时候他就拿出来用，上坡干活就没法。他自制的这个方便，能下地干活。1975年初中毕业，1977年高中毕业，1980年到1984年在战旗小学代课，赵兴举谈起这些往事，脸上闪出幸福的光芒。“都是农村出来的，来，整支烟。”我感觉他年轻的时候应该抽烟，他终于被我说服，香喷喷地抽了起来。烟是农村工作的催化剂，给予双方一种平等交流的氛围，基层很多难事，都可以在这种掏心的交流中化解，群众不服的就是一口气，只要公平公正，群众没有不服你的理由。

赵兴举是村里的五保户，独身一人，享受了政府的C级危旧房改造政策。年轻时，他代课的时候，因类风湿导致腿部弯曲，学生都叫他“拐腿老师”。一来自卑，二来也怕教不好学生误了他们的前程，所以4年后就直接回家务农，那时能背60斤粮食走山路3公里多路到村上的加工坊推磨，2010年3月才瘫痪成现在这个样子。在熊书记的开导下，他不等不靠，也不想在镇上的养老院去吃现成，说农村的空气好，自己还能种上半亩地，想吃啥都有，扯个葱葱蒜蒜，苗苗上都还能有露水。

“非贫困户里的低保户、五保户，还有近一年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有致贫风险的边缘户，都是我们驻村帮扶关注的对象，需要我们与村两委一道用心服务，做好他们的工作，防止他们坠入贫困户的序列，这也是我们扶贫工作的重中之一。”熊月介绍道。

赵兴举老人危旧房改造后的房屋，清洁干净的朱红色油漆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温暖的光芒，熊月书记和赵兴举老人都满脸微笑，三束光汇聚在一起，映红了战旗村赵家湾蔚蓝的天空。

5

脱贫攻坚是一场真枪实弹，常抓不懈的硬仗。全村126户贫困户摘掉了贫困帽并不意味着没有了责任和担当，国网旺苍供电公司摘帽不摘责任，继续把脱贫攻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头等大事、第一民生工程统揽进全公司的全局工作来抓，全面巩固提升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推进乡村振兴深入发展。

战旗村发展了核桃、黄茶、楠竹以及养殖等产业，带动280户群众参与，其中贫困户76户157人实现稳定增收；全村78人参加就业培训，就地或外出务工，实现就业增收。全村易地搬迁29户，贫困户危旧房改造39户，“四类人员”危房改造23户；硬化院坝39户，硬化入户路26户。全村农网改造投资328.8万元，全面解决了产业发展和人畜饮水用电难；解决全村人畜饮水，村社道路硬化12.5公里、防洪河堤2.3公里，天然气主线覆盖到户，同时大力培育文明新风，评选好公婆、好媳妇、好妯娌等8名。

就在熊月给我详细介绍情况的时候，坑坑店的贫困户何秀英打电话找她，说割麦子还早，问能不能帮她在旺苍城里找个饭馆临时挣几个月现钱？

战旗村在精准扶贫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群众生活更加便捷，全面实现了旺苍县委、县政府的“房前屋后庭园化、村落民居整洁化、产业发展特色化、农村服务体系化、基层治理法治化、新风培育常态化”目标。

看着田地忙碌产业发展的人们，熊月一脸笑容，像极了米仓大山正在绽放的七里香。

时代，为蜀道插上梦想的翅膀

□ 马晓蓉

201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帮广元市利州区原赤化镇（该镇已经于2019年12月合并到宝轮镇）撰写地方志。为了写好这本地方志，我开始不断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随着往返时间的不断推移，这片土地上的100年变化图章竟然在我眼前清晰地展现出来。

行走的记忆是如此深刻。还记得我2017年第一次从广元市内出发到赤化镇，走的是陵宝快速通道。虽然，这条道路我是经常要走的，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住在宝轮镇，我要常回家去看望他们。但到赤化镇去再走这条道路的感觉和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更加关注正在发生的事情。广元人都知道，陵宝快速通道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澳门投资1.8个亿的灾后援建项目。2009年5月6日动工，援建项目投资在原旧国道212、108共线的基础上拓宽、拉直、改道，历时18个月建设完成的全长14.3公里的双向柏油快速车道。这条道路的建成通车，让广元市到宝轮镇的曲线距离变为直线距离，时间行程由原来1个小时缩短到20分钟，大大拉近了城乡之间的时间和空间距离，让古蜀道上的人们彻底进入了城乡一体化生活模式。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陵宝快速通道的原身是国道212、108共线。1932年，国民党军队为了躲避中国工农红军围剿，仓促之中修建了这条道路，主要是为了运送粮食和武器。可是道路还没有修好，国民党军队就全线崩溃。新中国成立后，这条道路经过几代人重修整理——加宽、推平。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道212、108共线才陆续铺上了沥青路面。在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国道212、108共线承担了川、陕、甘三省货物运输、南来北往的交通出行，为解决城市粮食供应到位、居民日常生活用品保障和执行重大历史使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2017年，政府采取社会资本进入方式，将在建国道108线陵江至鸭浮岩段接通。今天，我开车从108改线国道鸭浮岩段，几分钟就穿过马桑树隧道，跨过白龙江大桥，顺着清江河一溜烟就到了赤化镇地界的108国道，彻底改变了蜀道人的生活。

随着采写时间的推移，大地裂变的声音越来越清晰。是的，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扶持下，乡村公路是一天一个样。

还记得我第一次到赤化镇张公村去探询牛灯文化，走的是单车道水泥路面，坡陡弯多，像我这样的女司机开车，很是恼火。今天，赤白路（赤化镇到白朝乡）就像一条盘山线，连接赤化镇到冯家村、张公村、雷家村，一路通向白朝乡，链接到青川县，在山峰与山峰之间盘旋，在峡谷与峡谷之中穿行。赤白路的畅达，翻山越岭的距离转身变为一条乌黑油亮的腰带，它在群山之间为人们搭建起了一条畅达无阻的通天大道。张公村也因为道路交通的改变得以脱贫摘帽，成为山尖上的幸福新农村。

开山辟路的中国精神，从愚公移山的那一天起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我到泥窝社区、幸福村走访的时候，人们说得最多的就是修路。泥窝村的老书记雷丕秀，2003年初从利州区宝轮水电农机站退休后就主动申请担任泥窝村的村书记。那时的泥窝是真正的泥窝，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为了改变泥窝村贫穷落后的面貌，老书记雷丕秀硬是凭借着那股为民做事的初心使命，跑上跑下筹集资金，开大会动员村民募集捐款，想尽千方百计修通了泥窝通往外界的道路。幸福村的村书记们更是一届接一届地传递接力棒，将修路的担子抗在肩上，硬是用肩挑背磨的方式在陡峭的岩石上凿出一条公路来，这是多么伟大的中国精神啊！在我走访过程中，他们多次提到从赤化镇走出的老红军尤胜奇。尤胜奇

1935年在白田坝跟随红军参加革命，抗战结束后就职于四川省财政厅。为了解决家乡人民出行难问题，1992年，老红军尤胜奇向省财政厅申请了20万元资金，在清江河修建了赤化镇历史上第一座连接沿河两岸百姓通行的漫水桥，解决了老百姓过河难问题。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风情”。是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母亲的肌肤，每一条河流都母亲的乳汁。在行走过程中，我看见了那些立于时代的赶潮人，他们在改革开放几十年，都从未离开过这一方水土，这一方山情，始终躺在母亲的怀抱，守护着一方山水，吮吸着母亲的乳汁。石羊村村书记杨成全，放弃做生意赚大钱的机会，在村民们的一致推选下担任石羊村的村书记。他坚守初心，勇担使命，为新村建设、产业发展、脱贫攻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岁月，赢得了老百姓的认可。农民企业家宋吉亮，从改革开放初期贩卖猪肉开始，抓住了每一次发展的机会，摆脱贫困，积累上亿资产。在精准扶贫的号角吹响后，他又转身成为一个帮扶者，主动为脱贫攻坚出力出资金，为修建乡村道路作贡献。

相信所有的等待都不是无休无止，相信所有的期盼都不是无边无际。

当时间大踏步地跨进了21世纪，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让老百姓头痛的出行难问题得以全部破解。今天，赤化镇境内的清江河上已经横跨着4座大桥，它就像4条雄壮的昌龙，威风凛凛地横卧在清江河上，让沿河两岸，畅达无阻。

厚重的历史文化，总是赋予这红色片土地无穷的力量。在与村民们面对面交流过程中，我更加惊奇地发现，这个小镇里的每一个行政村都有着它极其独特的文化：南华宫里的红军指挥部，冯家村那片英雄的土地，清江村的红军墓、红军井、红军31军医院、红军树；南华宫的庄子文化、张公岭的牛灯文化、石羊村的图腾、司马村的历史渊源、清江村曹氏家族历史都让我感到震惊。这些散落在乡村的文化，就像天上闪烁的群星，让利州大地熠熠生辉，让利州儿女为之骄傲和自豪。同时也让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广袤的国土之上，所有的村庄都是相同，却又都是完全不相同的。每一个村庄，都写满了激荡人心的故事，历史的故事和时代的故事，昨天的故事和今天的故事，这些生生不息的故事，让神州大土地开出灿烂的花朵，散发着悠远的芬芳，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

食物给予味蕾的享受，至今都让我馋涎欲滴，留恋不舍。

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行走的这些年里，赤化镇的美食也总是让我念念不忘。每次探访结束后，热情的赤化人都要邀请我到新街上的清江饭店去，享用红烧黄辣丁和酸辣土豆丝这两道当地人引以为荣的菜肴。黄辣丁麻辣有味，酸辣土豆丝是酸爽可口。时间长了，我也了解到清江饭店的经营者曹志平一家人的幸福之路。曹志平的母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下海的淘金人，20世纪80年代初在赤化镇老街经营一家小餐馆。时代的机遇给予了她无限幸运，借着这一股春风，曹志平的母亲很快就成为远近闻名的万元户。曹志平成家后，母亲就将小饭馆交给儿子经营，算是子承母业。2015年，赤化镇境内的108国道扩建，曹志平家老街的房子也在拆迁范围之列。房屋拆迁后，在政府统一规划下修建了这栋6层高的新楼房。这栋紧靠清江河108国道的新楼房的建成入住，让他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利用一楼宽敞的门面将小饭馆换成了饭店，增加了菜肴品种，扩大经营范围。自己住一层，余下房屋用来出租，一年也有可观的租金收入。清江饭店现在是夫妻二人共同经营打理，曹志平在厨房负责烹饪菜肴，妻子负责食材采购、洗菜等。夫妻俩一直守护着这个小家庭，从未动过外出打工的念头。现在，清江饭店门口是新扩建的108国道线，南来北往的旅客增加了，食客量也增加了。再加上清江河面上4座大桥将沿江两岸紧密相连，烹饪食材更是丰富新鲜，夫妻俩的生意也是越做越红火。

这是一次多么神奇的旅行。3年时间，我亲眼见证了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人群，他们踏着时代的节拍，一代接一代地续写着心中的梦想。这些人群从最初的一家人到几家人，从几口人到今天上千口人的一个村；从单一的一个姓氏到今天的百家姓和谐共处的上万人口的大镇；从以家族为中心的地方势力的独断霸权到今天在党领导下的区域化管理模式，实现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要求，过上了期盼已久的新生活。

白龙湖畔的明珠——沙州

□ 杨晓波

清明后的细雨在川北山区肆无忌惮地飘洒着，我的心情自然也同那细雨一样，滋滋地润透了久旱的心田。伸手去捕捉春风，她却轻盈地滑过了我的指缝。我仰面亲吻春雨，春雨她告诉我，你要到青川县最美的地方去采拾社会主义新中国百年来取得辉煌胜利的旮旯角落……

驾车从县城出发，沿着乔白路往东行驶，在兰海高速的木鱼入口下方往沙州方向前进，眼前出现了一条宽敞的柏油大道，那就是从木鱼通往沙州的快速通道——木沙路。

穿过新建的隧道与桥梁，车在路上飞，人在画中游。此时，已全然看不见过去那弯弯拐拐的泥巴路痕迹，春天的颜色已把它掩盖在一片橄榄色的油绿之中。在新建的观景台上远望沙州风光，仿佛是王母娘娘丢落在这块土地上的披风，释放出许多灵气。而木沙大道正是这披风上的缎带……

木沙路是交通部门在2020年里新建的。驾车在这条道上行驶，犹如跑高速。无论怎么样，风光明媚的山川总会提醒我把方向盘撑控好，在大道上放飞禁锢的心……

在木沙大道上行驶，思绪却在脑海里翻滚……乔白（青川县城——沙州）路始建于20世纪的1954年。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家百废待兴，青川县更是一穷二白，毫无能力投入资金修公路。于是，工程技术人员们土法上马，没有仪器，就用篾条、绳子、竹竿进行测量，用眼睛隔河远眺定水平与纵坡，用石灰浆刷水平线。工程技术人员们踏深沟、穿密林、登悬崖、爬陡壁、喝生水、吃冷馍，带领在全县抽调的数千名民工，用最原始、最笨拙、最落后的筑路方式苦战两年，终于在1956年修通了乔白大道。

“沙州镇”醒目的路标让我的思绪从木沙路上驻足下来。蓝底白字的路标牌在白龙湖畔沐浴着春风，仿佛在向过往的行人们讲述着沙州的过去、现在、将来……同时，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沙州镇古往今来的深邃历史内涵。

沙州镇是川、甘、陕三省接合部处，宝电库区最大的移民集镇，位于白龙湖腹心地带。沙州新场镇——苟家垭是20世纪开发出来的新集镇选址。如今，在湖水的衬托下，街道上的建筑仿佛是大城市的一块衣襟丢弃在这里，弥补着山区的缺陷。

沙州，古为白水镇，是石牛道、景谷道上的重镇。历史上曾在此设州、郡、县治地。公元前316年就有了人类居住。从出土的汉车马砖实物佐证，西汉时期，这片土地上已冉冉升起了古代文明。汉高帝六年，境内就置白水县。城池紧依白龙江，水涨的时候，画船绳拴，昼夜摇影。城内官府、衙门、钱庄、茶铺……具备各项古代城池的功能。而众多的居民则是像蚁穴里的蚂蚁，蜂巢中的黄蜂，在拥挤的天地里呵护着人类所要栖身的三尺木榻。虽名为城，但是属于穷乡僻壤那一类。无数歪倒的、半坍的各种屋宇，仍然免不了有污染古代白水山水画面中的颜色。

民国时的白水（沙州）房屋，多为木架穿斗结

构。以土、石筑砌墙壁，瓦、草盖顶，青川称之为“土墙房”。房屋矮小，破旧不堪，冬天一到，凛冽的江风吹进来，如冰窖一样的寒冷。甚至有的房屋瓦损后椽子都裸露在房背上，像死亡的动物肋骨。那时的街道，下雨天，门前是一派泥泞，可它却承受着生命的重负，镌镂着那一代人的脚印——赤足的、草鞋的……脚陷进去，会把趾头粘成一并。虽然是水陆要冲，但破旧程度能把乞丐都晕倒。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政府开始在民国街道的基础上用三合土夯筑白水街道，一片泥泞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1954年，白水（沙州）区供销合作社首建成砖木结构的楼房和平房。隔江眺望，小楼像是在马群中伸出的一峰骆驼，大眼瞪着江水，仿佛在向江水说：我骄傲吧！自盘古开天地来，这块土地上还没有个“巨人”耸立……那时的白水（沙州），新中国成立后建修的第一幢楼房挺直地耸立在白龙江畔，门窗张开向白龙江大声唱着“翻身道情”。继之后，区级各单位、企业、居民相继改建和新建房舍，至宝珠寺电站合拢以前建房面积达到5万多平方米。供电、饮水、公共设施基本齐备，是名副其实的青川县东门户。

具有厚重历史、文化沉淀的古代、近代白水镇街道、场镇，于20世纪的80年代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宝珠寺电站合拢时，它被湖水深深地淹没了，跟随它一同葬入湖底的还有古白水县城遗址西隍坝及左坝、南坝。如今的旧白水街镇头顶已是一片深蓝色的湖水。也许，那些陈旧的水下房屋早已成了鱼、虾的理想“宫殿”。

……

自驾驶入沙州镇，在沙州码头看沙州，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平静的、玻璃似的、蓝色的湖面。湖边停靠的渡船在这平静的水面上，静候着游客。码头上，一艘“白龙号”海事工作船把人的思绪引入沙州现代化集镇功能已具备强劲范畴的遐想中去了。灰色水泥浇灌的码头堤坝，像是固若金汤的海岸防御，成梯阶和斜坡型伸入湖水，仿佛是把湖湾分成了许多石头建筑的小区。

漫游沙州场镇，整个集镇在结构上优化为“一心两片三轴一绿环”形成了“一线两桥五路十二街”的新型场镇格局。小镇建筑规划地井然有序，街面几乎成豆腐块状，有好几处都是十字路口。商铺门面挨门面，里面商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街面的民居小楼全都是砖混结构，高者四层，矮者两层，什么扰攘也没有，掩映在绿树葱葱之中。各种功能设施特别完善齐全。行政中心、学校、卫生院、农贸市场、公园、广场、街心花园、垃圾桶……应有尽有。在小镇行走，爽风从树梢间落下来，使人感觉到，这不是在街面行走，而是在森林中穿越。

清一色7层楼组成的“台州茗苑”居民住宅小区里面花卉遮挡、窗明几净，四季常青的绿树参差衬托着小区的秀美。她抚摸着人们的心灵，唤醒着人们的欲望，使住宅里的人们衷心感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大变化让他们领先尝到了甜头。

在沙州镇“台州茗苑”的尽头便是横跨湖面的两座大桥。它们像两把利剑拦腰斩断白龙湖，又如同两兄弟日夜守护着沙州镇。两座大桥并肩耸立在湖面上，哥哥已被大地震的重创伤害得无法为人们出行提供方便了。而弟弟年轻力壮，永远地托着过往车辆同湖水相伴，和沙州相依，它不辱使命，承载践踏，与风雨抗衡，为进出青川县的车辆无畏地接来送往。

在沙州祈福公园的山头俯瞰沙州场镇，群山环抱的白龙湖水波光潋滟、船影点点。场镇周遭如琴似弦的道路疏密有度、四通八达。鳞次栉比的楼群错落有致，把一幅小场镇现代化的蓝图描绘得有声有色……

历史风云江山漫卷，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火如荼。沙州镇从古至今的天翻地覆大变化，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领导人民从“东亚病夫”的阴影里走出来，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

几声悠长的汽车喇叭，打破了我思绪的憧憬。我对着白龙湖咏吟着我的一首小词《清平乐》：“木沙大道，飞看湖中岛。日落黄昏车不少，景色迷人倾倒。绿树片霭封林，岸边宰着家禽，湖面一船晚照，居民收拾街寻。”

梨园蕴匠心

□ 张　兰

冬至已至，眼前这一大片梨树园里已没有一片幸存的叶子，黝黑、皲裂的枝干以势不可挡的姿态直面严寒。正是这样万木萧瑟的季节，我们走进了运山镇，但一望无际的不是满目的荒芜，而是令人震撼的风中列队的一片片果树，一团团黄灿灿的柑橘，一栋栋乡村小别墅，一股股迸发着的振奋人心的生命力！该镇脱贫副书记吕汪洋引领着我们漫步在这脱贫攻坚战役大捷后的丰收战场，那一景一木，一花一果，皆让我们震撼、感到新奇！我们不禁挺直在风中瑟缩的身子，迈进白霜覆盖的村庄。

清晨的通村道路上，空落落、静悄悄的，偶尔冒出几声鸡鸣鸟叫，呼唤着沉睡的农人。在一栋白墙红边的小洋楼前，我们见到了文化育和他的妻子。文化育从1985年起就担任运山镇的果树技术员，是远近皆知的种树名人。

一看到我们，他就立马放下手上的活计迎了出来，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烤火。他妻子提着个大茶壶热情地忙着给我们倒茶水。一掉头，他自己又转身走了出去。一会儿，他手提一满筐橘子笑盈盈地小跑进来，生恐怠慢了我们。“刚在院里摘的，今年的橘子特别甜！”他边说边往我们手上塞，还在火炉边放了几个，说烤热了给我们吃。

那片柑橘树，刚与我们擦身而过，每棵树上都挂满了黄澄澄、沉甸甸的果子，四周撑着四五根老竹棒，只恐坠断了枝干。这文化育不愧是果树技术员，经他侍弄过的树，想不丰收都难。看着眼前沧桑而精干的他，我心里暗自感叹着。环顾农家小院，充满着浓浓的古朴风味与现代气息，四周都被那些密匝匝的果树一圈圈包围着，棵棵柑橘树像燃烧的火焰，让这个冬天特别温暖了些。

文化育出名是因为种雪梨，还是首届的“雪梨大王”。一见到他，二龙村支部书记李泉章就满含敬意地给我们介绍道。在土地刚下放到户时，乡党委、政府就鼓励村民种雪梨，发展庭院经济致富。当时，全镇没一个人敢在自家承包田里动土，做头一个吃螃蟹的人。文化育听到这个消息时是激动的，想到自己16岁就进了镇上研究果树技术的米丘林小组，把小荒包发展成了致富包。这下赶上了，能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旁边的妻子看到他兴奋的神情，一脸不高兴地问了一句：“地里种了梨树，庄稼种哪，一家人吃啥？”文化育刚扬起的嘴角一瞬间就落了下来。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时不时地还叹口气，想到“学艺”期间，在梨树林一呆就是一整天，对梨树的每一丝变化都能熟记于心，自己都不种梨谁还能种。最终他软缠硬磨，说服了妻子，下定决心，梨树要种，只要果子卖得好，不愁没饭吃。接下来，夫妻俩就开始刨土挖坑栽梨苗，忙活将近一个月，栽了900多株，占地3亩。示范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一动，镇上随即掀起了种梨浪潮，黄土地被划成了小方块，村民们挖土填坑、挑担浇水，干得热火朝天。

地里栽了苗子，农活少了，可人不能闲在家里。梨树苗一年嫁接，两年挂果，头三年没有一分钱收益，还得往里倒贴，人不能坐吃山空，文化育就跑外地去给种果树的人“干活”，跑得多了，就发现到处都对果树的技术需求很大。他又想到镇上跟他一起种梨树的村民，家里都有好几张嘴吃饭，日子过得很是艰苦。他想，不如把自己的技术教出去，带着他们一起外出挣技术钱。说干就干，他回到镇上，挨家挨户地跑，跟他们说自己的想法。真是下雨了有人递伞，村民们一听纷纷表示赞成，热情高涨，逐渐学会了修枝、嫁接等果树技术，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技术“经纪人”队伍，一年四季在搞好自家的果树种植后，就全国各地到处跑。几年下来，挣回不少的钱，弥补了土地空窗期。地里的梨树也长大开始挂果了，水果商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第二年开始每天运出20多辆大卡车的雪梨，村民们的心甜透了，个个笑逐颜开。

不甘平庸的他，看着树上的果子，心里却有点不满意。他想，到处都种一样的梨，哪能显出自家的好？如同商品经济规律，只有“人物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才能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想到这，他就开始在自家梨园里做起试验，这几棵树“只疏不剪”，那几棵树冬天修枝……一园子的梨树被分门别类，区别对待。为了能有个好结果，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透才回家，人眼看着瘦了下去。到了秋天，村民们高高兴兴地卖果子，文化育家的梨能卖的却很少，原来园子里的梨树多半长成了“小老树”，不是不挂果，就是只结10来个，也有只见果儿不见叶的，就是少。妻子看着一年的辛苦白费了，抹着泪责问他：“梨园效益不好，哪来的钱供娃儿上学？”面对妻子，他感到十分愧疚，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来。正是他的这番心思，才有了今天果香田园、水墨运山。

机遇总是眷顾这些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从那之后，他白天忙活计，晚上就挑灯读专业书，将实际遇到的问题与书本对照，又去仔细观察那几棵长得好的树。那段时间，他晚上做梦都满脑子的梨树，只差长在树上了。皇天不负有心人，总算找到了窍门。他摸索、总结出一套“四改”技术，即高冠改矮冠、大冠改小冠、外围结果改内外立体结果、冬季施肥改秋季施肥。文化育的梨园大丰收！一棵树就结1000多斤的梨！一时间，他成了镇上的风云人物，每天上门讨技术的人就有四五波，可谓门庭若市、络绎不绝。乡党委、政府也三顾茅庐，请他去乡上当果树技术员，为全乡产业发展作贡献。

祖辈都在土地上爬滚的他，一听到要到乡上当技术员，领工资吃饭。他高兴得一夜没合眼，但妻子看着自家的一棵棵果树，想到自己瘦弱的身体，不禁犯难了。丈夫走了，哪有劳力照顾这些果树？她不愿意，但又不忍心断了丈夫的前程，经过几天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她向自己妥协了。

文化育自打当上乡里的果树技术员后，他牢记时任乡党委书记“做大做好运山产业”的重托，每天披星戴月、早出晚归，一到授粉、修枝的关键时节，就更是几天几天地不见回家，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踏遍了运山的角角落落，对运山的果树布局了如指掌，似乎心中刻着一本地图。每家梨园啥情况他都了熟于心，每棵梨树的成长都有他的血汗见证。

自家的梨园，他却留给妻子一人打理。一个女人既要照看家里老小，又要管理3亩多的梨树，负担有多重，可想而知。有一次，他忙到半夜才赶回家，却发现妻子晕倒在了厨房里。他赶紧找人帮忙把妻子送到医院，经过检查诊断，由于长期过度劳累，落下了病根，需要做手术。可谁知一大早就有人来传信，说老王家的梨园遭了病虫害，请他过去帮忙。看到病床上疼痛难忍的妻子，但又想到病虫害不治，老王家一年的收成就没了。怎么办，急得他在病房里来回地打转，坐立不安。最后还是妻子了解他的本性，体贴地让他赶紧去。正是妻子的理解，才让他能一辈子专心搞果树技术，带着全乡群众靠果树致富。

他从屋里搬出一个老式木箱，打开一看，里面满满当当地装着果树栽植专业书籍、果树技术培训教案和果树指导过程中的笔记和心得。每本书都精心用报纸或牛皮纸做了书皮保护，四个角折得规规整整的，内页纸张没有一丝一毫的卷边、破损，从里头深浅不一的笔记看，这些书他肯定读了不止一遍。那些泛黄的笔记本和给村民上课的教案，每一页都笔迹工整，还有用钢笔手绘的插图。“这些可是我一辈子的财富啊！”他用手抚摸着这些书籍深情地说道。他的工作也得到上级和群众的充分认可，先后获得“先进工作者”“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职业道德标兵”“最美基层党员”“十佳科技工作者”“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这些荣誉，他都视生命一样地爱护着，精心包装，存放在一个密封的木箱里。他说，看到它们，我就觉得自己的辛苦付出值得！

他伸出的手指皮肤黢黑，长着厚厚的死茧，是长期劳作的结果。这几年赶上扶贫的好政策，道路通到了家门口，山里的果子卖到了大都市，全镇村民都开始种梨，每家的梨园面积也扩大了好几倍。一到春天，全镇就被淹没在梨花的海洋里。曾经吃不起饭，穿不起衣的村民们住上了小洋楼，过上了脱贫奔康的好日子。

文化育目送着我们远去，我们回头向他挥着手，满含敬意！

【沧桑巨变】

我与家乡共成长

□ 冉金灵

我的老家李家乡在朝天区东南边陲，与陕西、旺苍接界，平均海拔1460米，最高海拔1980米，属于典型的高寒山区。我家所在的小地名叫杜家坪，在水泥路还没连通各村组乡镇前，我们坪上的人到哪去都是走路或者赶摩托。

因为地处偏僻，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就读学校都没有太多选择性。我的小学是在坪上的杜家坪小学读的，站在院坝里一眼就能看到学校。初中时，坪上有4位在李家街上读书的同龄人，我们每周星期天吃过午饭就开始走，要走两个半小时才能到学校。所走的路多是小路，有些甚至是农田的田埂，农人为了多种一棵玉米，年年把田埂一厘一厘地削薄，到最后有些路只能放下半个脚掌。路不好走，风景却别致。春天，田埂脱下黄土褂，换上绿纱衣，漫山的牛羊，铃音清越。夏天，沿途的山林有泡儿、五味子等零食。秋天，农人的十指在田地清点收成，摘玉米的，捡柴的，择菜的，一片繁忙。倏忽到了冬天，白雪淹没脚踝，从眼前奔走的山鸡和野兔让人错觉捉住它们是轻而易举的事。

因为消息闭塞，很多人都以为初升高最好的学校就是朝天中学，因为每年也只有朝天中学的老师红着脸喷着酒气在舞台上宣讲他们的教学成果和普及如何填写他们学校的志愿，所以我们学校每届初中毕业的同学在志愿上都必填朝天中学，只有班主任在招生结束后会把班上几个成绩好的学生叫到办公室，再辅导他们填一张广元中学的志愿。

我在朝天读高中时，我姐已在成都读了两年数控机床。每次她收假离家，都会不舍地哭泣。我心想，装啥装，成都多好啊，有什么可哭的呢。

朝天中学与火焰山隔嘉陵江相望，很多次给姐回信后我都会望着那高高的火焰山，想起初一时就学过的《在山的那边》那篇课文，在山的那边到底是什么呢，可能只有高考会告诉我答案吧。后来上天眷顾，高考后我堪堪骑在二本线上成功翻越了火焰山。爸爸拿出地图，比来指去，内江近，就去内江读吧。

去内江读书，是姐送的我。我们先去道班赶班车到广元，然后在广元坐火车到成都，再从成都转火车到内江。从李家到广元的班车只有两趟，早班车6点多，中班车11点多。从广元到成都的火车有很多趟，但到成都后还要等三四个小时才能坐上到

内江的火车，四五个小时后才能到学校。

在内江帮我安置好一切后，姐又要坐火车返回成都去了。我一个人坐在寝室，看着窗外绵延不尽的高楼和身旁另七张空空的床位，心中生出怯意。寝室门又响了，我打开一看，是姐站在门外。她一把拉过我搂在怀里就哭了起来，内江这么远，我咋放心你啊。我暗下决心，要考到成都去，离家人近一点。

后来在成都读书，通动车了，再也不用担心买不到坐票，因为就算无座，只需站两个多小时就能到成都，就当减肥了。

在关于求学赶车的记忆中，印象深刻的是2012年的一个假期收假，我说我不想赶班车了，想直接到广元赶晚上10点多的火车，到成都转内江就能是白天。爸爸就去央张姑父用摩托车送我。我们下午7点多出发，走到荣山周家坝一带天才渐渐黑下来，这时，姑父的摩托车坏了。姑父说他把车子骑到前边的修理站，修好再回来接我，或者等我走过去车也应该要修好了。

公路两边的高山上散落的民居里三三两两亮起灯火，我在月色下疾走，身边不时有飞驰而过的小汽车和摩托车，我心中害怕，在路边捡了个石头握在手里。走到一个转弯处，一辆拖拉机也慢慢超过了我，又走到一个转弯处，拖拉机停在那里。拖拉机师傅大声说，这么黑，在路上走抓子，快来我带你一截。

拖拉机突突突了一阵子，前方出现了稀稀拉拉的几个路灯和挨挨挤挤的房屋。一蓬灯光下，姑父、摩托和修车师傅构成的画面就叫“感动”。

到广元时，刚好赶上进站。姑父停好车，帮我取下行李，又追着塞给我100元钱。那时候，师范食堂中午两荤两素才4块钱。进站上车就10点多了，我只需睡四五个小时就能到第一站成都。姑父从广元骑车回去，是半夜了。

8年多过去了，我的张姑父被一场疾病裹挟去年轻的生命，我总是想起他用摩托送我去广元的情景。

工作后，39分钟的动车到广元，然后由姐的“专车”接送。

以前赶班车，心中的情绪叫忐忑，总担心前方又在修修补补，单边放行要堵上好几个小时，或者坑洼的路面上，一车人像坐上了过山车一样，直颠得人心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现在有时好不容易坐一次班车回家，心中竟充满惊异与感动，车子走在宽宽的柏油路面上，既平稳又低噪，如舟行水面。

很多同事戏谑我回家就是去度假，因为路修好后，家乡的各种资源被很好地开发，一线天、石笋坪、姜家洞、鸳鸯池等特色旅游资源；煤炭、硫铁矿、大理石等矿产资源；唢喇、锣鼓、龙灯及舞狮等非遗传承；辛夷花、杜仲、大黄、木瓜、野生天麻等药材资源；腊肉、米糁、豆腐干等名优小吃让李家这颗深山明珠渐渐散发出它的光芒，被五湖四海的朋友所知，李家被冠上“广元小西藏”“蜀道亚高原”等美称。从广元出发，可由荣山、麻柳线路去李家，再由中子、朝天线路回广元，来回之间，可领略不同风景。

当所有景物向后移去，我才惊觉这条路只有走向是我熟悉的了，这路两旁的风景却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以前这转弯处是一个洗车加水的地方，一位老爷爷风雨无阻地拿着水管跑前跑后，现在这里却立起了一幢三层小洋楼，水管放在路边，石墙上贴了个大大的纸牌，上书“免费”二字。以前这沿路的田地里都是忙到顾不得直腰的农人，现在有些地里种上了核桃树，有些规划了蔬菜种植大棚，有些栽上了各类花卉绿植。田间地头、房前屋后，一些大爷大妈拿着手机在视频，或者蹦蹦跳跳拍抖音。一路前行，真让人目不暇接。

我想，再几十年，当我把这一路行来家乡发生的变化讲给成长起来的子侄辈们时，如果不给他们配点那时的照片，或者我的同龄人在旁强调证明，他们一定是大大地不相信了。

老表坐高铁

□郑　丛

老家通了高铁，这是开天辟地的事。

位于川陕交界处的老家，竟然也通了高铁，穿梭于群山沟壑之间，飞驰于高桥之上，潜行于山隧之中，若隐若现，宛若蛟龙，眨眼间便没了踪影，这就是成西高铁。成西高铁在朝天区境内仅设了一个站，位于我的老家转斗铺，叫朝天站。

我有一个70多岁姓王的老表，住在原青林乡（现为水磨沟镇）大山深处的王家大院，那里也是原苏维埃红坪县址。王老表可是个有文化有见地的老学究，乡邻间的红白事务，如写对子中堂等有文化成分的事大都是他来张罗。随着电视和手机的使用，对外面的新鲜事儿也有一些了解，什么高铁航母飞机导弹，上天入地的事儿也知道一些。王老表已有20多年没出过远门了，之前听说转斗铺都通了高速路就有些惊讶，但一直没空去看一眼，而现在竟然又通了高铁，不由得让他想起了过往。

早些年间，王老表在朝天读书时，60多里远的距离来去大都只能靠走。若是运气好，走到108国道时，遇上往来运煤或是拉货的汽车，往来的学生便候在上坡处瞅着比较慢时爬上去，司机大多不愿搭，当然不会停车，全凭学生们的能耐和机灵，爬上去的便好风凭借力，爬不上去的就只得继续走长路，独自上青云了。虽说司机怨烦他们爬车，但在孩子们下车时也还是放慢速度，遇到实在下不去的，司机也会停车让孩子下去，然后骂上几句，做出要打他们的样子，孩子们便飞快地跑开了，但他们打心眼里认为司机是个好人。电影连环画书里面有铁道游击队，他们成了现实版的公路游击队。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因为他种植的木耳多，供销社奖给他一张永久牌自行车票，他也满心欢喜地花了180多元提了车，但回家的路大都是山路爬坡，加之老表也不会骑车，硬生生地从中子区场镇连推带扛30多里路才将“宝贝”搬到山中家里。乡邻们听闻纷纷跑来看稀罕，他也大方展示了几天，将车擦得一尘不染，亮铮铮的。可因为他一来不会骑车，二来也无处可骑，他只能用布将车裹得严严实实，用棕绳把车子绑吊在木楼上，平时还得靠自己的两条腿出入大山。由于山里雾气重，又烟熏火燎，多年后取下来打开，当年的“宝贝”有很多地方都长出了锈迹。

不过最麻烦的还是去广元，光单边就要花上一两天，要先走30多里路，然后赶班车，路又窄又烂，遇到卡车交会常常要堵，时间一长，车流就成了长龙，一等就是几个小时。遇到下雨绕道，时间更长。很多时候“四个轮子”跑的还不如这两条腿跑得快。

看到手机跟电视上开通高铁的新闻后，老表就产生了趁着身体还硬朗想亲身坐一坐高铁，出去走走看看外面世界变化的想法，孙子听说后，马上就在网上订好了明天到广元的高铁票。

老表激动不已，第二天起了个大早，精心地打扮了一番，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显得格外精神。从家到车站有20多里，孙子骑摩托车带上爷爷。随着这几年扶贫惠民政策的落实，新修的水泥路通到了每个村社，再也不用像几十年前在山间小路苦走一天了，只花了几十分钟就到了朝天车站。候车室里老表新奇地看着周围的一切，不多一会儿，王老表似乎还没听到鸣笛声，高铁就准点进了站。上了车老表不住地打望车厢里，新鲜而又惊奇，这和他原来坐过的绿皮车厢确实相差千里，整洁且现代，随着火车开动，老表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山川河流村庄，眨眼间广播就已经通知到了广元，王老表很惊诧，我才刚坐下怎么就到了呢？他哪里知道60来公里的路程只要10来分钟。

出站的路上人流如织，孙子拉着他顺着标识缓缓出了站，上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将广元城区老城、上西、南河、东坝和河西都走一遍，让老爷子好好看一下。这个城市的几大区域板块，什么高楼大厦、桥梁湖泊、住宅群、工厂片、公园带等等，简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其实老爷子哪里记得住，眼前的一切根本与记忆找不到任何联系，连最基本的历史痕迹都辨不出来，当年最高的（3层楼房）红星旅馆都不见了，这完全颠覆了他的基本思维，还好，那铁桥还在！

如今的广元城太大了，好像比原来大了几十倍，到处高楼林立，道路街道又多又宽，都是双向分列，多道并行，路上车辆来往不息，如同奔流。坐了两个多小时，也基本游完了，王老表说他想到百货公司看看，孙子不知道，幸好是个老司机，他说他知道，就把他们直接送到了最中心的图腾大厦，说这就是当年的百货公司位置，现高50层，是广元的地标建筑。

商铺摊位遍布，商品琳琅满目，人群熙熙攘攘，叫卖吆喝声重叠交织，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原来的排队凭票购买没有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满街销售人员那热情的态度使人完全不好意思拒绝。孙子也给老爷子从头到脚买了两套，老爷子说着不要，怕花钱，但心里却是美滋滋的，脸上也绽开了花。

孙子大包小包地提着陪老爷子走进饭店，小炒了几个菜，陪老爷子小酌了几杯，喝了会茶水，打车到车站仍就坐高铁打道回府。这次老爷子从进站开始便仔细观察着一切，特别是上车坐车，因为时间太短，他要努力地记忆些东西，才不枉此行。到朝天站下车后，孙子从寄存处取回摩托，依旧带老爷子骑车回到了大山深处。当晚王老表十分兴奋，赋诗一首：乘坐高铁——日乘高铁去复来，天南地北情亦开，一朝富贵铁骑坐，百代风流金剑埋，秦皇岛上觅仙草，匡庐山中拈将才，万里一呼及时到，不用当年金字牌。

此后，每当茶余饭后，老表家里便聚着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慢吞吞地呷一口茶，便开始了他的讲述：那高铁它不走地上，像是在半空中跑，那桥太高了，其他的车好像都在它的下面跑，但高速路上的车好像也是离地太高，在半空中跑。时而在半空中，时而钻进山洞，飞快地飘，简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老人们听得入味，年轻人却不以为然。孙子说：“爷爷，您讲故事要分对象，对上了年纪没出过远门的老年人，要讲现在的新发展，因为他们没见过；对年轻人和小孩子要讲三四十年前的事，什么孟团长打鸡公山、大炼钢铁、农业学大寨等等，因为他们没见过，也有忆苦思甜的意义。过段时间我再带您去坐坐飞机，您好又给他们讲。”

老表笑道，行，听你的，今天的发展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啊！

党员公仆

□ 梁星钧

父亲在我眼里是个多维的形象，我一生都难读懂和写好他。他表面上严厉而凶煞，内心却慈善和宽容。父亲一生务农，当过多年农村干部，是位人民的公仆。

父亲一生热爱党，坚信党，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他曾自豪地告诉我，他1952年参加工作，1958年入党，时年30岁，比我这个17岁就参加工作者入党还早6年。作为一个5个生产小组的乡场边生产队队长，他做事认真，坚持原则，党性很强，特别痛恨那些冠冕堂皇的以权谋私者。他常说，有些党员还不如群众，可惜党员给他当了！他秉公办事、光明磊落，一生都与那些败坏党的声誉、损公肥私者作斗争，坚决捍卫党的光辉形象，他常说自己是名共产党员，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群众利益高于一切，党员就是为人民办事的。

我的家乡地处山腰，栽秧只靠少许的河堰田。为解决全队栽秧吃大米的问题，队里决定在小河上游的昝家河修一座水库，但人家不受益，还要淹没人家的农田、柴坡和荒山，这是一个棘手的难题，作为队长的父亲如何破解？据昝家河的兴孝老人讲：“田老汉真行，他凭着和昝家河几个头面人物的关系，硬是解决了这难题。”该老人吸口烟后有些鄙夷地说，“嘿，要不是他，光靠他王家坡的那几猴子，做梦去吧，想都别想！”

昝老汉这番话没说错。当年父亲41岁，一心扑在工作。一个400多人的小队，外加受益队也超不过1000个劳力，怎能靠肩挑背磨而修成这样一座后来县上挂名的小二型水库？这里除了艰辛劳苦，日夜奋战，想必另有原委。据我所知，父亲不仅凭坚强的实干、坦荡的为人，赢得了全大队劳力的支持，而且还搬动了公社党委才成书记。才成书记戴个布帽，眯眼瘦脸，说话斩钉截铁，甩臂行走如风，人称之“魏疯子”（他姓魏）。魏书记调集全乡劳力支援，为了督阵，他白天亲临现场指挥，晚上在公社广播动员；连生病都带上了中药罐子，还坚持和父亲一起抬石头……

父亲每讲到那一段都自豪，这确实也该他自豪。满满一库碧波荡漾的绿水啊，它就是农民生活的希望。水库修成，我们两队满栽满插，甚至全可地改田，另2个队也能满足用水。可是，谁知父亲是怎么协调好库区占地的内幕呢？说来也许有人不信，那是因为父亲和那里的干群关系好，他与几个社队头目是牌友，为了疏通关系，一生刚直不阿的父亲，除了上街自己掏钱（有时还赊欠）请他们喝二两散酒，外加切一盘豆腐干外，就是有次父亲“拿”了家里母亲辛辛苦苦养猪仔卖的钱，这钱原本是供我们三个孩子读书用的学费，可是，父亲为了打破协调不成的僵局，早日修好水库，他趁母亲不注意拿去“输”给了那几个队社头目，母亲知后又骂又哭又闹，因已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如期上学（一个差点没上成学，不得已父亲才用自己的人缘关系又外借）。这事父亲隐瞒了多年，直到后来的一天，他酒后才吐真言，骂道，昝丁（昝家河队队长）啥党员，平时人模人样，关键时刻却卡脖子，硬像“九点”（长牌术语），谁也动不了他队的土地荒山，眼看水库就要修不成，老子才不得不打牌动了“心眼”，让他高兴之余高抬贵手！今想起这情节，我满眼是泪花……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高考到了“白热化”，父亲因年高而由生产队队长改任大队治保主任，后来县乡让他当水库管水员，他乐于接受，一是我家住地离水库最近，一早可跑个来回，二是又可为民办事了，三是每月有10元误工费（后涨为20元），成了我正读高中补习时的“及时雨”。

父亲把水库当成了自家的孩子。为了管好水库，他招呼库区的老友如正、金林、兴伟等替他照管，又特别叮嘱那里的兴福老人要时刻留心，甚至还完全委托了库边居住且抬眼可见的兴明，要严密监视水库动向，一有情况即来向他报告。父亲凭什么笼络这些人的？我想就是父亲的豪侠与豁达，就是善与他们打成一片的平近亲和，以及待人接物的坦荡真诚，所以他们都敬畏父亲，还自愿帮忙并为之驱使。

为了给水库多蓄水，确保300多亩受益农田的充足灌溉，父亲带领我们三姊妹背土扎排洪道，从而加高了水位。其实父亲此举也“愚钝”，何不水

库出钱，请人做栏板？后来的管水员都这样，要么就懒得多蓄水，水放完即止，够不够有无余水跟自己无关。可是，父亲顾全大局，为了让用户多受益，同时也给缺少资金的水库省钱，他甘愿用自家人的无偿劳动，换来所有农田的多贮水啊！

父亲也曾抱怨说，水库难管。大热的天，两个组渠长，沿途损耗太大，水库同时开2.5个洞子，到达几十里外的两组也只剩小半渠水了。所以，争水、抢水、偷水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水引发了许多矛盾，村社干部头疼，即使像父亲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干部也难办，他对时任异地乡镇干部的我说，怄人，我不管他了！我知道父亲秉公办事，坚持原则，得罪了一些人，使他吃了苦还受气，我就给他支招并安慰。有天晚上，我家街沿躺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闹嚷嚷的，把我家还未脱粒的麦把子都压坏了，他们都是来要水的，想先放，说水不够，有的甚至揶揄父亲要掏钱买水。父亲放水是有计划的，事先都开过受益队的协调会，可是，他们都说自己情况特殊，有的喊爸喊爷喊祖（按辈分），都诉苦说总不能不让人吃饭吧，看在什么什么的面上，总之都该解决，但别的队正在放水呀，总不能停下让你放，况且人家也不许你分水，都派有严密的看水监工。我见此忍不住说：嘿嘿，你们还讲不讲道理？我工作的高山乡镇都没水，还在等老天爷下雨，你们倒好，这么大的一库水，迟一天早一天啥关系？别人心不知足！见他们停止了争吵，我又说，你们也要理解一下管水员的难处，都想一碗水端平，不过总要一家一家地放吧，如果嫌父亲管得不好，你们哪位就来管嘛，反正他也老了。这时他们没再吱声，我又进而说道，别一天扛个锄头只跟着管水员跑前跑后，人家也要吃饭睡觉吧，看你们这么吵闹，我们全家人还要不要睡觉休息嘛？他们似乎全明白了，散了。

父亲管水坚持原则，大公无私，嫉恶如仇，敢于同坏人坏事作坚决的斗争。

一次他亲家占林因水渠穿越其田界而“近水楼台先得月”，偷挖了鲁公的水，被父亲察觉后沿河骂了个狗血淋头，这时父亲忘了他是谁（眼里也根本不认他是谁），他挽起衣袖，破口大骂：还是个共产党员，冒牌的！上过抗美援朝？白上了！总之那次他骂得凶狠，“绝情”，让对方觉得父亲“六亲不认”“不可理喻”，但为了群众的利益，他不怕得罪自己的儿女亲家，因他只需公正和得到群众的拥护。

又一次他痛骂把水放下河的自己侄子。该侄子当过生产队队长和大队会计，时任公社皮鞋厂当厂长。他放水疏于看管，不小心把水放下了河，父亲巡查到了，他气愤填膺，怒火万丈，翻脸不认人（准确说是在他原则面前人人平等），痛骂侄子（不识字的父亲有时骂人很粗鲁）说，还当了8年兵、3年生产队队长，还是个共产党员、一厂之长，你长没长人心？这么天旱少雨，这么好的水，你放下河，你就是不该用水，也不该吃米！见对方不以为然，父亲更加上火，反唇相讥道，啥？你不可惜我的水，那我也不可惜你的皮鞋，信不信？老子我赶几条水牯牛去你的皮鞋厂房跑几圈，看看你是啥感觉？！

父亲心疼他的水呀，下了河，白白流走，没有流入那些干渴的农田。父亲是认真的，是严谨的，是兼顾了大小6个社组的几百户农家利益的。他咋不心疼，不气壮，作为长辈、老队长、老党员，他也有权教训这些置国家集体财产于不顾者。

父亲的管水库，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个标志，就是群众的一句公道话，再也找不到田老汉那样的人了！

然而，父亲老了，再也不能为群众办事了。他一生公正廉洁，无愧于心，值得自豪的有许多，但他最看重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不幸于2005年1月24日得急症去世，我们虽没听到他的临终遗言，但已铭记他生前多次说过“要把全村的党员给我请齐”的重要交待。出殡那天，受邀来的9个党员，代表全村包括患病和外出的20多名党员，齐刷刷地站立一排，向父亲表达了最沉痛的悼念，县、乡党委也送了花圈，家乡人民特为他做了一朵全场最大的花圈，以彰他这位心系人民群众的共产党员的功德。从父亲的种种表现，我分明看见，他始终牢记自己是名共产党员，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公而忘私和群众至上的高尚情怀。村委领导致悼词说，三田是位好干部、好党员，一心为公，为民办事，心系群众，是人民的公仆。这是组织给父亲的最高褒奖，也是他享受的最高荣誉。父亲啊，你是党的人，是一位人民的好公仆！

故乡的行走

□ 任国富

故乡在川北，处于龙门山断裂带，山势落差大，骤起骤落，崇山峻岭，自古以来行走困难。老家原名达摩戍，后易名大木树，现在叫大朝。古蜀金牛道穿境而过，历代过往的官员与行人皆视为畏途。他们将此作为“蜀道难”的经典标本不断地写进自己的诗章或笔记里。县志里多处记载着开山凿径与行走的艰难。如今，古驿道遗存的皇柏古树、青石板、拦马墙和摩崖石刻以沉默的方式，昭示并见证着这一方水土行走的过往。

民国二十四年（1936），川陕路改道，故乡的驿道便渐次弃置冷落下来，仅供乡里人往来行走。故乡与外界的密切接触由此逐渐疏离。芳侵古道，翠接荒林，人们往来全部依靠山间的羊肠小道。行走难，信息自然闭塞。老乡赶集交易个农副产品、打铁加钢、称盐打醋、扯布割肉啥的，都要到邻近的场上去，到最短的沙坝河场也有20来里，且是缭绕深曲的山路。到远一点的宝轮院或者剑门关场有三四十里的路，常常是起五更，摸三更，两头不见天。小学毕业时，我患上了关节炎，到剑门关的卫生院去诊治，医生要求照光（透视），夜间才有电，等到检查完毕后已是晚间9点多了。走出医院，四野悄无人，伸手不见五指，哥哥领着我从山间小路往家赶。路，全部隐藏到黑暗里了，看不出一点名目来，只有估摸着来，深一脚浅一脚，要么蹈空，要么踩虚，磕磕碰碰不断，有时还跌一个大跟头。在黑夜里摸爬着，30多里路，加之兽叫鸟鸣，着实吓人，不知要走到啥时候才能到家。没有办法，只好在半路上去投宿一个人家，随便住下，天一亮了再回家。

山间小路极其脆弱，遇到洪水多被冲损。老乡们总是与灾害进行着“拉锯战”，屡毁屡修，没有底止。离我家不远的山下溪沟上有一座平板石桥，叫“平安桥”，是四面八方老乡捐积功德而修建的，一墩两孔，敦实厚重。在桥头的石窠下树有石碑以作纪念和表彰这种善行。但是，自我有记忆起，由于山林砍伐植被毁坏较重，几次发大水都将好几吨重的桥板冲垮下去。老乡缺钱，但不缺气力。社里主事的老头是一名老党员，从解放以来就是队长。他公正、实干、不计较，老乡都服他。他领起个头，招呼一声“明天修桥去”，大家便一呼百应。不用更多的安排。次日，一大早，老乡们便带着绳索、钢钎、抬杠、铁扣之类的家伙上阵了，仅一天时间，水毁的石桥便又完好如初。为了乡间的行走，没别少费神。

20世纪70年代，我上小学。受邀到同学家里去玩。同学回家要经过一道岩坎，俗名叫“麻拐子岩”，是悬崖凌空的一条小路，意思是说只有麻雀才能飞过去。我们行走时，腻滑的小径仅可落脚，

要拉着崖壁上打桩绑缠的藤索，以防掉下深涧里去。其时，只觉得新奇好玩。后来才晓得，那些崖壁上打的桩、绑缠的藤索，为防腐朽带来不测，是每两月都要更换一次的。“多麻烦啦，到时都要换。”同学的父亲说，“这些活路，都是队里的党员包下的。”“哦，那背东西不是更难了？”“有啥办法，队里代销点的煤油、盐巴和日用品，都是党员带队去背回来的呢！”我吐了吐舌头，真是不简单。这次行走给我留下了永难擦掉的记忆。

乡里退休的一位老党员回忆，1969年修建蓼叶沟水库：“全部靠人工肩挑背磨。数十吨的河沙、水泥、石灰等物资都是人工从昭化背或者抬到工地的。”须知，漫长的山路40多里。为解决山区行走难，乡党委、政府请示广元县委同意，1972年，修通昭化至大朝乡的泥结石公路，全长18.98公里。为了修通这条路，乡里的党员组成突击队，自带被子、口粮、工具，进驻工地开山凿石。全公社500多名民工自带口粮、蔬菜、被盖、工具等云集工地投入建设。远处的就住在树枝茅草搭建的棚子里岩窠里，近一些的借住在沿途社员的阶廊下屋檐下，天当房子地作床。吃冰碴饭，喝酸菜汤，烤疙瘩火。党员带头到最艰难的陡岩湾作业，吃苦在前，清杂灌，砌保坎，回填土石方。腰系绳索在悬崖上打炮眼，施行爆破。手脚皴裂开一个个血浸浸的口子，旧伤没好又添新的，谁也不曾喊过累叫过苦。社员们热情高涨，干劲冲天，工地曾流传着“烤的疙瘩火，睡的棒棒床。修的万年路，运的子孙粮”的歌谣。这条道路修建后，逐渐为老乡打开了一道瞭望外界的窗口。供销及大宗物资的运输即可用汽车了，结束了供销社供应物资人力背运的历史。但由于路况险峻，多年来一直不通客车。居民出行偶有搭货车的，客运混装较为普遍，我们叫“搭飞车”。遇雨雪天气，车辆停止通达。在故乡的这条泥结石路上，我走过很多次，路漫长修远，置身其中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翻过了一山又一山，走过了一湾又一湾，步行到区公所要马不停蹄地走4个多钟头，“搭飞车”也要颠簸两个多小时。行的疲惫，走的困乏，苦不堪言。

我在乡小学当教师，已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时当雨季，雷鸣电闪，暴雨倾盆，山洪肆虐。天黑下来，只听到山洪雨注的嘈杂轰然。后半夜，黑漆漆的，街道上突然传来一阵鞭炮的声响，顿感心惊毛乍，一种不祥袭来，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我猜测着。第二天一起来，消息就传来了。邻居告诉说，原来是孟江村的媳妇遇到难产，孩子生下来而胞衣不下，大出血，住到乡卫生院又无手术能力，打电话到宝轮二医院，因为山洪暴发救护车上不了山。无奈之中，家人只好央人冒雨抬着产妇，披搭着塑料布，连夜摸山路送往二医院。雨夜的山路有多难走，真的是难以想象。失血过多，医院已无回天之力，年轻的产妇终是没有抢救过来。悲剧，缘于故乡的行走困难。山路坎坷，虽然只有40多里，但那一刻，我却感觉到无限遥远超过了千万里。

故乡，行走难，一度被外界视为蛮荒，成为落后不开化的代名词，避之犹恐不及。一脉不通，周身不遂。人员难进，人才难留。老乡着急，群众盼望改观，望穿秋水。乡党委、政府痛下决心，四处奔走，打报告，写请示，动员群众不等不靠捐资修路。

故乡是古蜀道金牛道黄金路段，古驿道保存完好，历史文化遗址遗存众多，旅游资源富集独特。然而，由于行阻走难，致使这些资源养在深闺人不识。行行重行行，解决行走日益成为首要主题。

春风吹拂，党的阳光普照着故乡的土地。一串串数字佐证着故乡行走的巨变，一个个脚印记录着爬坡上坎的艰辛。

20世纪80年代，在广元市文化局和建设局的指导下，恢复了云台山川主庙等文化景观。乡政府成立了云台山风景管理委员会，修复了大朝场镇至云台山的石板步游道。20世纪90年代，争取项目支持，修通了赶场垭至云台山脚的水泥硬化路3公里，并建停车场。1992年，争取川北石油队扶持，修通大朝乡至剑门关的泥结石公路13公里。2001年至2005年，广元市元坝区开展交通大会战，乡党委、政府指导村社通过一事一议等办法，人平集资300多元硬化了境内公路。21世纪00年代，全面修缮古驿驿道、古桥、古建筑，挂牌保护驿道古柏。修通大朝场镇到寨子山石板步游道3.5公里，并开发野营营地项目。2008年，全乡群众筹集石料款38.4万元推进大朝至剑门关旅游公路建设；集资13万元，整合

项目资金77万元，完成新凡村2.1公里、五堆村1.7公里水泥硬化路建设。2009年，完成昭剑旅游公路18公里油路摊铺；群众集资60万元，硬化村道8公里，整治村道3公里，新修社道2公里；拓宽云台山景区公路2公里；成都铁路局帮扶，硬化牛头、五堆、新凡村村道7公里。到此，全乡6个村有5个村完成村道硬化。

大山深处，日夜传来机械的轰鸣；溪涧悬崖，常看到开山破土的身影。行走的空间，一天天潜滋暗长；行走的路线，一年年渐成网络。2010年，修通昭化过大朝乡至剑门关的旅游公路，并黑色化，全长30公里。旅游公路黑色化极大地改变了故乡的行走境况。市旅游局投资1800万元恢复大朝驿，投资120万元建成民俗文化广场。市区投资140万元在昭剑旅游公路修建停车场6个，旅游厕所2个、观景台3个。投资150万元修复古驿道4千米。新发展农家乐10家。2011年，新建云台村、寨子山旅游步行道2公里。规范发展农家乐20户，住宿接待600余人。建设停车点6个，可停车120辆，新发展旅游商品示范户13户。道阻且长的窘况一去不返。

党委决策指方向，众人拾柴火焰高。2012年，筹劳5200人，以资代劳26万元，硬化村道4公里，整治泥结石道路20公里，恢复水毁道路7公里。开通大朝至元坝客运班车。从昭化至大朝，从大朝至剑阁畅通无阻。中小型货运车辆从少到多繁忙起来，摩托车、居民小汽车自由往来。个体货运快递捎带渐成时尚。道路四通八达，连接到村村社社，延伸到家家户户。

党委、党支部还有众多党员，是他们俯身大地的行走，带领群众绘制了故乡妩媚的曲线。2013年，区乡党、委政府大力推进乡村道路建设，各村都接通了到村委会的村道，并用混凝土硬化。2014年，硬化通村公路5.7公里，连通了松宁村到沙坝的断头路。开挖大朝到朝阳乡柏杨村道路基础3公里。2016年，完成高庙大桥“溜索改桥”项目建设。硬化通村公路5.5公里，其中孟江村1.2公里，大树垭1.7公里，牛头村2.6公里。2017年，硬化通村公路8.38公里，加宽村组道路4.2公里，建设入户路10公里。2018年，争取发改、交通、建设、国土等部门道路建设指标，全年共硬化村社道路6公里、入户路超过10公里，达到了社社通硬化水泥路的目标。

驾车回到故乡，站在乡间的停车场，我举目四望，屋舍俨然，黑色路蜿蜒飘向山外，硬化路温柔缠着山峦。我是从故乡走出来的，熟悉她的每一根血脉每一个毛孔。30多年前，脚力行走，用脚步丈量大山，举步维艰，疲乏中昂扬着坚韧。20多年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泥结石道路渐次开凿，实干里提振着进取。10年前，旅游公路开建，摊铺油路，混凝土硬化，年增月进，起先步行4个多钟头的山路乘车只需40分钟就到了。车行人走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近年来，故乡打造乡村生态旅游，举办大朝年猪节、第二届柿子节，吸引近万人参加活动，接待游客1万多人次，实现旅游年收入560多万元。利好的消息还登上中央电视台、四川日报等媒体。恢复云台山、牛头山庙会等传统文化活动；推出大朝腊肉、无公害乌金猪肉、跑山鸡、木耳、黄花、牛头柿子、冬梨、大朝驿炰汤宴、农家乐“九碗加一品”等特色旅游产品；主动融入并参与举办中国蜀道三国文化节、走蜀道国际马拉松赛事、牛头山健身等活动。行的人气，催生了业态的拓展与生成；走的商气，带来了产业的兴旺与充实。

隔壁的堂兄已70多岁，仍被选为村党支部委员。3月的一天，我到他家吃他孙子的喜酒。故乡山峁的停车场上停满了好多小汽车。行走的硬化路直达院坝。院落里张灯结彩，鼓锣喧天。堂兄一脸笑意舒展着岁月铭刻的沧桑。“老弟呀，要不是行走方便，老乡们咋能及时回来。70多年了，我一路走过来，只说一句实话：共产党好，共产党的政策好！”他颇感欣慰地说道。

党的光辉照故园

□ 文军贵

我的故园位于秦巴山脉的末端，原本是一个与三县隔河相望的偏僻小山村，信息闭塞，交通困难，离周边哪一座县城都是山高水远，往来不便。

新中国成立前多少年来，祖祖辈辈都在这块贫穷、沉寂的土地上过着靠天吃饭、刀耕火种的艰辛日子。他们筚路蓝缕，饱经风霜，斩荆棘，住陋室，吞野菜，拓荒地，盼望着有朝一日也能改变大山落后面貌，也能像城里人一样过上像模像样的美好生活。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光辉洒照在故园的土地上，勤劳朴实的乡亲们在党的号召下，开启了战天斗地、气壮山河的新征程，他们宁可苦干不愿苦熬，和全国人民一道干劲冲天，激情澎湃，撸起袖子建堰塘，造梯田，修公路，发展集体经济。一个古老的村庄焕发了亘古未有的生机与活力。此后，故乡的老百姓再也不用靠天吃饭，祈雨栽秧。那几座中型水库依次镶嵌在岭岭并列的沟壑之中，坚实地保障着故乡百姓可以戴着草帽耕田插秧，在稻浪翻滚的八月热火朝天地收获着沉甸甸的稻谷。在那五谷飘香的丰收季节里，父老乡亲们真正感受到了在党的温暖怀抱中翻身做主人、人定胜天的幸福和快乐！

虽然在那些岁月里，乡亲们也修了一些里程的公路，但由于条件的限制，处在山梁上的一、二、九队用锄头、铁锹挖动或用石头填埋可以修出一段公路来，其余生产队遇到悬崖峭壁的地方，人们也只能望崖兴叹。虽说有公路，大多是断头路，整个村庄犹如一座被人间遗忘的孤岛，无法顺畅、便捷地与外界相通，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们村庄山梁上九队的海沃特猕猴桃集体经济园已具规模，在全县山区中独树一帜。那个猕猴桃园光照充足，土壤深厚，气候适宜，猕猴桃口感很好，就连当时我县公务缠身的县委书记赵洪银同志也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不顾路途偏远，不畏舟车劳顿，欣然前往视察此园，并对苦心创建、经营猕猴桃集体经济园的队上干部大加赞赏。可惜由于当年农村山区交通不便，道路蜿蜒，那些购货商来了一次就不愿来第二次，致使猕猴桃园累累硕果全部烂在枝头，连喂猪猪都不吃，随后老百姓忍痛割爱砍掉含辛茹

苦培植起的猕猴桃树，种起了玉米和马铃薯。由于交通原因，随后各生产队有一定规模的药用栀子树园、雪梨园、川芎园等集体经济园相继在这片土地上带着哀惋之情，走向历史的深处，随之代替的是一片片菜园和麦地。

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们那个“牛饮三县水，四县闻鸡鸣”的故园在党的关怀下调拨了足量的雷管和炸药，村庄干群勠力同心，克服艰难险阻，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彻底修通了山下几个生产队的断头路，整个村庄在天晴的日子里还是可以请车把山外的东西运进来，把当地的大米、核桃、土豆、红薯、生猪等绿色产品运到山外的世界。可一遇到下雨天，那些陡峭险峻的公路泥泞深深，车一开到上面就会打滑，翻车的，车轮陷进泥潭的，时有发生，那些到过我们村庄的司机一提起我们那个百步九折、道路凹凸的地方都望而却步，不禁生发出恰似李白在《蜀道难》中写到的“以手抚膺坐长叹”的那种悲苦之感。

可就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我们故乡的老百姓都永难忘怀党的恩泽，因为当时即使物质那么匮乏，经济何等紧张，组织上还专门挤出资金修建了几间宽敞明亮的土木结构的教室，购买了结实平滑的木质桌凳，聘请了几名爱岗敬业、功底深厚的代课教师，让知识的甘露滋润着懵懂无知的山里娃们的心田。一个个争气的放牛娃、打柴妹顺着老师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一批又一批地爬出了大山沟，飞向祖国的四面八方。为此，我们那个村庄几十年来一直被全镇评为“重教兴学之村”，不仅几乎家家户户都走出了一名大学生，而且还有一名在大学教书的堂姐的孩子考进了清华大学王牌专业；一名普通的山里娃在祖国边防部队当兵时，勤学不辍，矢志不移，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军事院校，后在部队里成长为大校；多名勤奋朴实的学子在淳朴民风和良好家风的熏陶下，上了985大学，读了名校的研究生，正在为国家奉献着自己的青春芳华，展示着自己的人生价值。试想，如果不是党对贫困山区的深切关怀，这片曾经沉寂的土地会如此人才辈出、文风盛昌吗？

近年来又在党的“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下，我们村庄由党组织安排苍溪县农商行对口扶贫，在对口帮扶单位的倾力、倾情、倾心帮扶下，在全村老百姓的齐心协力、攻坚克难下，我们村庄更加焕然一新，今非昔比，彻底甩掉了“贫困村”的帽子，乡亲们过上了甜蜜、惬意的小康生活。朋友，如果您如今行走在我的故园里，看不够的是那一条穿村而过的省道路和条条洁净的水泥村道路像巨龙一样盘绕在山间，连接着附近属于革命老区的几个县市；一幢幢设计别致的小洋楼点缀在苍松翠柏间，熠熠生辉；一个个由返乡创业人士建立的猕猴桃园、苗圃园规模宏大；一根根长长的水管把清澈甘甜的自来水引进了百姓的家中；一根根天然气管道铺进了普通乡里人家，更清洁、更方便的天然气代替了曾经煮饭、烤火时烟味呛人口鼻的秸秆枯叶；那个秀美葱茏、和谐富裕的村庄处处充满了欢声笑语。

现在每逢节假日从大老远的地方回到故园后，没有了昔日路途遥远的忧伤，没有了曾经车辆颠簸的疲惫，没有了以前满目萧瑟的叹息，坐在佳木环绕的庭院里，回响耳畔的是几县交界处的高音喇叭里传来的时政新闻和优美歌声，映入眼帘的是那一只只在故园的蓝天下展翅翱翔的白鹤，还有那在林间嬉戏的小松鼠……

征衣未解再跨鞍，砥砺奋进开新局。站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上，喜听着党的“推进乡村振兴”的嘹亮号角的强劲吹响，我对故园的绚丽明天充满着信心和期待，因为党的光辉永照故园！

翅　膀

□ 廖清德

人生小时候有求学路，长大后有创业路。为谋生路、找出路、开新路，一生奔波在路上。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大集体生产的那个火热年代，家乡人民用一双手、一副肩膀、两只脚，挥舞着锄头、钢钎、铁锤……最原始的劳作方式，破冰雪、顶烈日，战天斗地，修筑了一条省道路——苍（溪）巴（中）公路。这条路蜿蜒穿过我们大队的两个生产队，公路上隔三差五驶过一辆大货车，车身后扯起一道长长的泥灰幕。公路边的庄稼、树木，野花野草常常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大队部修通了机耕道，在一个崖口与刚通车的省道路接上头，大队里的一台手扶拖拉机不时在上面颠簸。

汽车清脆的喇叭声，“突突突”的拖拉机跌跌撞撞，给古老的山村送来了一丝现代气息。这也是我早年记忆中的路。

20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商品经济活跃起来。村里的人调肥猪、卖苗木、卖药材、交公粮……全靠“11号车”驮负背篼、扁担，跋涉三五七八里山路，走到省道路上的一些三岔路口方能装车运输。乡村公路跟不上老百姓发展致富的脚步。形势逼人，政府一次次组织群众开山碎石，加宽加厚省道路和乡村公路。但大多还是泥石路，坑坑洼洼，车辆走一路蹦一路“迪斯科”，坐车的抱怨“坐个车簸起多高，人都快散架了”。夏天雨水冲刷或到了连续阴雨季节，一些路段两边的车辙更加凹陷，中间凸起的那道梁更加突显，有经验的司机常常把车轮胎架在路梁上走，可一不留神，车轮胎打滑陷进车辙泥泞，动弹不得……糟糕的路况，让行驶在路上的车辆遭尽了罪，人也跟着遭罪！

当年生活的浪潮把我推到广元扎下了根。从老家到广元不过120公里的路程，坐班车一个单趟需要六七个小时。逢年过节来来去去，凌晨三四点钟就要赶到车站排起长龙买票候车，哪顾得上冬天的风，夏天的雨。40座的班车往往挤上六七十人，一车人像插苞谷一样，密密匝匝，有时憋得人想跳车。遇上恶劣天气或是车辆抛锚，在路上当“山大王”走上一两天，这样的“尝试”也是有过的。回想起这些点滴和个中滋味，至今让人心里发堵！

路是连接外界的通道，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翅膀。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开山拓路的历史。

到了新世纪、新时代，人民迈上民族复兴新征程。迎着脱贫攻坚的号角，广元干部群众戮力同心，大力兴办交通事业。年轻的广元早修建了机场，通上了飞机航班，航线日渐增多，“千里江陵一日还”不是梦了。宝成铁路一条条巨龙跨河钻山半个多世纪的风采，西成高铁开张就占了上风，把“细雨骑驴入剑门”的诗句改成“细雨高铁入剑门”，放翁大诗人在泉下也许会颔首称是。京昆高速、兰渝高速、广巴高速在广元纵横交汇。广元市城区完全形成到县区一小时的交通圈。广平高速、苍巴高速建设如火如荼，通车计日可期。市境内还有绵广高速复线、青（川）剑（阁）高速等动工修建在即。20世纪修建的国省干线全部加宽整修成等级公路，清一色的沥青路面像一条条墨色丝带，系着一串串往来穿梭的车辆，欢快地舞动在绿水青山间，与袅袅炊烟飘逸缠绵，就是一幅幅赏心悦目的画卷。广元市区东西南北修起了二环，快速通道批次建成，进出城区的瓶颈已成通衢。广元红岩港，万吨巨轮从这里顺嘉陵江而下驶往重庆，通达上海。“广元造”可搭乘欧洲班列走向世界……

广元构建起了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体系。北向东出的“桥头堡”名副其实。蜀道难的千年历史从此翻篇！

节假日早上起床给老家的父母亲通个电话，从广元无论自驾车还是坐班车回去，父母亲的早饭不过刚刚端上桌子。山里的村道路加宽了，通社连户路也摇身硬化成了水泥路。村里的路像一张网，把各家各户联在一起，把土地稼穑连在一块。家家户户的小轿车“一脚油”就开到了自家小院门口。在老家听几个姑姑讲：她们的儿女有的在深圳、珠海安家，有的在宁波、温州立业……这些长辈说她们来去这些地方当天可打来回，像赶场一样。

路丈量着我们的脚步，给我们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我们要走出时代的跫音，我们要努力飞过。

跟党走　越走越幸福

——写于党的百年华诞之际

□ 范　丽

2021年，是党的百年华诞，也是我进入知天命的年龄。自记事起，就知道是党带领我们走向新中国，亲历了祖国从贫穷到强大的巨变。自己也不曾蹉跎岁月，始终坚持努力，奋勇前行，虽历经风雨沧桑，也有所收获。1991年7月，我来到广旺机制公司工作，并成长为企业中层管理人员。2016年8月，我当选为广元市党代表，2019年1月，我又当选为广元市妇联代表。

1972年6月，我出生在川北农村。那是一个基础条件差，生活贫苦的时代。犹记得，没有电，晚上只能伏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熏得满头都是煤烟。削铅笔不能削到笔芯，写一会要转动下笔杆，可以增加使用时间。没有娱乐设施，课间和同学们打沙包、跳绳、捉迷藏，课外割猪草、放牛、挖野菜、摸鱼抓虾，就很开心。没有电视电脑，为了看场露天电影，要打着灯笼火把，连续走几个小时。那时的生活，就像春节联欢小品说的：通讯靠吼，交通靠走，治安靠狗。那时人的精神面貌很好，男女老少常聚在一起吹牛、聊天、讲故事，场面宏大热闹，虽然乱乱哄哄，却也十分惬意。日子虽然过得紧紧巴巴，但有好吃好玩的，都要和左邻右舍分享。不像现在，楼上楼下，虽然有了电灯电话，也很少来往走动，互不相识。

时光进入20世纪80年代，人们享受着改革开放、土地承包等大好政策，全国上下劳动激情高涨，生活日益好转。富裕点的家庭添置了电视机、收音机、自行车等高档物件。个体户、小卖部、万元户等新型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人们的视野宽阔了，梦想多了，思想丰富了。生长在农村的孩子，为了走出大山，早日结束“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主要通过考学、从军、顶班几条路，蜕掉农皮。因此，除了农忙，大人很少让我们去田间地头，而是鼓励我们多读书，读好书，依靠知识改变命运。我也一样，从小被父母严苛管教，幸好成绩尚可，满墙的奖状，当班级干部，经常被表扬，然后进入中专，成为学生会干部、绵阳市三好学习生。通过努力，终于走出了大山，坐上了火车，住进了楼房，吃上了公粮，毕业后分配到国营企业，端上了“铁饭碗”。

到20世纪90年代后，在党的带领下，祖国的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衣食富足，手机、电脑、别墅、轿车涌入寻常百姓家。柏油路村村通，飞机、高铁、航运四通八达，人人安居乐业，追求健康、时尚和幸福。这期间，企业和个人也得到发展，昔日的广旺机修厂，先变身为广旺机制公司，后来发展为川煤机制公司，一步一个台阶，在人员减少的情况下，产值从初期的300多万，增至6000多万，效率效益得到极大提升。曾经的小年轻，1998年7月正式成为党的一员，从操作员、技术员到工程师、高工，从事过生产、销售、技术等工作，逐渐成长为企业中层干部。曾经的傻丫头，在岁月磨砺下，洗尽了青涩和浮躁，变得自由、自立、自强，更懂得包容、理解和珍惜非凡意义，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有滋有味，诗情画意。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幸福生活美。几十年来，我不曾忘记热爱党、跟党走、听党话的初心信念，在党的光辉下，自己一路向前，不负时代，不负韶华。我相信，在党的带领下，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我们的祖国会越来越强大。

成长路上引路人

——我的入党故事

□ 王映武

1985年秋，我19岁，从基层供销社会计岗位考入了四川省供销社成都干部学校财务会计专业，进行两年半的中专学习。这期间，有幸在几位长辈的引领下，我个人思想觉悟也由懵懂走向了成熟。他们是我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我感恩他们，永难忘怀。

大舅启蒙

大舅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参加过抗美援朝，在北京某兵工厂工作过，时任成都420厂工会干部。入学那年，当我扛着木箱陪着晕车的外婆在火车站台茫然无措时，是他及时地把我们接到了他家。小时候，在外婆家看到镜框里那张大舅戴着红五角星棉帽，胸有“中国人民志愿军”标识的半身黑白照时，脑海里总是浮现黄继光、邱少云的英雄故事。我虽与大舅少有接触，但记忆中充满了对他的崇敬。哥哥考入大学那年，他还专门来信，鼓励我们几姊妹要向哥哥学习，努力考北大清华。这次在我辍学后又能再入学，他高兴。那几天，他看了我的团员证和团组织关系介绍信，给我讲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我们的学校在郊县，离市区约30公里，大舅把我送到了学校。办完入学手续，我送他出校门。他在学校的吊牌前对我说：“这里是供销社培养干部的地方，当干部要入党才能有所作为。”当时，我对他的话并不多在意，只想一定要珍惜难得的机遇学好会计专业，毕业后干好本职工作，争取能接替快退休的老股长。

开学以后，我们频繁地通信交流。在大舅的指引下，我注意在学习生活中积极表现，担任了班团支部书记。大约过了半学期的一天中午，大舅推着那辆锈迹斑斑的永久牌自行车突然出现在了我面前。我们在校外小河边的竹舍喝“三花（三级茉莉花茶）”，他送我一本红色塑料皮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说这是他使用的，要我抽空学习，争取早日入党。当时我仍很茫然，觉得这事离我实在太远。在此后的通信中他总是提起积极争取入党的事，特别强调要熟记党员的八条义务，说下次见面要考我。在大舅的一再督促下，我悄悄地用心学起了《党章》。在这学期快结束时，大舅写信要我去他家。我担心要被考试，埋头背诵了党员的八条义务。果不出所料，在那天晚饭后，他要我默写党员的八条义务，当我交出一字不差的答卷时，他高兴地下楼买回半只卤鸭子要我陪他喝杯小酒。借

着酒兴，他说希望我做一个又红又专的人，“红”要争取入党，“专”要学业优秀。

第二学期开学不久，我收到了大舅寄来的一封厚厚的挂号信。里面是他写给我的入党申请书范本，内容为“个人简历、家庭主要成员及社会关系、对党的认识、入党的动机、入党的态度”5部分，后面还详细说明怎样去向班主任老师汇报，怎样递交申请，怎样加强党的知识学习，怎样按月向党组织汇报思想，怎样接受组织考验云云，循循善诱。大舅是我的入党启蒙人。

陈主任培养

我们这届200多名学员都是来自全省供销社系统在岗的干部或“准干部”。我所读的财会班学员年龄偏小，多为“准干部”，无一人是党员。企管班、“川大”专科班的学员在工作单位大多是“干部”了，不少学员已有党员身份，班上都建立了党支部。1986年3月，当我把入党申请书呈送给班主任吕老师后，学校党组织决定由企管一班党支部接收，并负责具体培养工作。企管一班的党支部书记陈主任，时年30多岁，阳光潇洒，入学前已是某县供销社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在全校学员中属“高干”了。

陈主任是个体育爱好者。乒乓球桌前，他习惯侧身发下旋短球，寻求前三板抢攻，以“狠”出名；篮球场上，他炫“国家二级裁判”的范，总是伴着“嘘——”一声清脆的哨音小跑到犯规队员前，右拳举过头，左掌前伸，两眼直视，待犯规队员举手认罚后，再给大家演示刚才的犯规动作，夸张的演示动作常引得观众阵阵笑声。乒乓篮球也是我的所爱，因此我有较多机会跟陈主任一起切磋练习。一天晚饭后，我们在校外小道上散步，陈主任告诉我他是我的入党培养人。

按照入党流程，我知道党组织对我的考验开始了。我与陈主任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每月都要向党支部写一份思想汇报，主要是汇报学了什么、做了什么、想了什么。陈主任总是给予我热情的鼓励和指导，还安排我参加企管一班党支部的组织生活。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陈主任对我悉心指导培养，使我终生受益。一是学懂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拓展《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学习，考试取得优异成绩。二是树牢了党员先锋意识。共产党员必须忠于《党章》，永葆先进性，要经得住考验。三是增强了组织领导能力。被学校表彰为优秀团支部书记，跟着陈主任在篮球上当副裁判，用“川普”登台参加读书演讲比赛，文艺专栏上“风华正茂”的毛笔字又大又黑，成为学校有名的活跃分子。在第三学期开学不久，陈主任告诉我，党支部已将我作为发展对象，他和吕老师是介绍人，下一步将与我工作单位党组织联系，函调政审材料。希望我再接再厉，接受组织的考验。得此消息，我心中止不住地欣喜激动，久久不能平静！

寇书记考验

寇书记曾当过乡党委书记，50多岁后调入我工作单位任党总支部书记。考试那年，当我兴奋地把入学通知书拿到单位后，他说单位会计人手紧，鼓励我选择函授方式学习，我急得当众流泪。后来在单位杨主任的鼎力支持下，我才有幸入学的。由于心存敬畏，加之年轻不谙世事，入学后一直未向寇书记汇报过思想和学习情况。

第三学期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以一个入党积极分子的标准要求自己，接受组织的考验。直到这学期放假时，陈主任告诉我，学校发给我单位的政审调函未收到回复，要我假期回单位问一下情况。

放假回单位后，我诚惶诚恐地询问寇书记，他说未收到。

第四学期，陈主任告诉我，学校又先后向我工作单位发过两封调函仍石沉大海。当时我想一定是组织在考验我，入党是大事情！自己要沉得住气，哪有一个入党积极分子老是找单位领导要政审材料呢？一定是自己还不够优秀，或者政审中还有什么问题。这学期末，学校发展了3名预备党员。我不在列，一度怅然若失。陈主任、吕老师鼓励我不要气馁，振奋精神，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他们愿意继续做我的入党培养人、介绍人。

第五学期，毕业季到来，学校的重点是组织学员实习，不再计划在我们这一届学员中发展党员。离校前，在吕老师办公室，陈主任拿着厚厚的一叠资料对我说：这是两年来你申请入党的相关材料，学校党组织已作了符合预备党员条件的鉴定，由于差政审材料没有完成对你的发展；这些材料装入你学籍档案，回单位后要及时向单位党组织汇报，不懈追求，接受组织的考验，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毕业后，单位很快给我分配了两个部门的工作，一个是商业会计，一个是商办工业会计。那时记账算账报表全凭珠算手工，我一人独当两面，加班加点，任劳任怨。单位党组织重新确定了政工股长、办公室主任为我的入党介绍人，继续对我进行培养，我经常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1989年元旦刚过，当我圆满完成上年度两份会计报表，心情喜悦之时，寇书记对我进行了一次谈话。那天，他是从抽屉里拿出学校寄来的3封信函让我看后才谈的，主要意思是：入党是一件严肃的事，个人将增加一条“政治生命”，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不同了；入党必须经过长期而又严格的考验，申请人要保证党性纯洁和意志坚定，入党后才能遵守好党的纪律和履行好党员义务；年轻人要树立远大志向，脚踏实地工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接受组织和群众的考验。这次谈话，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增加了党员身份的神圣感和荣誉感，让我牢记终生！同年5月，经过3年半的不懈追求，我终于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1990年5月，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于7月1日参加了全县建党纪念大会。

今天，当我回望匆匆走过的人生路，回味漫漫历程中的苦辣酸甜，更加深切地怀念业已作古的大舅和寇书记，更加诚挚地祝福颐享天年的陈主任，谢谢你们！是你们助我走好了人生之路、成长之路！

入党32年来，我在党组织的培养下，完成了成人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学历教育，经历了多部门工作，成长为处级领导干部。我现虽已退居二线，但对自己年轻时选择的信仰始终不曾动摇。对党忠诚，对党感恩，无愧于人生路上的引路人，我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母亲，我想对您说

□彭 勇

今天，风和日丽，艳阳朗照，一缕霞光映红了遥远天际。

今天，天空是那么高远、湛蓝；大地是那么广袤、空旷、辽阔。

今天，神州大地紫瑞袅袅，长城内外歌声飞扬……

穹隆之下，一群洁白的大雁在深邃、浩瀚、蔚蓝的天空中振翅翱翔。

山呼海啸人欢乐，青山绿水共缠绵。泉水叮咚、清脆悦耳，它们在向世人弹奏一曲扣人心弦的盛世华章……

历史会铭记，今天至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历史会铭记，1921年7月1日至2021年7月1日。百年沧桑，百年风雨，百年风云际会。

党啊，亲爱的母亲，百年来您饱经风霜，艰苦卓绝，穿迷雾，斗豺狼，迎彩霞；百年来您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中国。如今，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您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昂首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执着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历史不会忘记，100多年前，近代中国山河破碎，军阀混战，倭寇横行，民不聊生。西方列强屡屡入侵，我中华民族陷入苦难深渊。1840年开始，英、法、美、德、俄、日、意、澳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犯下累累罪行。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泱泱大国，横遭罹难。

梦魇终将觉醒。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随即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时间曙光乍现。

1919年5月4日，3000余名学生齐聚北京天安门前，振臂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五四运动揭竿而起。

至暗时刻，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和幸福而呐喊、抗争……

东方拂晓，红船启航。

1921年7月23日夜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一座楼房的二层楼里，一群志存高远、肩负民族复兴大业的热血青年在此举行秘密会议。至7月30日晚，因法国巡捕严加搜查，会议代表不得不秘密转移到浙江嘉兴。他们在一条红船上继续秘密会议。这次会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在一条风雨飘摇的红船上诞生，经过28年浴血奋战，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声如洪钟，势如破竹，振聋发聩。在伟人的一挥手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青山在，人未老，"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党啊，您以大气磅礴之势，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您以豪迈之姿，砥砺前行，带领中国和中国人民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绚丽人生。您以海纳百川、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壮举，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诸多领域的全新"第一"：

1950年10月19日，抗美援朝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最终取得彻底胜利。

1964年10月16日，我国在新疆罗布泊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我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

1968年12月，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铁路、公路大桥南江长江大桥顺利通车。

1970年4月，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1980年8月26日，国家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小渔村大崛起，"深圳速度"让世界惊叹。

1992年至2009年，国家建成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跨越世纪，名闻遐迩。

1996年7月1日，离散155年之久的东方之珠香港胜利回归。

1999年12月20日，被割让400年之久的地处珠江三角洲的澳门回到祖国怀抱。

2006年7月1日，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穿越茫茫无人区。雪域高原，天堑通途，堪称天路。

2008年8月1日，我国第一条时速350公里的京津高铁贯通，成了名冠全球跨越时代的城际列车。

2012年9月25日，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开始正式服役。

2012年至2020年，历时8年，脱贫攻坚创辉煌，全国9899万农村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

百年华诞，百年辉煌。

站在百年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仰望星空，憧憬未来。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为了人民福祉，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紧跟着您，又一次起锚远航，开始新的伟大的征程。

盛世中国，只争朝夕。

【百年诗颂】

红土颂歌（组诗）

□ 罗瑜平

这片土地，用“红”这种色泽记载着一段历史。记忆的柴薪燃烧、升腾红色的火光。那段历史，因此熠熠生辉。

——题记

船

是这船，载我们穿越那段历史
穿越船上的炮火和烽烟
把那双挥向前方的大手
定格在这舞台，定格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轴上

这是一艘从此岸到彼岸的船
这是一艘从一个浪尖到另一个浪尖的船
它的桨，从一双手到另一双手，像不断接力的火炬
船歌，是这冲锋的号角，是这隆隆的炮声

这船，载着南湖上黄皮肤黑眼睛铁骨铮铮的誓言
载着井冈山上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载着那双双草鞋翻过的雪山与草地
这二万五千里啊，浓缩成一艘船的距离，也需穷尽我们的一生去行走

山

这是一副高高站立的身躯
从他身上，我闻到了挖战壕修工事流出的汗水的气息
听到了密集的枪炮声中澎湃的血液汹涌而出的巨响
看到了铁锤镰刀斧头簇拥的鲜红党旗下高高举起的拳头

这是一副被血液红透的身躯
在战火中重生成翠柏青松
那些生命前仆后继，涅槃成飘香的稻麦摇曳的高粱
誓词里和煦的阳光翻飞的燕子牛背上的牧童歌出和平盛世

这是一副胸怀大爱的身躯
怀抱华夏子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代繁衍生息
体内坚硬的骨头传承一种精神
那根不弯曲的脊梁铸造出人定胜天的形象

水

你们的身躯躺在岸上，就成了这肥沃的土壤
你们的血液渗透这土地，就成了这水

这水啊，汇聚到一起，就成了这溪
这溪啊，日夜赶路，到了山下就成了这河
这河啊，奔流不息，到了远方就成了这江
这江啊，不知疲倦，要到更远的远方
他说，更远的远方，还有大海

你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姓氏
这土叫红土
这水叫红水
这溪叫红溪
这河叫红河
这江叫红江
这海叫红海

桥

弯曲，不曾倒下，背负炉火中的炙热钢板
行走于桥的这头与那头
燃烧的血肉冒着黑烟，泛出沸腾的血泡，发出焦糊的味道
这需要怎样的意志与坚强
父母生的血肉之躯啊，高昂的头颅
敲响了一个旧政权的丧钟

多少年来，你与一个英雄的名字紧紧相连
看斗转星移，感时序更迭，顶世事沧桑
熔爱与精神铸成这弓，这宽宽的脊背
渡日月，渡阳光风雨，渡后世子孙，渡家国天下事

多少年来，你与英雄长存，你与英雄同辉
那村，因此叫文焕村
那桥，因此叫文焕桥①

注：①王文焕，1906年出生于苍溪，1931年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6月在县城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捕，面对敌人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壮烈牺牲，时年27岁。苍溪人民为永远纪念王文焕烈士，把他的家乡命名为“文焕村”，把这里的公路桥命名为“文焕桥”。

入党手记（组诗）

□ 梁拥军

理　由

像一滴水，离不开江河湖海
像日月星辰，运行于辽阔天宇
像向日葵，永远追随着太阳
更像儿女，总在危急关头
想念着父母温暖的庇护
为自己遮风挡雨
中国，离不开你。就像鱼离不开水
就像生命离不开空气
就像婴儿离不开襁褓和摇篮
于是，在我心空
你为我点亮一盏信仰的明灯
我追随你，就是追随诗与远方
就是追随梦想与光明
像夸父逐日般坚定
像精卫填海一样无惧无畏

宣　誓

高举右手，就是高举最坚定的信仰
面对，那片如火一般燃烧的
血色的红
面对，那闪烁着理性光芒的
镰刀与斧头
我，在心里呐喊
每一个字都发自肺腑
每一句话都代表初心

既然方向已定
又何惧风雨，何惧坎坷

此生，我将义无反顾
把铿锵的誓言
飘扬成一面旗帜，构筑成一座堡垒
创建成一支先锋队
之后，做坚定不移的追梦人
做无私无畏的殉道者
像凤凰涅槃
只为，把誓言里的每一个字
都转化为行动纲领
只为，把誓言里的每一句话
都诠释成宏伟蓝图
在高举右手的那一刻
我就认定，此生
生或者死，都是你阵营里
那一枚过河的卒子

奋　斗

一生执着于一个方向
我知道，在最黑暗的地方

最容易看到光明

那光明来自马克思主义
那光明来自遵义会议
那光明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
那光明也来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那光明来自一面用鲜血染红的
像烈火般燃烧的旗帜
镰刀的锋芒，令内外反动派胆寒
铁锤的力量，足够把旧世界砸烂

我无法相信这样的裂变
从十三到九千万不过百年岁月
我更无法相信这样的奇迹
二十八个春秋，便换了人间

一个核心，在100年前
攥成了一只铁拳挥向三座大山
三座大山轰然坍塌
而百年之后，还是那个核心
铸成了铜墙铁壁
面对着一切阴谋与邪恶的挑战
中华民族的崛起也势不可挡
你的奋斗历程，已经矗立成了丰碑
谱写成了华章
胜过所有经典与二十四史

一生执着于一个方向
我知道，向着明亮那方
一定会找到太阳

党的光辉耀红城（组诗）

□ 冯显茂

旺苍东河畔，一座新建的红桥缅怀一种精神

经过整修之后，东河蓄水
舟行碧波，人游画中，鱼翔浅底

一座新建的桥梁，横亘于此
桥面建有三层钢筋混凝土仿古建筑
瓦片、墙体、钢柱
被一种中国红渲染

让这个连接两岸的通道
有了精神，有了灵魂

白天的旺月闸，九孔闸门闭口不语
小城的尘嚣，环绕而过
夜晚，月光与两岸渔火交汇，织成闪烁的碎片
将河面妆成一泓水中的街市
街市中，反复回放着当年红军在旺苍战斗的片断

排除万难，夺取胜利

缅怀，就是一种传承
那些年月，一座桥
是烽火岁月中，胜利的希望
现在的一座桥
是助力脱贫攻坚，百姓致富的连心桥

东河畔的炮声已经消失
新时代嘹亮的号角，又已吹响

一座红城，一座红桥，一种精神
引领人民，谱写砥砺奋进的颂歌

旺苍的每片红叶，都有一个壮美的故事

秋冬时节的旺苍，漫山红遍，层林尽染。
七里峡、鼓城山、盐井河，
五彩缤纷，风景如画！

山上山下，每一片红叶，
都有一个壮美的红色故事。
从崇山峻岭的脉络中，
我读出了，她的一种坚韧。
从蜿蜒曲折的沟壑里，
我品到了，她一腔热血之中的顽强。

红五星、粗布衣、竹斗笠、红缨大刀，
炮弹呼啸，硝烟弥漫，
冒着敌人的炮火，一支队伍，向前，向前进！
用生命和热血，用忠诚和勇敢，
保卫家乡，保卫人民。
川北大地上，谱写气壮山河的历史篇章。
红军的旗帜高高飘扬，红军的精神永远流传！

每个红军故事，都是一首催人奋进的时代乐章。
为什么？人们会久久驻立于此，一直热泪盈眶……
因为怀念、眷恋、敬仰，
这片汗浸血染的黄土地，
以及这片土地上的烽火烟云，
还有让人骄傲自豪的前世今生。

红军城，小巷尽头，石板街，
一个人，一群人，一队人，
都在静静聆听，
昔日那急促的脚步声……

群山巍峨，长河奔流，
蓝天上，白云下，
鼓号阵阵，旌旗飘飘，
缅怀先烈，继承遗志，
年轻的队伍，誓言铮铮。

打造红城、绿谷、茶香、古道，
优化一核三带，实现诗与远方完美结合。

党的光辉，照耀红城，
群策群力，致力经济发展，
携手共建，绿谷红城，醉美旺苍！

循着红色的足迹（散文诗）

□ 王清蓉

退休的父亲要去走走看看，循着红色的足迹。乘着和煦的春风，穿越时空，去触摸历史的温度。

阳光刚刚醒来的清晨，在嘉兴，在南湖，那艘从历史深处缓缓驶来的船，穿透风雨，驶过波澜壮阔，在平静的湖面微微荡漾，为世人讲述曾经的过往。

在井冈山，群山莽莽，火红的杜鹃燃烧四野，黄洋界的号角与炮声犹在耳畔回响。八角楼的灯光彻夜亮着，一点星星之火拨开迷雾，燃烧，燃烧，向着祖国的四面八方……

韶山的苍松翠柏屹立百年，历经风雨而愈显遒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少年已远，那座普通的农家小院，迎来多少朝圣的脚步？

烈士的献血荡涤心灵。在红色故都瑞金，叶坪的古木参天，那些劫后余存的旧址，珍藏记忆的老物件，诉说着历史沧桑。通往真理的路，依然明朗！

娄山关被吟诵了千万遍，硝烟与鲜血和着赤水，红了80多年。在遵义，在红旗路，会场上举起的一只只手，托举起黑暗中的火炬，燃烧成引航的灯塔……

父亲如一位热血青年。他把百年的画卷收进眼里，印在心底，再诵读给亲人听。

那些披荆斩棘的人，以生命献祭，拯救苍生。他们以血肉之躯和高贵的灵魂，铺就人间的幸福之路。

在世人的记忆里，他们穿过战火纷飞的岁月，恒久，傲立。

一路走过，父亲总是心怀着敬仰。

百年岁月峥嵘，镰刀与锤头在鲜红的旗帜上愈加明亮。在冉冉升起的朝阳里，那面万众瞩目的旗帜，带领14亿华夏儿女，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播撒梦想，壮美的河山日新月异。

父亲的眼睛里，有火焰，有光芒。

我曾经读过的那些文字，在父亲的描绘里渐次清晰，丰盈为画面生动的场景。

飞驰的高铁带着年迈的父亲，少年时代常为温饱所困的父亲，在安宁闲适的老年岁月里，偿了多年所愿。

我的父亲，往日沉默寡言的父亲，愉快地哼起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那一刻，父亲的脸上，写满憧憬与期望。

大风飞扬

——写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

□ 何党生

这个季节
大风飞扬
我一直在飞

飞到1921
我遇见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
我遇见齐聚兴业路的13名青年
踏上南湖的游船
诞生中国共产党
照亮中国革命的前程
他们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飞到1949
我遇见一位身着中山装的湖南人
他说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他说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飞到1976
我遇见流过长街十里送别的人群
他们的哭声都从内心深处涌出
他们说
人民的好总理
人民想念你

飞到1978
我遇见一位说四川话的长者
他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他说
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
他说
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飞到1997
我遇见香江和紫荆花
他们说
离开母亲太久
是到了该回家的时节

飞到2008
我遇见五湖四海的手
他们欢聚北京
领受了礼仪之邦的情谊

刷新了更高更快更强的愿望

飞到2012
我遇见骨子里蕴含泥土味的领路人
他说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他说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就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飞到2019
我遇见一位领袖
他说
人民大团结是福
民族大团结是福
他说
中国人民奋进的脚步锐不可挡
中华民族复兴的力量锐不可挡
他说
世界和平融合的趋势锐不可挡
中华儿女幸福健康的洪流锐不可挡
他说
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飞到2021
我遇见一块主心骨
他说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迈入新发展阶段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
他说
人民就是江山
江山就是人民

百年春风荡漾
百年长风破浪
奋进的中国共产党永不止步
奋斗的中国人民永不止步
复兴的中华民族永不止步

书写为农之美

——献礼建党100周年　逐梦建国100周年

□ 邱怀文

前后是山，山下是河
朦朦胧胧，迷迷茫茫
多年阻挡山村的出路
留下无奈的记忆

有人走进山里
改变了那里的样貌
有人走出山里
泛起了乡村的微笑

他们把山里的世界和山外的都市
紧紧联结一起
从此山不再高
路不再偏远
生产生活有了生机

不管你对他怎样
他都会向你敞开心扉，诉说衷肠
无论生活对他如何
他都会有坚韧不拔的意志
“用我必胜”的信念

情为民所系，智为民所用
舍小家，筑梦伟业献青春
为大家，风雨寒暑任变换
脱贫攻坚、“千针万线”
他们“绣”出了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强农惠民除穷根
胼手胝足变富人
公路蜿蜒通蓝天
产业延伸入云端
琼楼玉宇绣河山
讯网用水兴家园

不忘百年光辉岁月
铁血丹心跟党走
扬帆远航开启新的征程
集结乡村振兴
追赶民族复兴
描绘绚丽人生

为梦奋进，激情飞扬
勇立潮头，长风破浪
担当为农之干，汇聚为农之智
服务为农之富，书写为农之美
立足本地、面向市场
着手当前、放眼未来

攻重点、破难题、补短板、强弱项
兴科技、抓典范、促融合、提质效
百尺竿头开拓创新，同舟共济风雨前行
到2049年，农业基础固若磐石
设施设备工厂化
不再那么辛苦烦重

农业气象风调雨顺，没有干旱洪涝、没有狂风暴雨
昼夜可管可控，按需调配
农业生产流程化、规范化、标准化
农业产业优质高效、生态安全
农产品加工鳞次栉比
电商物流四通八达、方便快捷，产销两旺

诚信为本、质量至上、安全第一
遵规守法，一以贯之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明显缩小
人在画中、画在眼底
山清水灵秀、农荣民安乐
农村宜居宜业，令人向往

强农惠民激发农户内生动能
产业发展欣欣向荣，产业成效硕果累累
田野变成金土地，农民端上金饭碗
经济收入来源持续稳定
生活甜美丰富多彩
农民富裕富足，让人艳羡

从此，山里山外生机盎然
如诗如画、铺满锦绣
农业农村春华秋实
如火如荼、灿烂辉煌
城市乡村处处繁荣兴旺共盛世
天辽地阔行行同圆中华复兴梦

沁园春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 邓　勇

伟业初开，火继薪传，今又诞辰。忆山河破碎，夷来狄往；旌旗变换，豕突狼奔。洋务维新，中山举义，治病堪怜未治根。谁曾想，借洪荒神力，扭转乾坤。

但凭马列雄文，率百万工农奋斧斤。看驱除外侮，豺狼缩尾；难堪美蒋，台岛容身。百岁为期，富强圆梦，华夏风流与日新。群情洽，唱东方红日，党比娘亲。

建党百年颂

□ 向明月

一

一百年来路漫长，艰难玉汝谱华章。
创新有梦江河水，改革无私日月光。
何以春风布天下？只因浩气满胸膛。
儿孙接力中华号，北斗飞星正导航。

二

一百春秋正耀晖，九州怀抱树依依。
煌煌史册城乡满，滚滚高铁南北肥。
白雪红梅开捷报，友情心愿传亚非。
梦圆世纪争朝夕，海域航天破式微。

三

一百年来一首歌，千山万水竞应和。
春华秋实乾坤顺，地覆天翻捷报多。

四

又是梅花早报春，情思缕缕弄潮人。
当年一曲嘉兴调，融化寒冰走巨轮。

五

万里长征路，百年天地明。
神州春色好，亿众坦途行。
奋斗兴邦业，艰辛报国情。
中华传统在，崛起梦圆成。

六

万里山河华夏根，百年奋斗仰昆仑。
一张白纸画奇迹，四海人心壮国魂。
浴火重生千古颂，同舟共济九州奔。
飞天入地丰收景，大好前程有子孙。

七

几代英豪志不移，神州风貌革新时。
梦圆崛起东方美，万里河山写壮词。

建党百年有感

□ 曹进军

（一）

奋斗百年扬正气，山河一统庆升平。
峥嵘岁月春花笑，欢呼东方旭日明。

（二）

中央全会宏图雄，治国策略步步通。
反腐倡廉力度大，正风肃纪树新风。
生态环保大地绿，丝路花开别样红。
更喜全民共圆梦，中华腾飞指日功。

【三江采风】

三江新歌

□ 曾庆渝

川北明珠广元，有一片新兴的热土——三江新区。这里地处广元城区西部，地涉430平方公里，核心区宝轮片区面积25.69公里，拟容纳25万人口，可谓规划宏伟。2021年4月13日，带着探寻的好奇心，我来到三江新区。

所谓三江，指的是嘉陵江、白龙江、青竹江。三江交汇处属新区核心地带，奇山秀水，风景如画；江边的宝轮镇是广元重镇，经济繁荣，人口集聚；域内交通发达，最早的108国道、宝成铁路，新近建成的西成高速铁路、西成高速公路，还有水陆码头红岩港等，构成了新兴城市理想的交通网络。

江河波涌，斗转星移。凭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三江新区立项以来，一直科学推进：谋篇布局，精心规划，八方出击，招商融资，一点一点把蓝图变成现实。如今，核心区（宝轮片区）围绕“山水城市会客厅、生态康旅新城、产业服务高地”的发展定位，在休闲旅游、健康服务、商务服务、特色商贸、教育产业、科技服务等诸方面全面发力。广元市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已经明确，三江新区将建成高质量发展核心增长极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北翼产城融合的现代化新城。

环顾新区，城市的基础骨架已经形成。宝轮货运南环线全长6公里，双向六车道，沥青路面，宽广平整，蜿蜒伸展，与旁边的青山绿水呼应张驰。它是宝轮环线中的一部分，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宝轮环线全长20公里，沿三江新区核心区的东西南北，围绕两江四片形成交通环线，将宝轮、盘龙、天雄、红星片区相互连通。公用设施正在加紧施工，市政道路四通八达，堤防修建紧锣密鼓，管网工程等各种配套设施同步推进。大型塔吊舞动巨臂，横过来，扫过去，在蔚蓝的天空中书写建设篇章；推土机、挖掘机你来我往，来去匆匆，机声隆隆，大地依照设计方案变得俊俏；建设者们挥汗如雨，忙碌的身影在金色的阳光下，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劳动者之歌四处唱响。漂亮的高楼组成小区，环境雅致，草木葱茏，居民枕着山，靠着水，享受着城市发展带来的美好时光。

三江交汇口的安全坝，地势开阔平坦，具有宽裕的开发利用空间，规划区域2500亩，承载着新城综合开发项目。规整的道路正在抓紧建设，中央绿轴公园、城市滨水公园、限价商品房等项目陆续展开，投资概算28.6亿元。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这片原本不起眼的平凡土地将成为风水宝地，一座崭新的城市将拔地而起，必将成为三江新区的闪亮地标，被誉为“三江之眼”。

为了应对新区快速发展的态势，白龙江大桥的改造2019年正式开工，如今已经竣工，定于2021年5月1日通车。此桥是连接广元主城区与宝轮镇的主要干线，也是三江新区的交通大动脉。大桥原来只有两车道12米宽，现在加宽到六车道36米，设置了专用的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我们眼前的白龙江大桥，面貌一新：桥面宽阔平坦，车道标志规范醒目，黑黝黝的沥青路面泛着亮光；高高的

桥墩排列有序，巍然挺立在碧波深流之中，守护着人车安全。雄伟的大桥飞跃620米，跨过波涛滚滚的白龙江，传递着新区快速发展的讯息。我仿佛看到大桥上川流不息的车辆疾驰而去，仿佛听到西去东来的人们站在桥上观山望景的惊叹声。

据了解，三江新区总体规划构建“一核两带三翼五组团”：核心片区（一核），生态文旅发展带、产城融合发展带（两带），川北医药城、川北材料园、昭化女儿国（三翼），三堆养生小镇、白龙江生态廊、牛头山现代农业公园、嘉陵江生态廊、红岩物流小镇（五组团）。这个规划全面宏大，实施周期也比较长，面临的重重困难可想而知。但是，为了把广元建设成为川陕甘接合部的现代化城市，建设者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把一个崭新的三江新区建设得有模有样，让美好的蓝图逐渐变成现实。

嘉陵江，白龙江，青竹江，三江汇合水深流急风光无限；宝轮镇，安全坝，翰林坝，多地聚宝人气旺盛新城繁华未来可期。听工作人员介绍，2020年，三江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77.74亿元，同比增长26.87%；现在辖区内已经有120家规上企业，年产值400多亿元。这样的规模，这样的速度，书写了广元快速发展的时代颂歌，昭示着新时代广元建设者奋发有为的精神。

一座新城正在崛起。阳光下，微风中，红旗猎猎，施工队伍奋战在多个工地，机器轰鸣，大地苏醒。三江新区加紧栽种“梧桐树”，不断招来“金凤凰”，凯歌嘹亮，带给人们几多惊喜。

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三江新区在国歌声中昂扬前行，建设者们不忘初心，艰苦奋斗，把一座正在崛起的崭新城市作为百年庆典的神圣献礼！

未来之城

□ 杜华赋

三江新区，一个新美、神奇之地。

嘉陵江、白龙江、青竹江三江在此交汇，成都、重庆、西安、兰州四大都市圈的腹心交会地带，衔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关天经济区”的重要节点——建设三江新区，这是百年的历史机遇，更是广元人胆识、睿智、气魄绘就的宏伟蓝图！

建设三江新区是市委、市政府紧紧抓住国家重要战略机遇、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适应全省空间战略调整与变化趋势、建设川陕甘接合部经济文化生态强市的必然选择，是探索欠发达地区改革开放新思路、统筹城乡发展和加强区域合作的有效途径。

三江新区的建设发展，定位于“中心城区发展的主空间主战场和特区”，围绕“三年基础、五年雏形、十年规模、二十年成型”的目标，坚持“以路为轴、组团布局、长藤结瓜、带状开发、点状开花”的规划思路，确立机械电子、食品饮料、有色金属、生物医药为主的先进制造业，生态康养旅游业，以现代物流为主的高端服务业，特色现代农业四大主导产业，努力将三江新区建设成为川陕甘接合部优势特色和新兴产业集聚区、秦巴山区统筹城乡发展示范区、广元现代山水低碳

新城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北翼产城融合的现代新城。

精准定位的战略高度，全新思路的科学规划，得天独厚的发展空间，一应俱全的便利交通，“经济特区”的政策支撑——三江新区，受到愈来愈多的企业、商家的青睐，成为他们做强做大企业、产业的首选之地。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2020年，三江新区城市主骨架已基本呈现，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77.74亿元，比2019年增长26.87%，争取到位各类资金50.75亿元，签约亿元项目3个，到位资金4.58亿元，其中51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完成投资70亿元，占年度目标任务的175%。

四月阳光暖，三江涌春潮。步入牛年，三江人以“六个聚焦”为抓手，牛年奋蹄大跨越——聚焦规划引领、聚焦项目建设、聚焦公共服务、聚焦核心区域、聚焦招商引资、聚焦统筹协调，新区的建设，正如火如荼向前推进。2021年，三江新区将完成重点建设项目投资50亿元。今年一季度，三江人发扬“三牛精神”，开局即决战，起步就冲刺，完成投资超30亿元，迎来开门红。

眼下，三江新区的3000余名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特区”的新篇章，一幅速度与激情的蓝图正徐徐铺展——“两路一隧”累计完成投资约5.7亿元，6月可实现全线通车；亭子湖环湖旅游公路累计完成投资6.9亿元，预计年底通车……从广元动车运用所一期，到紫兰湖井田大桥，再到陵宝快速延伸路宝轮段……今年，三江新区续建项目37个，计划新开工项目25个，全年完工项目预计10余个，完成投资50亿元以上。三江人正满怀激情，加速建设“项目建设主战场、开放合作主阵地、创新基层治理先行区”，加快打造“生态三江、蜀道康城”的城市名片，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三江新区，产业新城，城市新区，一个悄然崛起的新高地，一座世人瞩目的未来之城。

三江新区，打开了画卷

□ 车红梅

雨中，过三江新区

棋局摆开了，落子有声
一核，两带，三翼，五组团
走进去，哪里都是筑梦人

生态走廊，康养小镇，农业公园
红岩，昭化，三堆
……
细雨中，这些遇见的词
个个水灵
每提及一次，便血脉偾张
好章法，总是纵横相依
泼浓墨，书重彩
层层递进，又举重若轻

河流宽阔，桥会为你渡水
南进，西出
或者干脆摒弃方向，跟随一尾鱼
自由自在地行进

平坦的环线，一直绵延
走多久都可以
春风拂面，赠你花开，青草离离
直到天空低下来
白龙江和青竹江
把豪情，都抛出去
嘉陵江等在下游，汇聚也是技法
交付涛声后，一泻千里

往里走，新向标一个接一个
仓储物流，食品加工，企业孵化，新城综合体
安全坝，坪雾坝，土基坝
坝上风景，必有一种令你心潮澎湃
转身，或许就动了心思
置业，安居
更多梦想，落下便生了根

正凝眸远水，一抬头
葭萌的城池近在眼前
累了，歇歇。饮一盏茶
回程走赵家山，红星村
畅通无阻

沿途，画卷再次打开
攥紧的目光，一如初见

白龙江大桥，高过涛声

有了一条江水，就有了此岸彼岸

白龙江，翻山越岭
险境不提
只将灵秀搁置在这里

桥，像手执红线的老人
牵一牵，多远的路都成近邻

江水之上，通，当然不够
宽度再加宽，触角再延伸
主线，匝道，引道
悉数到场
顺接陵宝快速，再接紫兰坝三堆井田
昭化红岩，玉带挽于其间
南岸滨江道，一眨眼
已交通大转换

想到那么多线条交错
就听见汩汩流声，仿佛血液
奔赴于肌体
想到一座桥，可以在人间大展宏图
连接往来
就觉得，世上之事
再难，都有路可循

修桥人，默然其中
穿工装，戴安全帽
喊不出名字，眼里有热爱，从容与自豪
他们说，这江上的桥
都用白龙江作前缀

我知道，这条江水
活在了他们心里
桥，是高过涛声的那一尾翎羽

坪雾坝，生长的事物有好看的样子

余生，我们临水而居吧
迎着朝阳，驾乘春风，回到坪雾的天低野旷
短暂小住也行
水为爱水的人而备，踏浪，浣衣
或者再蓄养一池清水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旧书里未读的诗句
打开就不算晚
再不必一目十行，喜欢的章节可以反复吟咏

水之滨，落霞与鹭鸟
从栖居的唐风宋韵里走来
复苏存封的记忆
桔柏渡偶有放养的马匹，踩过白雾

来低处，打捞月光

草木正赶往春天，孩子们
银铃般的笑声，高一阵，低一阵
你的眼神柔和安详
时间就在这一切里慢下来

在坪雾坝，缓慢生长的事物
都有好看的样子

在土地岭隧道口回眸

站在土地岭隧道口
风从对面来，尘烟退场
雨，轻轻敲打寂静

想念昨日之事，最好的方式
就是在曾经驻足之地，在第一现场
久久伫立，并深深回眸

穿过一道岭，开启一扇门
你开凿的山石，你铺筑的路基
你战过的高温，你历经的寒冬
纷纷出来照面
岩壁上的一粒沙石，近旁的一株灌木
恍然记起，那是曾历经的车水马龙
那是另一个带体温的自己啊
于是对一道岭，一条路
有了相见的亲切，有了要大声喊出来的幸福

此刻，路不止是路
岭也不只是岭
热情与智慧，汗水与匠心
就在这时跃然眼前，光照彼此

这一天，在土地岭
以深情，向建设者无限致意

赤化县苏维埃遗址，瞻仰的脚步密集

细雨打湿记忆。硝烟和兵器退到深处

必须屏住气息才能听见，岁月深处传来
细微的声音
每接近一步，都有光照过来
有时是闪电，有时是雷鸣
有时忧伤，有时壮烈

柳林子，檬子垭，九华岩，广昭战役……
历史在重温里愈加清晰

白田坝，清江村，曹家祠堂
红军水井，红军医院，战火中洗礼的树木
赤化丰碑上的印记
看着看着，泪眼迷离

那些年，信念一旦确定
就会用一生去追随
那些年，漆黑夜里
卑微的灵魂，也要将一豆灯火
举过头顶

瞻仰的脚步密集
后来者，在铿锵誓词里
不断矫正自己的内心

如何出征，如何与生死都放下的人
紧紧相随
一边设问，一边作答
在少年，青年，中年，老年
都需要用这样的雨水和仪式
时时清洗，像门前的清江河
永不停息

三江印象（组诗）

□ 伍国雄

三江的水

掀起了那么多浪，拐了那么多弯
从陕西、甘肃进入蜀地
兄弟团聚，是得相互礼让

沉淀的不止是江水
新区，像养在深闺，被世人初识
它有足够的包容之心
有到了就“不想爹妈”的热情

三江，兄弟们心平气和
完全没有了急流勇进的冲动
当亭子口用坝堤将它拦截的时候
它就知道，这条清澈的江
注定不会让它闲着

三江水养人修身怡情
羁旅之后，才懂得安身立命
一朵浪花
重新发出了亮光

白龙江大桥

一桥跨三江
一头连接新旧交替的主城
一头是新区优雅地崛起

一座大桥，就这样把两岸拉紧
就这样分出古今
曾经数条船的河床上
昭化码头的繁荣，已写进当年的航行日志

桥，是通行的路，是跨越的路
更是三江新区的路
一夜之间，就将陕甘川毗邻地区
相连，打包，捆紧

三江的路

条条大路通三江
从广元出发，经陵宝二线
或走广昭快速，绵广高速也行
10分钟车程
国道，212与嘉陵江逆来顺受
108顺白龙江、青竹江不谋而合
然后分道扬镳
一条抵重庆，一条达成都
来往的都是过客
宝轮环线，像一根穿简牍的线
将零散的开阔地连接成片
然后铺开
供新区建设者们描绘，批注
或抒情

三江印象

在三江新区，我愿是一滴水
鱼是我的孪生兄弟
走了这么远，游得这么累
得慢下来，这里正在开疆拓土
筑巢引凤
坪雾坝依山傍水，宛若瑶池
安全坝，三江的眼睛
昭化赵家山，视野开阔
宝轮，曲河，昭化，红岩
都是我梦想安居乐业的风水宝地……
今生，不能作江水里的鲤鲫
也要化作一粒微尘
落入三江新区炙热的土地

昭　化

走过三江新区，进入寨门
童年的路，通向码头
从四合院走出，到邻居家
借盏油灯，或柴米油盐
每一处牌坊都有故事的支撑
每一处楼门都有榫卯相连
圣典在楼门举行
马灯照亮的葭萌驿，关楼，秦瓦汉砖
再一次光鲜，好戏在乐楼上演
在三江，我入戏很深
坐在客栈，还不忘巴巴掌
还不忘今天的群众演员
明天就会上台

走三江

□ 杨新蓉

坪雾坝

迷蒙烟雨罩三江，草长莺飞柳影长。
渐隐新村浓荫处，蓬莱仙境雾中藏。

白龙江大桥

凌空一跃似飞鸿，欲弄清波回吻中。
四顾三环频相问，天桥何故下苍穹？

苏维埃遗址听入党誓词

誓言如铁志犹坚，字字铿锵声震天。
细雨霏霏可为证，岂能后辈负先贤！

“党史知识”竞赛侧记

雨中比武味犹长，别样擂台同样忙。
场外黄公频中的，欢呼好似少年郎。

三江汇流春潮涌（外二章）

□安 心

雨水刚刚好，温度刚刚好，情绪饱满，也刚刚好。在嘉陵江、白龙江、青竹江交汇之处，在三江新区，一切都刚刚好。

路，延伸着我们对现代化的想象。

陵宝快速通道、白龙江大桥、滨江北路、土地岭隧道……宽阔的大道，入户的小康路，纵横交错，向远方，向着三江新区美好的未来。

雨是春的灵魂，丝丝入沃土。车轮飞驰，春风也跟着提了速。

油菜田在孕育沉静的果实，油桐花怀抱清香。山水田垄，青青的麦苗，绿树修竹掩映的民居，宁静的田野，隔着车窗可以听见新区拔节的声音，清新明快。

山水城市客厅、生态康旅新城、产业服务高地，这一方古朴的土地，春潮涌动。

川北医药城、川北材料园、昭化女儿国，在经济飞跃的大潮中，为放飞的春讯插上想象的翅膀。

三堆养生小镇、白龙江生态廊、牛头山现代农业公园、嘉陵江生态廊、红岩物流小镇……浩荡的春风揭开谜底，那些安静的地名，那些将展开新颜的地名，美好的愿景已扬上眉梢，聚焦了众多目光。

机器轰鸣中，曾经封闭的山水间生长出一座座厂房。还有些工地，正铺展开现代化征程中崭新的一页。

三江新区，年轻的世界。春风浩荡，一切都刚刚开始，穿透毛孔的每一丝呼吸，都是新的。

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样子，喜悦盈满风的行囊。

石盘村的前世今生

白龙江与嘉陵江携手而去。身后的石盘村，其恩泽之地，繁茂的树林，平整的田畴，纵横交错在民居间的水泥路，都演绎着小康新村的丰足。

锅碗瓢盆依然会奏起交响乐。炊烟不在场，硝烟更不在场。

从跑马场到跑马梁，隔着两千年的距离。

土基坝与摆宴坝隔河相望。埋在泥土里的时光冗长，前尘旧事在岁月里握手言和。

洛阳铲沉默不语。一层脚印一层黄土，一个断层一个时代。我们的脚步在这片土地上重叠。

墓葬，城墙，关口，还有那些陶器的碎片作证。历史的遗骸在这里相亲。

江水蜿蜒向远方。苴国在烽烟里留下一个神秘的背影。

马蹄声被埋葬了，呐喊声被埋葬了。刀耕火种被埋葬了，鸡犬相闻也要被埋葬了。

一个个王朝的辉煌与萧瑟，都不能修复还原。

今天，这里是石盘村。

沉睡在地下的碎瓷，从不声张，它们已活了千岁。

麦苗青青，漫山遍野的油菜籽日渐饱满。愿你的城池完好如初。

沿江而归，是我的老街

沿白龙江而归，青山滴翠，紫蓝湖水雾氤氲。

喧哗的车声不再。熙熙攘攘的人群，随821厂和水电五局远嫁。世事如烟，繁华落幕之后，三堆老街静默如初。

月光清洗过的夜里，每一块石板都很安静，它们在清凉的夜色里梳理记忆。走过的人，滑过的车辙，在身体里慢慢安眠。

魁星楼是个古老的符号，为三堆老街留下完整的注脚。

清晨，魁星楼外的两棵老皂荚树在晨光里梳洗，枝叶擦得鲜亮。年轮，孕于岁月之外。

院里的音乐，舞动的水袖，还有挂在墙上的唢呐，都是忠实的朝拜者。

老粮站的大秤躺在屋角，粗重的秤砣铁了心地要休眠。昨天，母亲还背着粮食站在水泥地上，等待过秤。我倚着冰冷的门框，街前，行色匆匆一地过往。

理发店的躺椅，染上斑驳的时光。理发师傅一身白衣，坐在转角的门口，眯着眼仰望，浅蓝天幕下，屋檐镶嵌的“国营”两个字渐至模糊，淡出岁月。

老街沉默在黄昏的夕阳里。

亮瓦是忠实的坚守者。那束穿透屋顶的阳光，流动着经年的微尘。石头缸伫立在天井中央，一尾红金鱼穿过碧绿的水兰，把陈旧的时空摇摆得宛若新生。

菜籽油的香味醉了老街。油坊低矮的屋檐下，再没有背着背篼来来往往的人群。

怀念，那些冬天的早晨，穿过纷飞的雪花，我们把冻僵的手笼在校服宽大的衣袖里，穿过逼仄的小巷，站在老街守望又酥又脆的核桃饼。

20多年的时光，并不遥远。

街角的屋檐下，仿若我依然是那个红着脸的姑娘，刚从遥远的山村走来。

三江之湄（外二章）

□ 罗　倩

高高低低的山，深深浅浅的水，化为一纸翰墨，河堤向远，层层涟漪。

张着伞，在白龙江大桥一帘烟雨里，呢喃软语。

从摩天岭南麓而来青竹江，自青藏高原与川西北高原而来白龙江，与千里嘉陵江彼此接纳、交汇。

贴近水岸，默默念：三江新区，广元未来。

赴一场渴盼已久的心灵契约。在水之湄，细想一朵浪花起于江河的意义。

三江新区，是选择，是传奇，是信念。在新时光的风口，不仅沐着风，更乘着风，像矫健的马匹，一路向前，为后来者的叙述做好铺垫。

万籁，都是浅浅的笑语。

无论身向何处，都早已有自己的方圆。

书写三江新区的方式

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将三江新区书写？

我想，应该是一部小说，宝轮奠定了它的核心。其赞词，是温度与速度的叠加，是一只鸟与一缕风的融合。

它的外貌：以路为轴，组团布局，外围“一环两线三快四路”，内部“三沿三环三横三纵”，实现“一核两带三翼五组团”，相辅相成，相融相连。

它的动作：正拥江发展，筑巢引凤，长藤结瓜，带状开发，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北翼点状开花，落下“产业广元”宏伟棋局中坚定的一子。

它的语言：项目投资“大比武”，新区建设“加速度”，绿色康养“慢生活”。

它的心理：山水城市会客厅、生态康旅新城、产业服务高地。

三江新区的故事情节已拉开序幕，几年来，它已从细节走向海量，从骨架走向血肉，从灵魂走向灵魂。它的发展，步入高潮。

述说，描绘，表达。三江新区，这一部乡村与城市深度交融的大戏，留下了它永无止尽的悬念。

有趣一点，再有趣一点，新鲜一点，再新鲜一点。

三生万物，浪头扬帆。

执笔答卷，当我们捧起这本小说，便会拈花微笑、起身致意。

在春天里返乡

走进坪雾坝，走进童年深处，和春天并行，每根神经醉着幸福的暖意。

将预见什么，何种感受，皆为奇遇。

枕着白墙青瓦的臂弯，拥入嘉陵江的怀抱，脸颊红晕。

群山连绵，山便是我的了，连同山林里竞相争高的树木、攀援而上的藤蔓，以及丛生的野草、无名的花朵。

江流波动，水便是我的了，连同水流中欢游的鱼群、藏匿的虾蟹，以及摇曳的芦苇、沉默的石头。

鸟鸣婉转，民房错落，诗与远方也是我的了，连同守护这一方土地的愿望，以及未来之城希冀中的模样。

等夜晚，到江里打满满的一桶月光，铺在青石板地上，做成世间最柔软的纸张，以黏稠的夜色作墨，允许一切灵性与想象在此生长。

三江行吟（词六首）

□ 黄芝龙

辛丑季春阮日，应市委三江新区办、市作家协会、广元日报社之邀，参加党史知识竞赛暨作家记者采风活动，有记。

眼儿媚·三江新区行

蒙蒙细雨走三江。春暖柳花扬。车流两岸，桥飞几座，火了城乡。蓝图展板欣然诉，远景似朝阳。垂天塔吊，机声急促，人自繁忙。

眼儿媚·白龙江大桥

摇身变幻旧时桥。桥下水滔滔。回波影碧，环城路阔，敢镇狂涛。车驰笑语随风洒，入夜更妖娆。物流甘陕，堤连桔柏，景看明朝。

眼儿媚·滨江北路翰林坝小区

依山伴水路交叉。万点树摇花。江风拂面，烟波协韵，绚丽云霞。远观旧景添新景，嬉月钓鱼虾。迷人秀色，怡情幽境，赊梦宜家。

眼儿媚·隔江远眺安全坝

凝眸真个梦魂牵。往事说流年。乡村记忆，菩提树下，清水河边。而今坝上人知否？憧憬看明天。星光闪烁，霓虹溢彩，丽厦云缠。

注：笔者童年在安全坝度过。

眼儿媚·土地岭隧道口参加党史竞赛

新修长隧可环游。对决野荒陬。悠悠史绩，纷纷英杰，页页春秋。争先恐后豪情满，赤子忒风流。锤镰导向，兴邦逐梦，刻在心头。

眼儿媚·参观赤化苏维埃旧址重温入党誓词

情怀不减亦同声。拳握血奔腾。华辰百岁，初心一颗，红色传承。当年赤化丰碑在，标语记曾经。相思依旧，忠诚尚在，哪管阴晴。

【附　录】

百年伟业　盛世华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学征文获奖名单

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广元市作家协会在市委宣传部指导下，开展了“百年伟业　盛世华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以艺术再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宣传讴歌百年历史巨变，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爱党爱国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征文自2021年1月26日开始，4月30日截稿，共征集作品100余件，经评审委员会评审，于5月14日投票产生获奖作品。获奖名单如下。

一等奖（1名）

来生还做人民的兵　　作者：罗　倩

二等奖（2名）

蓥山渠水祭英烈　　作者：杨正平
红土颂歌（组诗）　　作者：罗瑜平

三等奖（5名）

入党手记（组诗）　　作者：梁拥军
历史不会忘记　　作者：蔡　勇
一江响水　　作者：王文江
翅　膀　　作者：廖清德
奇山奇水奇人　　作者：元　夫

优秀奖（10名）

循着红色的足迹　　作者：王清蓉
建党百年颂　　作者：向明月
党的光辉耀红城（组诗）　　作者：冯显茂
老表坐高铁　　作者：郑　丛
我与家乡共成长　　作者：冉金灵
党的光辉照故园　　作者：文军贵
故乡的行走　　作者：任国富
米仓山里七里香　　作者：杨奇国
时代，为蜀道插上梦想的翅膀　　作者：马晓蓉
党员公仆　　作者：梁星钧